

題方山文錄

曩余爲南國子司業與諸賢論學咸推薛子仲常余數延參駁相說以解旣仲常別去舉進士有官守再越歲見於豫章其所得踰南雍時矣又再越歲見於留曹其所得踰豫章時矣一時同志謂仲常任道擔當斯文其有屬哉歲庚戌余守制家居邸傳仲常董浙學政將謂一方得師吾道之昌明有期矣今年春乃竟從調例行止眞非人所能哉先壬子冬仲常屬其門人南城許進士洛攜文示余評隲請題其端至是以書唁之復申前請余因憶王玉溪嘗謂呂涇野曰李獻吉眞奇才也一爲歌行近體卽如李杜一爲古詩樂府卽如曹劉阮謝一爲賦記序書卽如屈宋賈馬其殆可傳也已涇野曰惜哉向使其一爲定性訂頑卽如程張一爲大學中庸卽如曾思不尤愈乎仲常固習聞涇野之說者也今觀所錄文觸機感事舒懷發情皆訓辭格論未嘗有意於文而巽法抑揚動中矩矧殆闡定性訂頑之精蘊而優入學庸之堂室反諸身心

可驗質諸古今可稽而措諸天下可行蓋非空言無物徒以鬪奇
爭勝娛心志而悅耳目也如是爲文文在茲矣乃知仲常之道固
將垂之久遠而未可以方所限也尙得與文人例論哉仲常當自
慰而益懋矣嘉靖癸丑秋九月旣望泰和南野歐陽德崇一甫書
於西內之直廬

方山先生文錄序

武進有君子曰方山薛仲常氏自爲諸生時從無錫邵文莊公游
其勵志卽尙友千古不與世狎旣而業成均其司成泰和歐陽文
莊公陽明王先生高第弟子也以方山子爲良亟嘉與之方山子
沈毅暢達績學好問務求其至聞陝之涇野呂先生篤信好古從
而請益以故造詣日進聞譽日茂遂魁南宮出爲邑令恬靜惠愛
與郡殊趨乃疏改學官風動江右久之爲郎歷試考功考畱都官
自信益篤弗阿其友眾始不悅左斥之爲郡佐言官建白復南宮
郎擢浙之按察副使督治學政力以其學抗流俗流俗譁而攻之

卒賜代久之迺兵備鄜延鄜延地近邊士人莫當方山子意者獨
與谿田馬先生及余言其行役往來必過其廬聽其持論侃侃忘
疲及讀其所錄文與其言可校覆也余乃爲作序曰君子之有爲
其與流俗果不可強同哉夫遠謀之於邇言伸道之於徇情利己
之於使人守正之於比邪直節之於枉曲剛明之於柔佞誠朴之
於矯僞其是非黑白若畫也奚其同好惡異而毀譽生取舍殊而
予奪判使天下之政皆由是出治亂之機於斯決焉吁可畏哉君
子之不能勝俗固矣彼流俗之言有所作爲者也其身不存則其
所作爲者盡去而君子之道彌光故君子之勝流俗也逮其身則
人得以享其利而被其德不幸而爲流俗所蔽久而其道始明功
業不逮其身秦會之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不已
於是乎尙其文此君子之文之所昉與始也流俗忌之而終也天
下惜之是非積誠不能也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此其所
以朝夕乾乾於兢惕危厲之世與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

而不加沮斯亦不足言矣富貴貧賤死生之運其暑寒晝夜之變耳彼流俗何與於我哉雖然不以君子治流俗而以流俗病君子是必有司之者焉而果非我之所當與也以是而修辭則幾矣方山子明體適用守貞達順功業垂成輒沮不逮其身而學者獨錄其文以行於世其必天下後世有惜之者而余之言斯信也試質之谿田先生其以為何如哉嘉靖乙卯臘日平涼趙時春景仁甫

撰

方山先生文錄序

華州王槐野宮諭示余文一帙曰此江左薛武進之文也維楨不敏行將敘之而未成公試覽之其謂斯文何余披誦旬月乃復之曰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次多言言非聖人之所貴也故曰子欲無言文則言之精而道之顯也且曰文莫猶人躬行不逮誠行矣安用文為其垂諸文者非不逮於行也沮於行而不得已也不然空言何補哉三代以還大都文與道離行與言戾而行道有得之

文蓋亦有之我則未之多見也乃今見武進之文始讀之言質事核經遠思深淵然而光躍然而變其諸出入於馬班韓歐諸大家者乎再三讀之究極天人闡發性命渾而不淆析而不支其諸體會於周程張朱諸大儒者乎果何以得此哉余嘗守官畱都與武進君並舍見其孜孜問學身體力行唯時徐養齋黃泰泉與余四三人日相游衍論議咸謂其銳志古人不屑凡近而施之政教考課諸不負其所學固已竊歎而景慕之矣迨余老商山罕聞世故而武進董浙學政力挽士趨藉藉於賢者之口猶及聞之乃今調改備兵郵坊下車甫三月即信孚化行而井伍疾苦一朝除去流民遁卒相率來歸如嬰兒之見慈母每一按節巡行百姓三軍頂香鬻指遮迎道左邊關千里歡呼鼓舞膏雨景星所至蒙福此又余之所躬逢快覩喜談而樂道者其為文也大矣是錄若盡見諸施行可量也哉余觀武進君先後入仕今且二十餘年動忤於時屢見播遷屹立不變蓋其中自有卓然者在也故其文皆根本於

中行之枝葉真切懇至不祈工而自工若此若應辨口耳飾辭比擬則文人之文焉耳寧有是哉請以是復之宮諭宮諭固長於文者其謂吾言何曰公之言是也可以序斯錄矣嘉靖乙卯秋九月既望三原馬理伯循甫序

方山先生文錄目錄

○卷之一

策

廷試

○卷之二

疏表

乞恩改除教職疏

乞恩改除教職第二疏

代費鐘石薦唐漁石疏稿

乞休致疏

代南九卿賀禽夷酋疏

代本堂宋公謝代兵部尙書疏

擬文華殿新造九五齋恭默室成廷臣賀表

擬追謚誠意伯劉基爲文成侯嗣孫謝表

○卷之三

紀述

上篇

下篇

○卷之四

書一

寄少宰龍湖座主

答鄒文徵

答蔣虹泉戶部

答胡象岡提學

答汝士廉

答熊元直檢討

答郭文麓郡守

答費二湖學諭

答邱朝弘學諭

寄黃泰泉

答朱鎮山提學

與李羅村兵憲

上少湖相公

與尹洞山宮允

復李石鹿太史

復趙方厓廷尉

答駱兩溪太史

答陳玉泉僉憲

答王敬所提學

復陸東湖少保

答鍾吳江季烈

與王槐野翰讀

答石玉溪都憲

答孫明軒憲副

答李同野憲副

答趙方泉提學

答張水南公

答劉白石憲副

與周江郎

與楊會江

答馬谿田

與孔文谷

答史沱村都憲

答吳寓庵

答魯汝道

答王槐野宮翰

附王槐野書

又

附元老介翁書

奉復介翁

與吳澤峰太史

○卷之五

書二

與涇野先生

答沈御史

答王嘉江

答錢給事

答鐘石先生

答葉教諭

與周子垂

與徐波石

與吳峻伯

與王樗庵

與羅念庵

答任五岳

與徐少初

答艾冷溪

與薛西原

與章介庵

與崔后渠公

答蘇舜澤提學

與張太守

與張龍湖先生

答黃泰泉

與唐荆川

與唐漁石公

與陳澄江

與徐養齋公

與袁懋中

與馬西玄

答胡柏泉

答華補庵

與鐘石先生

答林鎮江

答茅丹徒

答劉慈谿

答劉西川兵部

奉熊北原太宰

復石塘聞公

答林鎮江

與劉懷耕

與馬谿田

與巡撫公

與張西磐太宰

與孔文谷提學

與章介庵先生

奉北原公

與養齋公

與張水南學士

與鐘石龍湖泰泉少湖諸公

○卷之六

雜著

原祖圖說

致良知說

惕齋說

貞壽說

永慕堂記

三難軒說

冶亭說

贈馮午山提學

答李工部

答趙生

答潘生

贈涂生

贈方生

書皇華忠愛冊後

誥敕題辭

跋君山詩刻

題陸義姑姊集

閱使朝鮮集

省官議

王仲山像贊

陳志槐行樂圖贊

書國風鄭衛篇後

書易傳後

書洪範天錫禹章後

○卷之七

記一

建昌縣學門記

石埭縣新建儒學記

常州府重修儒學記

平陽縣重修廟學記

舒城縣儒學尊經閣記

重修三學射圃記

鎮江丹徒二學義田記

南京提學察院題名記

○卷之八

記二

盩波正學祠記

二忠祠記

梓溪劉氏義學記

友士軒記

觀易臺記

祠堂壁記

大觀草堂記

代京畿道題名記

常州府理刑廳題名記

蓮塘書屋記

晉齋記

南窗記

禽虎記

○卷之九

序一

司馬文正公集略序

韻要序

代禮記正蒙序

福建鄉試錄序

六朝詩序

刻中唐詩集序

泰泉詩集序

三槐餘慶圖詩序

永思集序

沙洲草堂圖詩序

尚湖畱稿序

五岳集序

豫章文會錄序

救民急務錄序

治生錄序

濬河錄序

軍政事例序

浙江鄉試錄序

刻童蒙須知序

浙王子同年錄序

朱子晚年定論序

校刻程文引

詩說自序

太平家世錄序

水西奏稿序

使朝鮮集序

玉堂餘興引

懷慰編序

郭溪窗稿序

序二

送馬西玄序

送周興化序

○卷之十

送王汝中序

送喬戶部序

送李參軍序

送陸思南序

送胡肇慶序

別西磐張公序

送姜約父序

送劉學正序

送郭副使序

送傅副使序

送李布政序

送丁孤山序

送唐布政序

○卷之十一

序三

送陳思南序

代送張龍湖先生校士北還序

代送李尙書序

代送費鐘石先生序

代送戴巡撫序

代送張襄陽序

代送錢尙書序

贈葉教諭序

贈王縣丞序

代贈徐生序

送謝廉使序

送陳兵憲序

送管參政序

○卷之十二

序四

吳封君壽序

何封君壽序

楊處士壽序

程處士壽序

余翁壽序

順軒高君壽序

隆慮山人李翁壽序

胡母張太孺人壽序

錢母馮太孺人壽序

王母曾太孺人壽序

向母湯孺人壽序

海日靈椿圖序

三山萬椿圖序

○卷之十三

碑

浦江宋先生祠堂碑

方遜志先生祠堂碑

重建始祖宋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祠堂碑

嵩山寺重建楊氏先祠碑

○卷之十四

傳一

舒修撰傳

涇野先生傳

陳恭愍公傳

○卷之十五

傳二

胡端敏公傳

費文通公傳

于肅愍公傳

○卷之十六

論一

養心

會道

審異

尙實

原經

折衷

息游

達常

識勢

任人

○卷之十七

論二

儀封人請見

三代直道而行

伯夷叔齊何人

學而優則仕

聖人人倫之至

正己格物

思者聖功之本

聖人能立於無過之地

學以人事為大

孔子惜繁纓

臣子執威權未嘗無禍

聖人至公至神之化

經綸天下之大經

○卷之十八

論三

高帝

文帝

武帝

宣帝

季札

石奢

張良

賈誼

疏廣疏受

王通

韓愈

蘇軾

王安石

○卷之十九

論四為禦寇作

正名

守險

救法

作氣

虛心

論功

固本

去姦

○卷之二十

策問

兩浙歲考

家塾私試

浙江王子武舉

福建丁酉鄉試

附福建丁酉程策五道

○卷之二十一

墓表 墓碣銘 墓志銘

靜庵蕭先生墓表

胡松陽墓表

廣東按察使趙公墓表

徐雪井墓碣銘

鄒山人墓志銘

陸東卿墓志銘

陶子沾墓志銘

邵雲山墓志銘

強處士墓志銘

楊介石墓志銘

陳石村墓志銘

鍾廓庵墓志銘

沈夷齋副憲暨配顧孺人墓志銘

吳至愚墓志銘

元闕

祭文

祭九江文

祭小孤山文

南京吏部考察告神文

○卷之二十二

祭揚子江文

祭土地文

告常州府城隍文

楊慈湖先生入正學書院告文

謁濂溪先生祠告文

謁宋岳武穆王祠告文

謁旌忠祠告文

二忠祠落成告文

祭孫忠烈墓文

更定陽明先生祠額告文

祭蔡鶴江先生文

祭張龍湖先生文

代九卿祭張龍湖閣老文

祭熊太夫人文

祭顧錫巖先生文

祭徐養齋文

祭漁石唐公文

祭韓修撰文

代本堂聞公祭梁儉庵尚書文

代祭楊邃庵閣老文

代南九卿祭誠意伯劉瑜文

祭華都事文

焚黃告先母史安人文

弔太學生莊效才文

弔馮貢士文

祭張通判文

弔王主簿文

方山先生文錄目錄

三

祭邵明甫文

弔周子垂文

方山先生文錄目錄

方山先生文錄目錄

五

方山先生文錄卷一

武進薛應旂

策

廷試

皇帝制曰朕思首自三代以來迄於宋終中間雖歷世有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長短要之皆自其爲君者何如耳但傳云惟周之歷世最多國祚恆久然周之所以享祚久本於文武之所積累亦後之繼承者能保持之耳上至夏商垂及唐宋亦若是焉皆基之於先王德澤洽於民心亦繼之以嗣王能盡持盈慎滿之道者也洪惟朕皇祖高皇帝代天復世重肇中華建振古無比之功德朕太宗繼述於草創之初列聖遵承於大定之後百有六十餘載傳之於今朕以宗支方在冲昧之年入承祖位幼弱不才多招災害於民茲來思祖宗創造萬艱惕然悚懼朕欲長保洪業於無窮有隆弗替永宗社萬禩之固保家國千世之傳民得以遂生物得以適所如上之良法要道朕心慕之思之不知何以得此故進爾

多士于堂爾等蘊持既久王政素閑於懷可罄所知以告朕將親
擇而勉之欽哉臣對臣嘗讀書至說命有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是君以保治之道望其臣也讀詩至烝民有曰衮職有闕維仲山
甫補之是臣以保治之道輔其君也君不以治道望其臣是爲自
聖自聖者謂人莫已若雖有善言無從入矣臣不以治道輔其君
是爲自欺自欺者謂吾君不能雖有善道莫之告矣此上下交所
以爲泰而上下不交所以爲否也否泰之間實吉凶消長之機治
亂安危之會也可不慎哉不然則恭默思道如高宗內修外攘如
宣王皆中興之令主也傳說雖帝賚之良弼山甫雖天生之賢佐
其賢與智要非有過於高宗宣王也而德命之輔闕須之補者蓋
真不自滿假而聖不自聖之心也蓋真知王業之不易保而欲建
久安長治之策也欽惟陛下具聰明睿智之德稟剛健中正之資
將以啟中興之令圖建無前之偉績而隆億萬載無疆之休于以
遠邁乎高宗宣王以上追三代之隆而陋漢唐宋於不足爲者也

微臣何人而足以贊廟謨裨國論於萬分之一耶竊觀陛下臨御
以來凡五策士矣始之以慎初之道蓋欲體元居正而更化以善
治也繼之以綱紀風俗蓋欲通變宜民而紹復乎先王也繼之以
王伯之辨蓋欲極深研幾而純心於王道也繼之以知人安民蓋
欲養賢及民而綏靖乎中邦也繼之以耕桑蠶織蓋欲利用厚生
而父母乎天下也合而觀之無非所以爲持盈慎滿之道也然當
時策士之言陛下亦旣梓之爲錄布之庶府傳之天下矣顧皆視
爲虛文而未聞采爲實用豈以陛下親策賢良之士爲應故事而
已耶抑其言皆將順遜志祇以鋪張洪業揚厲盛德而爲陛下之
所已行者耶臣時竊伏草野每恨芹曝之誠無路上獻乃今舉於
有司進於大廷以奉清問甚大幸也使臣復有所回護隱伏而不
言言而徒摭拾三代之遺文補輯漢唐宋之故事聊以塞責而無
適於用則是臣當可言之會而以空言罔陛下也上負吾君下負
吾心縱天寬地容不加罪譴而天下後世其謂臣何臣伏讀聖策

見陛下上嘉三代下及唐宋惓惓於祖宗創業之艱難列聖守成
之不易而深憂至計惟欲民之遂生物之得所以盡持盈慎滿之
道蓋兼前是五者之問欲會而通之以觀厥成也此實所以造萬
世之福也豈惟一代之民物受其賜而已哉然臣竊慮陛下有是
念也而不能底是績也爲是言也而不能勵是行也茲欲勵行以
底績豈有他哉亦唯陛下推是心與是言以達之政焉耳臣愚反
覆聖制曰朕思首自三代以來迄於宋終中間雖歷世有久近而
其君之歷年亦有長短要之皆自其爲君者何如耳是陛下之所
以鑒於古昔者固自探其本矣既而曰洪惟朕皇祖高皇帝代天
復世重肇中華建振古無比之功德朕太宗繼述於草創之初列
聖遵承於太定之後是陛下之所以法乎祖宗者又自得其要矣
乃復詔臣等罄所知以告是誠大舜好察邇言之心先王詢於芻
蕘之意也臣敢不稽經援史而爲明切時務之論以復明詔乎臣
聞之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是先王之政惟在於民也又曰惟

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是祖宗之意亦惟在於民也然保民之道安
在哉亦曰盡教養之道焉耳矣但教養之文具已設而教養之要
道實有未易盡者臣請得爲陛下言之夫古今之言養與教者夫
孰不曰制田里而教樹畜也設學校而明禮義也然田里何以制
樹畜何以教學校何以設禮義何以明則非夫人之所能知也况
乎與世劑量之道隨時變通之宜又有不可以執一論者蓋享國
長久莫如三代而三代之時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民以授
田井十則爲通通十則爲成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
居樂事勸工尊君親上然後興學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服
詩書禮樂之教遵命鄉論秀之規而其所以教養乎斯民者固至
詳至備而盡善盡美矣此其所以德洽化流治隆俗美而非後世
之所能及也迨夫井田既廢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
均風俗薄惡漢唐以降識治體者咸慨古法之善而時異勢殊卒
無可復之理於是有限田之議有均田之制有口分世業之法然

皆議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何也其爲法雖各有可取然不免拂人情而不宜於土俗可以暫而不可以常也民不遂生物不得所而先王之治所以卒不可復者皆職此之故也臣惟陛下以天縱之聖應中興之運丕闡化猷增飭儀矩制禮作樂崇道右文籍田蠶室之禮咸事舉行郊廟神祇之祀無不稽訂邇復議定制命所司擇日興工其諸因仍苟且之制背禮不經之訓一洗其陋而千百年之曠典至是復覩其盛矣凡我臣民莫不仰大聖人之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但儀章雖備具治道雖黼黻而畿道要荒之閒窮簷蔀屋之下民之不聊生也亦甚矣蒙袂輯屨之狀瑣尾流離之形使有能爲鄭俠者圖以上獻則陛下不忍人之心亦豈得晏然而已乎昔人論享國長久而本之於仁禮謂後有攜貳者思先王之仁而不忍畏先王之禮而不敢其言誠是也自今日之時與勢言之則仁民之政殆尤急於禮焉蓋君之於民也猶父之於子也慈父之教其子必示之以家禮而欲其周旋觀法習熟

儀節以世其家斯固詒燕之道也然生業不周而不能衣食其子饑寒切身廉恥將喪則亦將視父之所示者爲虛文矣安望其能從父之教乎今之民皆饑寒之民而禮義無可修之暇者也臣恐其於陛下之禮文未必其能釋然於心也昔漢文帝之時賈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而帝則謙讓未遑臣始讀漢史至此未嘗不謂文帝之因陋就簡而惜賈誼之說之不售也及反覆思之乃知文帝當高帝戰爭之後惠帝昏弱之餘天下嗷嗷新出湯火若遽事禮文則生息休養之意或未能專而民農爲之重困此其意蓋有在也卒至蓄積歲增戶口蕃息天下殷富粟陳貫朽雞鳴犬吠煙火萬里斷獄數百幾致刑措而致治之美庶幾成康矣不然則誼固英傑之才所言皆卓越之見而文帝豈棄才之主周勃陳平又豈蔽賢之相耶使誼嘗歷試艱難亦必自悔其說之早而用之晚歲其見必周不意遽亡弗復登用而漢之禮樂終襲秦陋是則爲可惜也今陛下憂民之心不爲不切養民之政不爲

不行而持盈慎滿之念不爲不至而臣敢復有辭者願陛下於本末先後之間加之意而已文帝後世之君而所行亦非純王之道固不足法但其一時之見亦有合於聖賢之旨孔子見衛民之庶必曰富而後教孟軻陳王道於齊梁欲其謹庠序之教而必以制民之產先之是皆以仁民爲先而植夫禮讓之本也臣願陛下於退朝獨處之際深宮靜一之中試思今日之天下爲富足耶爲困窮耶若以爲富足也則飽暖者不一二而饑寒者常千百杼柚其空室如懸磬而凍餒流離之慘陛下曩時亦自形之制策矣若以爲困窮也陛下何忍赤子之至於斯而不一爲之所耶然臣所望於陛下者非欲家賜穀粟以食之而人給布帛以衣之也非欲生今而復古之道也非敢爲迂闊難行之說而擾天下也亦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得夫與世劑量之道因時通變之宜不拘拘於陳迹而不失先王之意使天下帖然於相生相養之域耳蓋民之所以不聊生者皆起於不均之橫征豪右之兼并而無常生之業

也先是奉對之臣亦嘗有以是策獻者矣但其說條貫靡竟統紀未終無以感悟陛下之聽焉臣請得而續陳之夫民常生之業在田而田無限制則兼併之患不息茲欲限之則亦未免亟奪富人

之田若之何而後可哉必也因其已然之俗而立爲未然之限不追咎其既往而惟限制其將來庶幾可乎請斷以一年爲限如自今年四月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官府亦不之問唯自今年四月以後一丁惟許估田一頃餘數不過五十畝於是以丁配田因而定爲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聽許買足其數丁田相當則不許再買買者沒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未立限之前不復追咎自立限以後惟許其鬻賣有增置者併削其所有立爲一定之限以爲一代之制行之數十年富者限於制而不復買田與廢無常未免鬻產則田直日賤而民產自均雖井田之制不可復而兼併之患日以消矣成化中大學士邱濬嘗有此議而田宅踰制亦祖宗朝之所禁者正陛下今日所當加意而著之令者也且不刑

一人不擾一民下方尺之紙而天下晏然自服陛下何靳而不爲此耶若乃奢侈成風靡麗成俗則又不可不嚴爲禁革王制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而圭璧金章錦文珠玉成器不鬻於市此不惟可以見先王之世上下有章而且以節民之財也今天下則庶人得爲帝服倡優得爲后飾富民牆屋被文繡庶人孽妾緣其履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甚至家無擔石而所食者常珍囊無餘貲而所衣者紈綺風俗至此蓋有不啻如買誼之所謂長太息者矣及夫冗員也冗兵也冗費也三者日積而月甚升斗之給盡出民力尺寸以上悉仰縣官所謂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者蓋有不啻如蘇軾之所憂者矣乃若貪賄之徒求進之輩其在京師而近於陛下之耳目者固已洞察臣不得而深言之矣乃若守令最爲親民而民之休戚所係尤重其閒賢者不一二而不賢者常什伯或計取以肥家或賄權以要寵莫非浚民之膏血以自潤也天地所生財貨止有此數而耗蠹若此

則民之伐桑棗鬻雞豚捐子女以應上官之求亦勢之所必至耳夫民生有欲不能自遂則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汨天地之精鬱而爲沴厲蕩而爲氛祲此其感召之機有必然者民何以遂生而物何以適所也陛下策臣曰朕以宗支方在冲昧之年入承祖位幼弱不才多招災害於民夫陛下之言及此禹湯罪己之言也天下民物之福也陛下果能以此憂勤之心而布爲憂勤之政臬民之財節財之費旣如臣前所陳矣而又於九廟落成之日祖宗妥靈之餘一意休養弗事土木省刑罰薄稅斂恤獨雪冤抑戮貪酷進忠良釋逋負綏攜貳問民疾苦布德行惠使夫困者蘇踣者起蒙袂輯屨者完好而充悅流離瑣尾者還定而安集則天心克享協氣自應庶靈畢至百嘉鬯遂天地清寧郊廟歆享華渚流虹前星耀彩九河順適三垂晏然不惟禮文具備將見中聲可復而大雅之久沈者亦可作矣由是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而唐虞三代之後再見我明天子也宗社萬禩之固家國

千世之傳將自與天無極矣其所以致之之由陛下固自得之而臣既已略述之矣陛下能不重念之哉昔漢匡衡當元帝之時有言曰聰明果斷者戒於太察溫良慈厚者戒於無斷宋司馬光當神宗時有言曰仁明武君人之三德而仁爲最要二臣雖槩舉之實各諷其君之所不足也臣至愚極陋固非二臣之比而區區芹曝之誠則實願陛下有以垂鑒之也雖然臣之所言皆涉於事者也而其原則在陛下之一心而已昔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仲虺之告成湯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呂望之陳於武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成王則曰單厥心康王則曰循大卞高宗則曰咸有一德宣王則曰兢兢業業其所以正此心而清出治之原者皆在陛下之能自得師也若夫漢唐宋之君其閒雖不無可稱者然皆不免於雜伯雜夷非臣之所以望於陛下者也儻陛下不以臣言爲迂畱神省覽俯賜采納則天下幸甚臣草莽之人不識忌諱干冒宸嚴

無任隕越之至臣謹對

方山先生文錄卷一

方山先生文錄卷二
疏表

乞恩改除教職疏

臣由嘉靖十四年進士本年八月二十九日除授浙江寧波府慈谿縣知縣隨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訖緣臣稟氣虛弱賦質尪羸久患痰火時發哮喘卽今勉強辦事舊病如增每吐血痰不時迷暈詢之醫人皆稱不蚤調養患且不測臣自揣疏庸且外官無養病之例本卽告乞休致竊思聖明在上凡蟲魚草木之微皆得鼓舞於光天化日之下臣雖一介草茅叨賜甲第重荷厚恩豈敢終甘廢棄伏乞聖慈憫俯賜曲全敕下吏部查照嘉靖八年進士高簡先除直隸徽州府休寧縣知縣後因本官具奏改除直隸揚州府儒學教授事例將臣改除附近教職容臣調理病症萬一痊可則螻蟻餘生皆皇上之賜而涓埃之報有日矣臣不勝祈懇迫切之至

乞恩改除教職第二疏

臣因病篤冒昧乞恩比例改除教職奏蒙敕下吏部已踰三月未經該部題覆臣在任瞻望度日如年齋本人役忽自京回稱說曾具通狀告行該司推稟蒙面諭臣已經巡按浙江御史張景李遂先後薦舉正宜益勵初心勉供職不當改調因此案候不行臣聞之不勝悲感匪躬盡瘁臣非不知圖進微榮臣非不欲但臣前病益增晨夕伏枕一籌莫展六事盡廢若過自疑畏不復哀鳴於君父之前則將來病勢益不能支臣死不足惜而百里生民之命固不可一日無所寄豷豈容鰥官曠職而上負吾君下負吾民以自速天譴耶此實臣之苦情積慮不能不仰叩皇上之垂憐也如蒙敕下吏部查照先今本內事情將臣改除教職以便調理病症則皇上再造之恩臣生當殞首死當結草矣臣無任祈懇迫切之至

代費鐘石薦唐漁石疏稿

臣先准兵部咨令九卿科道各舉將材近又節得邸報見陝西撫按諸臣奏稱達虜擁眾深入仰勤聖慮臣以菲才久叨厚祿夙夜圖惟深以不能獻長策贊廟謨為愧偶有所見豈敢隱默臣惟書稱有備無患詩言用戒不虞蠢茲夷狄雖若無知然其氣勢之消長實視我中國人才之盛衰也故韓范在軍西賊為之破膽司馬復相虜人不敢窺邊此皆往事之明驗可見用人之當先矣臣竊見原任刑部尚書唐龍忠貞素稟文武兼資志節追乎古人才猷邁乎名將始令郟城擊卻巨寇繼按江右拯活遺黎督漕兩淮調度允為法式總制三邊經營久著威名有臣如此在內則可以參謀九重在外則可以折衝萬里蓋真難得之才而今日所當首先擢用者也先年本官以母老告歸侍養臣昨給由便道訪其私家見龍精神意慮一如壯年生有三子俱已成立凡其所以養母而奉侍朝夕者蓋不待龍親自為之矣禮金革之事無辟矧如龍者有子可代侍養正當召還補用豈宜遂其安閒臣愚莫若今日兵

部照先今吏禮工三部事例添設尙書一員就將唐龍起用則聲實所加必能致遠人之畏服萬一有警則命之出將必能著攘卻之績收保障之功矣臣淺聞寡識輒干用舍之機感恩圖報過有芹曝之獻如蒙聖明采聽乞卽敕下吏兵二部從公評議行取本官到京則中外之士論攸歸遠近之輿情允協軍國之緩急有倚而遠人之窺伺可息矣

乞休致疏

臣幼卽喪母飢寒失調長兼耕讀積勞成疾及叨舉進士選授浙江慈谿縣知縣事頗繁劇臣以菲才夙夜幹理痰疾大發咳嗽吐血比時引例陳情奏蒙皇上憫臣危迫改授江西九江府儒學教授官卑事簡靜養調理以致前疾痊可歷升今職是臣之少延殘喘獲有今日皆皇上之賜也臣雖糜骨捐軀莫罄涓埃之報豈敢辭勞就逸以負曲成之恩但臣父少孤家業零落生臣等四子因貧無資兩子出贅一子出繼臣父與臣相依爲命今臣叨享祿食

欲奉以就養臣父以山林之性官舍局鑰不便出入纔到任所旋即思歸欲乞歸終養臣有兄弟例不敢請臣父在家日夜念臣臣在官舍日夜念臣之父臣之情事莫知所措舊年三月內正擬陳情乞休侍養忽得邸報臣由稽勳改調考功臣卽思今年例該考察京官關係匪輕當事任怨人臣之義臣若乞休則是推姦避事不忠之罪莫大於此今仰賴聖明照察凡諸臣堪以供職者仍舊存留其有奉職無狀者循例黜謫臣於此時若又因循竊祿忍棄其親則不孝之罪亦莫大於此今臣孤身在任妻子俱在原籍每家書至備述臣父思臣之狀臣雖勉強供職而心情懸繫精神恍惚痰火復發怔忡健忘膚理瘠耗筋骨疼痛臣父今年七十有五衰年多病久近之期臣不忍言而臣之軀命亦自知非延永之兆也仰惟皇上以孝治天下以仁育天下羣生庶類各得其所故敢不避僭瀆之誅上千天聽伏乞敕下吏部容臣休致侍養臣亦因得以調理病症儻臣父子少延一日皆我皇上一日之賜也歌太

平於有象祝聖壽於無疆而感荷之私昊天罔極矣臣無任祈懇
迫切之至為此專差辦事官曹章親齎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值桂御史劾本已下遂不果上

代南九卿賀禽夷酋疏

伏以睿謨廣運聿收帷幄之功玄德升聞式奏封疆之凱易稱神
武自古已昭書頌天威于今為烈百嘉譽遂九圍牧監恭惟皇上
膺曆授圖握符御極聰明時憲勇知高出於百王道德日新勳業
重光于列聖順帝則而不知不識盡君道而有猷有為四箴以教
域中一怒而安天下蠢茲叛逆先鼠竄于窮荒引乃夷酋每蜂屯
于邊境既頻年入寇秦晉遂非時逼近幽燕至勤當亡之懷用竭
上玄之叩使功使過屈羣策以兼收作福作威總萬機之獨斷義
勇效靈於七筭囚奴褫魄於壺漿自速天誅不專人力誦舞干之
贊何待七旬諷采薇之歌無煩一月宣王威於沙漠顯廟算於甕
裘衛律既亡必繫單于之頸繼遷已敗定梟可汗之頭永綏九重

北顧之憂益振萬載中興之績臣等備官南署叨祿留都愧無克
敵制勝之能徒有戀主服勤之念遙同星拱敢效嵩呼伏望聖敬
緝熙王猷允塞惠京師以綏四國咸享昇平類上帝而禋六宗永
膺福祉臣等無任瞻天荷聖忻躍屏營

代本堂宋公謝改兵部尚書疏

竊惟留都地重官備六卿司馬任隆職司九法矧屬干城之寄實
嚴鎖鑰之防必得其人庶堪茲選如臣者賦資愚朴徒勤許國之
忠逢運休明未識經邦之略馳驅方岳旋涉兩京忝冒卿曹洵經
三部每懷鰥曠之懼恆覩尸素之慚忽被殊恩復更要秩膺保釐
之責負荷惟艱深感激之私圖報逾切始終竭力務既初心夙夜
匪躬冀全晚節臣無任感戴之至

擬文華殿新造九五齋恭默室成廷臣賀表

會試作

伏以乾象宏開祇肅飛龍之度商文昭揭式潛雝雝之思袞衣日
見於宵垂章服時承於晝接罔游于逸有那其居謹拭目以改觀

敢揚眉而作頌臣等懼忭懼忭頓首頓首竊惟左掖右門天垂營
室之象上棟下宇易昭大壯之文固將利用以安身亦欲居賢而
善俗堯茨不翦尚與衢室之工舜門既開尤好總章之問爰及商
周之際益嚴戶牖之銘上德弗事於懷居至人恆切於望道自丹
楹刻桷之風熾致瓊宮瑤臺之俗興長樂未央已見高皇之逸志
明光朱鳥益張武帝之侈心嘉德徽音何裨實得盤龍儀鳳徒飾
嘉名安樂成宮矜歌管珠簾之句東堂開宴誇金屏翠帳之詞慨
古道於將漚幸斯文之有在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日新聰明
天縱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固將制禮作樂以
復先王之舊豈終循誦習傳而守近代之遺成德所以爲行既玩
辭於周易多聞將求建事遂取法於商書九五命齋深悟乾爻之
義恭默名室潛孚說命之辭遂擇日以興工不踰時而就緒庶民
子來於經始萬方快覩於落成大寢尊嚴天居爽塏千楹赫奕高
映端門萬栱峻嶒仰模營室嵯峨容與儼漢水之仙槎搖漾軒翔

恍新亭之龍刹甘泉遠望神極崢嶸亟谷遙看皇居住麗鳴鞭清
蹕御辰垂旒邕邕弼承肅肅卿士不惟資之游息蓋實藉以藏修
乘龍御天大明終始審象立相爰置後先乾乾與時偕行事事乃
其有備日乾夕惕體君子之自強精知力行協先王之成德雲龍
風虎以類相從麴蘖鹽梅交修罔棄運乾始以利天下迪高后以
康兆民知至知終必與幾而存義惟人惟聖不有善而矜能蓋非
止決事於齋居而實欲審幾於屋漏者也臣等恭覩齋室之在上
仰觀經訓之有臨敢不貞固一心欽承庶位文明自勵少追在田
之龍道德允懷勉效築巖之士縱乏調元之德冀輸納誨之忱伏
願玩象玩辭靜觀乎陰陽消長之會敦學典學致謹于理亂安危
之原凜殷室二妃之言鑒齊宮七市之對愛養民力敬迓天和瑞
協星文感華渚流虹之兆禎符象數獲瑤光貫月之占
擬追諡誠意伯劉基爲文成侯嗣孫謝表國子監
正德年月日伏蒙聖恩追諡臣祖基爲文成侯者諡以尊名細大

不浮於行節以壹惠事辭必稱其情懋建勳庸固臣人之常分追
惟報典實王者之至恩百辟忻談一家悚聽臣感激感頓首頓
首竊惟圮橋孺子兵法本諸穀城壘上真人帝業成于帷幄功昭
逐鹿瑞協斬蛇非直人謀誠由天授唯是生封萬戶一代京觀沒
諡文成千年侈美臣祖基西湖望氣蚤知真主之興勝國辭官久
利大人之見放浪山水娛樂詩文書著郁離聊爾窮居而獨善策
陳時務遂爲自獻以先資聞道詣金陵彷彿下邳之屬乘風發伏
卒庶幾武關之謀僞漢先禽大戰效勞于彭蠡僭吳繼下密謀因
定乎中原豐爵固辭罔敢貪天爲己力微猜不避盜忍立黨以欺
君呼吸雖睽違于赤松韜略實淵源于黃石仰稽天象俯察人情
此太祖謂之子房而先帝所以錄后也茲遇皇帝陛下大智博臨
深仁徧覆爰知守成不易因思創業惟艱激勸事功凡有長而必
錄灼知勞勩故雖遠而不遺仰惟祖武之繩追繼皇考之志載頒
異數大溥殊恩謂臣祖翊運開先庶乎經天緯地摧堅撫順允矣

立政安民祿食雖享于生前寵錫未加于身后易名以謚渙號文
成進伯爲侯鼎新武秩光騰詔旨寵溢祝辭非徒稽謚法于周公
蓋遠迹畱侯于漢代后先媲美遐邇揚休眾口鑠金浮議雖遭于
一旦積誠動物公論自定于百年此固天道之好還實由聖心之
旁燭芳名在天地永爲彝鼎石室之勳大義昭日星豈止黃河太
山之誓臣罔修先業甘守敝廬春秋家學不傳葵緯忠忱徒抱仰
膺追諡之寵實愜論譏之私乏賈嘉之能莫紹治安之策無魏暮
之烈深慙忠諫之規惟懷鞏固本支敢曰爰及苗裔伏願心懸九
有澤物不遺於遐道奉三無官人不專以世庸虞書之車服錫周
雅之彤弓君臣保終始之全華夷均內外之戴

方山先生文錄卷二

方山先生文錄卷三

紀述

旂性資疏鹵向往不前而景哲追修之志實不敢自怠凡所聞於師友輒爲紀之閒有自得亦附書焉置之几案少裨循省曰述者明非已作不敢冒立言之責也

上篇

古之學者知卽爲行事卽是學今之學者離行言知外事言學一念不敢自恕斯可謂之修一語不敢苟徇斯可謂之直一介不敢自汙斯可謂之廉

牛楛于童可服于廂木植于芽可棟明堂必也其慎始乎

氣者所以運乎天地萬物者也有清則有濁有厚則有薄窮則變變則通故一治一亂皆非一日之積也

御氣者道也勝天者人也贊化者性也

聖人制命賢者安焉不肖者逆焉

君子積行而處窮守道而招毀命也亦性也命則順受於天性則責成於已

心易實而難虛氣易揚而難抑能虛而抑其於道也幾矣

失心之言荒以肆無檢故也怠行之言易而罔不試故也

聖人全道而立訓故簡而一諸儒擬言而議道故煩而二

幾也者君子之所慎也審幾者賢見幾者聖知幾者神

不知幾不足與有行也不知本不足與有用也

一節之士難與語中庸之道也好名之人難與語切實之事也

人之所不能違者時也所不可離者道也時有升降陰陽盡之矣

道無定在鳶魚見之矣通乎晝夜窮通得喪皆非在我者也察

乎淵魚體用顯微皆非在物者也

緩行徐言不可遽謂之德也工文善書不可遽謂之才也

文王望道未見者不自滿假其心虛也顏子見道卓爾者既竭其

才其心實也曰虛與實其究一也

人之一身父母之遺體也天地之委形也觀天地之不遠念父母之孔邇則心常存而身有主矣

萬物皆備於我不可以物爲非我也然而有我則私矣萬物皆具

於心不可以心爲無物也然而有物則滯矣

天行健斯懸日月而不墜地行順斯振河海而不洩人行誠斯備

萬物而不遺

五紀明則陰陽成象而天道立矣四維效則剛柔成質而地道立

矣五典貞則仁義成德而人道立矣

聖人立命其次植義其下沈俗

博文約禮孔子之學也一貫盡之矣知言養氣孟子之學也四端

盡之矣擴而充之四端其一貫矣

君子習天以敦仁習地以精義習於天地之間以對時故可以事

上可以使下可以知明可以知幽

清生濁虛生實一生數大生細

其志定者其言簡以重其志儉者其言質以實其志剛者其言果以斷其志直者其言明以厲

學者不患立志之不高患不足以繼之耳不患立言之不善患不足以踐之耳

妙感應者存乎德竭顯微者存乎識處事變者存乎才

誠者立本也謀者定事也幾者預圖也激清名於一朝發義氣於一二事者未爲得也

君子於天下談不如見億不如歷

陰陽之氣凝者爲石流者爲水凝者無變信也流者無滯智也孔惡其硜窒也孟非其激逆也信立而通則不窒矣智運而正則

不逆矣

信貴能明執偏廢全其失也塞直貴能容任情馭物其失也絞果

貴能詳疾行寡顧其失也率

君子之於道非仁不成非氣不至自是似任而非任也客氣似氣

而害氣也

賦奇特之器者受抑於天抱直遂之操者見折於人斯性命之理造化之權也

明養於靜而喪於耀勇昌於平而沮於復

炫才則嫉來矜名則毀集由是任事人忌其成也由是總權人忌其專也其中介以止其外巽以達其庶乎

正學之不孚於天下者僞徒壞之也大道之不行於天下者多歧亂之也

君子不可以不忍也忍欲則不屈於物忍劇則不擾於事忍撓則不折於勢忍窮則不苟於進故曰必有忍其乃有濟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朋友之聚所以樂也對面而異其存亦奚貴於聚哉

直木先伐全璧受疑抱愚之性犯世之忌求一朝之安難矣知止能退庶其免乎

畫者象也值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者占也斯義不明而附會無不至矣

尚書紀帝王也春秋紀伯也王降而伯德降而力禮降而政斯天下多故矣

古之爲師者以誠教弟子亦以誠學今之爲師弟子者交相欺而已矣欲騰名而餌利不亦惑乎

不好名者斯不好利好名者好利之尤者也一念至微也天必格之況積德而惟馨者乎

崔子嘗言續經之作也何傳之難而湮之易乎知者寡而罪者眾乎由魏晉而來天其閉道也已矣

世一易則習一變賢一出則論一新必也折之仲尼斯其爲定則矣乎

人不自重斯召侮矣不自強斯召辱矣自重自強而侮辱猶是焉其斯爲無妄之災也已

中庸者唯中則庸也過焉者非也庸或非中也或失之不及也

易終於未濟斯天道之不窮乎書終於秦誓斯氣運之將變乎詩終於商頌斯文弊之復質乎春秋終於獲麟斯王道之永久乎

達於天命之謂德推而通之之謂道舉而措之民而宜之之謂功異裁同制之謂教而泯沒也

小人其心君子其飾名是而實非其天下之大害乎

或問舜有四耳四目信乎曰非然也以四方人之耳目爲耳目是以無所不聞無所不見斯之謂四耳四目也禹有九手九足信乎曰非然也以九州人之手足爲手足是以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斯之謂九手九足也

無實而有名者盜也小實而大名者幸也孔子願以執御名而天下後世稱聖焉實也

經者律之本也律者經之推也經以用律無廢道矣律以行經皆良法矣彼閑於法者常棄經以爲腐專於經者率薄法以爲俗

其亦勿思甚矣

問義與命有以異乎曰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是命也亦義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命也非義也

博施者施之博也濟眾者眾得其濟也故曰博施非難濟眾為難詩有五材獻俗而不俚列政而彰義極幽而不隱貢善而不諂刺惡而非怒用之房中則美化流用之鄉黨則親睦行用之朝廷則綱紀立用之軍旅則威武振用之郊廟則神鬼極斯其為詩也惟君子為能舉之也

詩以言志虞廷所以昌也詩以炫藻六朝所以衰也能者忌之積也直者怨之招也君子能而不有直而不居斯得其道矣

勢利在人有時而銷歇也天理在人無時而泯沒也
人之一心本與天通者也或為巧言所入或為讜言所拂斯變其常性而不能辨是與非矣

華園徐子與薛子論易於西湖之上薛子曰秦始皇之焚書其肇於伏羲之一畫乎徐子憮然曰子之言其有感歟非過也
君子置得喪窮通於度外而無時不自得也小人置得喪窮通於度內而無時不患失也

孔子以易道之未明也取諸出入之門以開示學者闔闢則謂之乾坤一闔一闢往來不窮則謂之變通見形則謂之象器制用人則謂之法利用則謂之神神也法也象器也變通也乾坤也其究一也

君子不知風不足以成俗不知雅不足以立政不知頌不足以敦化

或問江鮑徐庾應劉沈宋二陸三謝可以為詩乎曰亂世之作也其詞治其音瀉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也問曹植王粲曰其殆塗斯人之耳目者乎勿觀可也問李白杜甫曰其猶有可取乎近於史也曰然則刪後果無詩乎曰楚有屈原漢有蘇武梁鴻諸

葛亮晉有陶潛唐有張巡元結韓愈顏真卿司空圖其猶古之遺也元聲之在兩閒也洋洋乎曷嘗一日息哉
文中子講學河汾王珪其族叔父也亦師而受學焉輔相唐室卒為名臣豈偶然哉

蓄不久則著不盛積不深則發不茂
君子之學也憂不得乎實不憂名之不得也君子之仕也憂不崇其德不憂官之不崇也

人子之事親也顯親為上其次悅親其次養親其次榮親其次逸親逸者力可能也榮者貴可能也養者富可能也悅者賢可能也非德為聖人其孰能顯親哉

經所以治身也亦所以治人也律所以一民也亦所以一己也故治經者要於適用治律者要於求中

君子之道定心為上心定則經可治心不定則經不可治今之亂經者則又多矣以權者假以術者賊以功利者叛以辭賦者荒

以章句者支以記誦者淺以靜虛者玄以俗者卑以名者襲故治經得之於心而措之於行者鮮矣
古人於同己者或知其惡焉不以其同而私喜也異己者或知其善焉不以其異而私怒也

時之隆汙民之休戚其幾安在哉存乎士風之直與佞耳
改過則長善矣甘貧則足用矣

君子之於世無去無就惟道之從介士甘遯迹以遂高退士務匿名以辟咎志士求危身以著節義士樂奮勇以垂聲其行不同其失中一也

治世之教也上主之故德一而俗同季世之教也下主之故德二
三而俗異

族之離由宗法不立也宗法不立則禮廢而不肖者益偷矣欲其合族而延祀也不亦難乎
良臣於君盡心而已爾不以遠近異其忠貞士於友盡心而已爾

不以從違貳其信

古者以行爲言故其文簡而中後人以言爲行故其文煩而億義協則禮皆可以經世不必出於先王理達則言皆可以喻物不必援之故典

三皇立其生故施以網罟五帝昌其化故辨以衣裳三王比其法故維以制度五伯脅其威故假以兵車仲尼紕其智故約以忠恕孔伋達諸天故析以性命性命者仲尼罕言子思蓋將以掇陂行而伐私情也

無成者惡盈也括囊者辟譖也遜迹者消息也有是三者庶乎免於今之世矣

人情警於抑而放於順肆於譽而敕於毀君子寧抑而濟毋順而溺盜毀而周毋譽而缺

存誠之心道民之教也閑邪之方防民之政也克己之勇一民之行也

懷永圖者緩急效負遠略者遏浮言

言貴切而不貴訐議貴盡而不貴爭迹貴明而不貴暴名貴與而不貴取

爲人臣者莫難於納汙尤莫難於任怨不納汙者不可與圖幾不任怨者不可與決滯

爲家以義不以利則族黨睦而家道昌矣爲國以義不以利則賢才輔而世道盛矣故曰義以生利

孔子曰鄉人皆好之鄉人皆惡之未可知其人也一鄉皆稱愿人焉德之賊也是故居鄉而恂恂在朝而便便豈其視君大夫固不若宗黨戚屬哉蓋自有難與言者在也孟子學孔子者也故曰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

公山不狃之叛叛季氏也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觀其奔吳而猶不忘宗國孔子必有以先見其微矣

下篇

董仲舒相江都則化相膠西則化其大人爲能格君者乎武帝三策而不用奈之何哉

或問老子之教可以治天下乎曰可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於治天下也何有可以治身乎曰可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於治身也何有

宋劉忠定公年八十而無疾或問之曰惟一誠耳彼專事導引者亦何爲哉

曾子啟手足以示全子張呼申祥以告終一息尙存此志豈容少懈哉

王烈居鄉不事武斷也人皆望廬而還矣冀遂之郡不持干戈也盜皆賣刀買牛矣

君子無我斯能處人聞譽而喜見諍而艱者眾人也聞諍而喜見

譽而懼者君子也司馬君實不亦宋之君子乎欲罷熙豐之法蔡確譽之則喜蘇軾諍之則怒夫軾與確人所知也君實豈不知哉蔽於己之異同而忘其人之賢否也是以君子貴無我君子之爲政也因其道不變其俗通其情不失其宜是故有不火食者矣燔炙雖美不可以告也有不粒食者矣饗殮雖善不可以告也

我聞曰大臣法小臣廉法則無不廉矣廉則無不法矣法則庶士無不端矣廉則百姓無不足矣如此而世道不升者未之有也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傳曰財聚則民散是財者人之所由聚散而理財者軍國之大政也苟生之眾爲之疾而非食之寡用之舒則財亦難乎恆足矣

治天下以得民心爲本得民心以散財爲先散財以節用爲急蕭文奎爲御史出巡遇薛子於天津問觀風之道薛子曰嘗聞之君子之德風觀民風之敬可以知已之莊矣觀民風之讓可以

知已之謙矣觀民風之貴德可以知已之仁矣觀民風之賤貨可以知已之義矣觀民風之敦慤可以知已之信矣曰然則觀風者觀諸已乎曰子不聞乎知風之自觀不於已將何觀乎曰然而今而後吾知觀風之道矣

高宗未見傳說仲尼未見周公乃皆觀其貌夢寐之間者其氣類之相感乎

伊尹就湯就桀放君立君而人不疑者何也以其千駟萬鍾之不屑一介取與之不苟者素孚乎人心也周公不免於四國之流言雖召公猶且疑之豈其尹之不若哉其所值者則然也至於風雷之變則天且孚矣而況於人乎

長洲吳公辭東閣而居禮部無錫邵公辭尚書而乞歸養是宋司馬公之辭樞密今猶及見也孰謂四維久不張乎

大臣之道有三一曰公二曰讓三曰容公則不比矣讓則不爭矣容則不忌矣

或問文必本諸行乎達諸政乎曰然吾聞之其行敦者其文實以切其政平者其文簡以明其行與政矯而譎者其文夸詖而支離

君子之籌邊也養士爲先禦敵次之勝敵又次之

爲民牧者以子弟視其民則民未有不以父母視之者也以生徒視其民則民未有不以師長視之者也以魚肉視其民則民未有不以虎狼視之者也

文以載道也道以經世也靡辭不足以闡幽治辭不足以適治游辭不足以貢俗艱辭不足以辨理故曰辭達而已矣

涇野先生嘗言御史有九病見善忘舉者如知惡不劾者比依違是非者譎借公行私者佞意存覬覦者狡懼禍結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怒人傲已蓋其所長而論者忿喜人奔競護其所短而薦者貪九者有一於此終亦必亡而已矣開誠布公九病可以勿藥而已矣

寇賊猾夏猶水之於木石也石實水不能入木不實水則入之

珥盜莫如詰姦撫民莫如糾墨理訟莫如正俗

君子之於刑也服民不難中刑爲難中刑不難致明爲難致明不

難清刑爲難清刑不難用仁爲難

君子之道博學以畜其德博問以通其學精思以研其幾直躬以

踐其仁知斯四者可以得爲政之本矣仰察於天時俯察於土

俗中察於人情視民不良如己之惡視民不足如己之匱知斯

五者可以得爲政之用矣

君子法以制財而民不困時以興事而民不勞惠以慈民而民不

離遜以導民而民不亂中以折獄而民不爭時以簡民而民作

勇五者具舉可以爲政矣

君子有五政而終之以樂一曰愛二曰義三曰序四曰勤五曰慎

六曰樂故不愛之樂殘忍之聲也不義之樂淫靡之聲也不序

之樂乖亂之聲也不勤之樂惰慢之聲也不慎之樂放肆之聲

也

古之稱善政者愛民今之稱善政者賊民古之刑罰懲民之惡今

之刑罰剝民之財古之征斂計安其國今之征斂計肥其家古

之折獄求民之情今之折獄任己之情

世有溫良慈祥者矣事不能舉訟不能聽今謂之無才者也世有

見事風生者矣竭民財力逢迎上官者謂之有才者也然無才

者殃民實淺有才者殃民實深君子宜知所擇矣

有一家之姦有一鄉之姦有一國之姦有天下之姦姦不去害斯

百出矣

古之君子其仕也爲入故民得其所焉今之君子其仕也爲已故

民失其依焉

君子之道杜譽以防輕喜杜讒以防輕信戒暴以防輕怒戒滿以

防輕足戒謁以防輕進五者備而身正矣明以馭胥史恭以馭

寮案上下實以惠士卒式以馭芻粟均以馭商農嚴以馭僕隸

密以馭左右詳以稽始終八者備而政行矣

古之爲令者以悅民則賢以悅上官則不賢以立法則賢以立猛則不賢以弭盜則賢以縱姦則不賢以修禮則賢以縱傲則不賢以惠孤獨則賢以催科則不賢今之爲令者其賢否則反是矣

周公爲相則呂召畢榮之徒進矣王荆公爲相則惇確惠卿之輩進矣荆公不欲爲周公哉自高自用氣質之偏累之也

爲政者恩而不威民斯玩矣威而不恩民斯攜矣

君子之仕也其上考德其次考行其下考績

大臣者官家之工師也上以道德佐人主中以紀綱正屬吏下以風俗化士庶者也

君子之仕也見其君不恤其身周其民不思其爵持其要不密其法合其大不計其小其於政也幾矣

唐有李晟宋有曹彬其家無金玉之積其受爵不溢其功是以能

令聞長世也

周道微而霸臣興宋論繁而霸儒競霸臣必藉强大以假仁霸儒必抗高奇以立異皆勝心之爲也

韓子原道胡子崇正辨乃闢俗僧狂道何異眊曇本色哉

隋王仲淹抗志續經天之未喪斯文也惜其籍無傳焉豈後人誅絕之甚而遂泯之乎

戰國亂矣樂毅之謝燕惠仲連之卻帝秦正矣哉

薛文清公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往豈不愈於抗而得禍乎此後渠崔子夢中所得之言也

或問瘠土之民可與行政乎曰可必也道以勤或問沃土之民可與行政乎曰可必也道以儉

人臣之本忠直而已係寵則忠之疚也張功則直之囿也忠以殿國非以安身也直以永化非以勝人也

詞章靡則理蔽訓詁繁則經散是故學至宋而明亦至宋而支也

周公之制諡法善善惡惡天下萬世之公也今時則不然矣曾何勸懲之有哉

狄梁公豈直社稷之臣哉推其心萬物一體而無閒者也向使其功不成而此心不白於天下亦安然受之矣

俗所未厭聖人不輒改也俗所未安聖人不彊行也

陶靖節之乞食而詠邵康節之微醺而吟非有所自得者能若是乎過此以往孔顏之樂其幾矣

古諸侯多天子繼別之支子故不得犯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諸侯繼禰之支子故不得犯諸侯以祭先祖周道然也漢唐以來則無是矣禮以義起報宜從厚今士大夫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

朱氏禮祀止四世承封建之舊也程氏禮祀及五代緣子孫之情也

漢諸葛武侯唐狄梁公宋范文正公皆三代以上人物也豈唯功

名事業而已哉雖謂之聖學亦可也

宋之理學固至周茂叔而大明慶曆中范希文以中庸授張子厚蓋已啟其端矣

或問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由人乎由天乎曰孟子言之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但後世星數之說行而求諸天矣堪輿之說行而求諸地矣獨於人事委焉不亦惑哉

羅景鳴因西涯李公處於劉瑾張永之際上書願削門人之籍可謂盡事師之道矣

寬者子民之道也嚴者摧枉之權也有一地而寬嚴異者包希仁歐陽永叔之治開封是也一人而寬嚴異者柳諭蒙之治京兆河南是也一人一地而寬嚴異者張復之之治蜀是也

賈誼董仲舒僅相王國漢之所以雜霸也陸贄韓愈不久於朝唐之所以雜夷也

天下之治士習之純也天下之不治士習之舛也其純與舛存乎

教之立與不立也

太奢則費故曰國奢示之以儉太儉則陋故曰國儉示之以禮政以宜民而已矣俗所未厭勿急改也俗所不安勿憚作也利與害相因而生法與弊相角而立

許平仲之於元也召以議道則往召以制官則往召以立教則往召以作曆則往舍是無往焉

古者諫無官以天下之公議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爲盛也

古之史官凡人主所至執筆隨之如遷固載灌夫之使酒霍光之廢立張湯之陽驚張禹之屢顧豈獨紀事而已并其情僞得之此所謂信史也

王文恪公嘗言以科目收天下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矣

天下之事當以天下之心處之元祐熙寧諸人互相攻擊此宋事

之所以日非也

宋哲宗之世非無范純仁韓忠彥也南渡之時非無李綱趙鼎也其後非無真德秀魏了翁文天祥也如不用何哉

言貴乎經世也不貴乎費辭也今旣行夏時矣如春王正月之類不必紛紛致辨也

賈誼之經制范仲淹之才略值漢宋之盛不能更化以成一代之制豈才之不逮哉勢則然也

申屠安坐而鄧通稽首宋璟庭立而昌宗匍匐呂端鎖閣而繼恩傍徨韓琦出檄而守忠黜貶王嘉發憤不能去一佞幸楊震連疏不能去一乳媪蕭望之以師傅困於石顯趙汝愚以貴戚阨於侂冑此無他權之所在有重輕也

近世非無賢也賢者或矯而過激矣非無才也才者或放而不檢矣非無老成也老成者或愿而觀望矣

周衰而宗法廢尊祖合族之義不行矣唐亡而譜牒廢尊祖合族

之義不明矣

簞瓢陋巷顏子之樂也浴沂風雩曾子之樂也今處貧者有矣好游者亦有矣曾有其樂乎

今之督學憲臣有君道焉治之謂也有師道焉教之謂也曰治與教風化之所由出而世道升降之幾也是故不可不慎擇其人以授之也

後渠崔子曰養士存乎學董學存乎人成化中提學御史孫鼎之忠孝陳選之清方士奮其修正德末御史蕭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貸副使魏校敦行急受欺不悔二君皆遭構去嗚呼學校何由而正哉

扞辱之女可以觀性秉節之臣可以觀學

遯世無悶可能也遯世不見是而無悶不可能也

堯舜之公天下也堯舜之私其子也湯武之取天下也湯武之舍其身也非聖人其孰能之

方山先生文錄卷四

書一

寄少宰龍湖座主

都城荒旅獨受教愛正昔人所謂有大賢而為之師斯亦足恃矣
 尚復何言但憶彼時選考二司俱各得人士習漸覺可觀鄙心甚
 慶亦竊虞之及抵家乃得所聞殊切杞人之懷夫銓衡重地君子
 小人進退之關天下治忽安危之所由出也障川迴瀾當必有以
 處之方今士民咸屬望我公千萬為世道留意時事至此聲音笑
 貌非所獻於左右矣初至南京寓止未定偶值鄒進士應奎行便
 草率附候起居鄒我公庚子門人氣志向上不類流俗賜教一二

答鄒文徵

不肖浮遭憂患困伏草土反已省愆莫知所措追惟曩昔與君講
 道白下而四方朋輩亦時有相啟發者今皆不可得矣此學不講
 今世通弊自吾鄉觀之更覺寂寞不溺於勢利之相高則安於舉

業之自足糾結纏縛牢不可破求如執事知我之深信我之篤者
真不易得也非執事之知我信我也執事之心卽我之心也卽千
萬人之心也卽古今天下人之心也其感應孚契之情有難以語
人者二千里外連得手書稔知遠念殊荷殊荷所示日修記一冊
見執事志學精專工夫無閒自此尋向上去便是作聖之功非徒
欲以一善而成名者僕雖頽墮振起多矣所論孟子大體小體實
未嘗離儘是痛快發明但引樂記人生而靜一段中間如以感物
爲性之欲又好惡無節等語意節次終是未純此蓋多是後儒撰
擬非聖人之言也執事又謂先立之功須是平日瞬存息養戒慎
恐懼保守得此心然後物交能思物至能反躬此亦未免於揣摩
想像之說終非根極理要之言蓋人之一心萬物皆備立則便有
主宰便不能奪非是懸空立著此心待物至然後從而思之方不
能奪也況動靜無端寂感無常隨物順應所過卽化若是豫定於
中則是有心應物而非虛靈之本體不免蹈世儒求中於未發之

前之說其流之弊將逆億潛生不爲物引必爲理障毫釐千里正
在此處其曰先立云者正是指出頭腦以爲學者最初用力之地
功夫莫先於此之謂也大體旣立便是小體不能奪便是思則得
之非謂先立了大體待物至然後思之又有一層意見且思之云
者卽是感而遂通不是苦求力索祇緣人不能立大體感之不能
通便爲小體所奪便是不思則不得也孔子所謂慎思再思九思
俱卽是先立大體工夫世間亦有一等未能立大體待逐事逐物
至面前方纔致思者便做得好時亦祇是季文子之類耳終非聖
學執事高明融會當自得之執事又將周濂溪聖學一章務與繫
辭易簡等語相配雖是道理一般其實不消如此湊合蓋聖賢言
語亦多有隨事應機處若必欲一一湊合到得窒礙時便有生吞
活剝割裂裝綴之病此亦是習根未除不可不察若果能於本體
工夫著實下手做去則自融釋脫落六經皆我注腳何必牽制文
義以自陷於固必將迎之窠臼也執事愛我信我敢獻愚衷儻有

異同望頻頻示教長清齊之大邑寄百里之命正謂此任本非細事以執事爲之必當爲昔之武城單父矣慈谿略承命附去亦當年一時意見不足觀也量時與地幸自裁之唯敬教勸學一節近時號爲能事者最所不屑諒必以爲首務不待愚言之贅也千萬留意暑中草草不盡

答蔣虹泉戶部

某不類延禍先母自謫所奔歸道出吳關重辱垂問獲接顏采已非近時人物及覩稅政又知經綸之學清絕之操實勤羨慕特以困伏草土不敢奉候起居耳卽承翰教殊感記存及讀尊君璞翁家書益知庭訓而執事之賢與令弟之奇豈偶然之故哉所諭壽章某雖不文亦願奉命但不肖方舉襄事而衰經棘人未敢輒親翰墨敬留空卷俟祥禫之後當勉圖請教決不敢負所委也雖然以執事之賢自可以壽翁於不朽其諸文章祝願又何足以爲重輕哉但願執事自茲以往益懋初志則所以壽民物者亦將於

乎在又豈特一家之慶而已某於執事雖僅有傾蓋之雅而秉彝之好則實有定交之意固不敢爲佞亦非所謂交淺而言深也亮之

答胡象岡提學

日聞左右校士作人不遑晷刻乃辱垂念不置時賜教音寵以華匾侑以多儀荒野草堂永爲生色矣菲薄鄙人何以承此厚情也惟夙夜砥礪以無負執事責成之意庶或可以報稱於萬一不知頽墮之資終能克副鄙懷否數年來南輔文宗固多名流然以道義匡範諸生而不屑屑於文章課試之末者自蕭章二公之後賴有公在所謂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古人立教自是如此彼時俗浮沈之言諒不足以混定見也會晤未涯恃愛及此時令漸暄惟節勞珍攝是望

答汝士廉

憶自庚子歲與執事別於金陵今且十年矣想念何可勝言鄙人

罪謫之後甫蒙收復卽禍延考妣憂苦百端恨不能卽對執事一
論春初見邸報誤書尊名爲臨安令適接使翰始知丞歸安感慰
之餘殊覺悵悵以執事邃養玄抱豈不能取高第爲顯官乃僅僅
若此耶我思古人明道龜山俱爲簿尉而當時師之後世仰之惟
執事素位而行遲以歲月當自有欣然得意處矣千萬爲斯文自
愛禪祭甫畢意氣感愴草草不盡聞將有徐州之行可圖一會統
留面悉

答熊元直檢討

昨都下之聚過承念舊依依不舍然亦各有人事往復總不能
談細論如豫章時矣南還又承遠餞委曲雅誼何以當之留都事
簡易於習懶京師一切書問將作復止雖知己如元直亦遂疏闊
抱歉何可言卽辱書惠并示諸製啟函讀之如對元直甚慰遠懷
鄙人無似百無所成惟從事於文頗專且久茲雖屏去尙知一二
敢獻愚衷古昔先王未嘗有意於爲文六經之作所以闡天地之

藏發心性之蘊紀綱人事維持世道眞如生人之飲食裘葛不可
一日闕焉者皆不得已而有言非無用之空言也孔孟繼作亦若
是焉而已戰國秦漢之文人始各逞其辭說以馳騫於天下中間
雖不無可觀而要之至理率多悖繆蓋皆無得於心而有意於爲
文徒以華世鼓譽而無益於民生日用是豈先聖賢之所謂文哉
唐宋數家雖其風容色澤略貶於秦漢而意氣所存則或有庶幾
於道者奈何今之爲文者動稱秦漢而修詞造語依傍影響如小
兒之學舌優孟之作叔敖而自已之肺腸心膂得之於稟受者反
若爲其所劄而噤不能自出一語可笑也其有稍知此義者則又
高自標致務爲杜撰而於古人之成法一切抹殺自謂成一家言
擺脫習氣乃顧爲支辭蔓說反有晦於明白簡切之理則又幾於
因噎廢食者矣然則必何如而後可孔子曰詞達而已此千古爲
文之準則也故爲文者若胷中眞有一段意思直是見得透徹不
得不發者惟據吾所見而直書之意盡言止不較工拙自是有用

文字使本無可言或言而必欲隱伏避忌則固當涵泳停蓄正不必綴緝支吾而虛費精力爲此無益之事也元直以文爲職者固未免有應酬之作但中間亦自有隨機發明道理處不有益於人必有益於己庶不爲無用之空言矣易曰修辭立誠韓子曰仁義之言藹如元直但立誠學仁義則不患文之不如古人也恃在知愛不覺狂露惟采擇之

答郭文麓郡守

日承寵顧感荷不遺某服色淒楚久失奉謝負歉實深然中心懸懸時在左右郡學頽圯故地久湮某髫髯游歌管竊慨歎乃今賴公修建而數十年之失地一朝盡復殊爲慰怵但記文須託之名家庶可信今傳後顧乃濫及不肖其何以承之前已面辭詎謂尊命再臨豐儀俯及如何如何某在草土百憂或身二年來筆硯廢閣若心不容辭俟禫祭後當撰次請教然亦祇能爲老生常談以塞責免白必不能與文人較工拙也恃愛敢預陳諸記室其許我

乎督學公在數日前亦有書見屬儻文移便中希鼎言致意非敢遲滯也草率不次統乞原亮

答費二湖學諭

憶別君十年餘矣故交星散往事如夢可勝歎惘鄙人迂戇每事認真違俗忤時惹忌招禍罪謫之後繼以憂居雖不卽死已甘心廢棄矣昨以部檄追出復補祠曹孤居旅食去就靡定多君不棄專使馳辭副以嘉惠殊荷雅誼但稱謂過分實不敢當思昔潯陽之會雖承諸君謬推中間一二學師謂余不當濫收其徒而余亦自知菲薄恆兢兢於好爲人師之患唯是雖朝夕相與者亦未敢輒有師弟之名矧君當時在德化縣學余因王掌教之嫌僅僅與君相會今君乃過謙至此不惟令人愧悚且恐聞之於眾適以重不肖之罪也自今以後儻有垂示乞削去門生之號庶見相體相愛之情誠心直道決不敢欺望推心照亮外附答邱子書幸卽命來使致之值收藥恩宥不悉

答邱朝弘學諭

離違日久每切想念冗懶因仍竟疏候問費使至乃辱手書情誼委曲如見顏色且聞靈陽諸生服習教誨足占敦學殊慰鄙懷儻由此而進遂收安定蘇湖之功則亦可以不負平生矣隨事盡分此正吾人實自致力無人而不自得處亦奚必高官要職而後爲快哉但所云自來不通京劄今特破例以候相知是固特立之操然一向執著則恐亦未免淪於硜硜自好之人恃在過愛敢直言之及謂鄙人對人專以李翱張籍輩待應德此實好事者爲之而區區實未嘗有是也應德鼓篋時嘗以舉業文字示余已知其非凡後遂數數往來甚相知厚自登第後頗覺稍存形迹余謂各以事阻初不疑訝今聞君言豈亦好事者有所鼓弄於其閒耶昔柳子厚謂韓昌黎收召後學抗顏爲師正謂翱籍輩也余每謂昌黎曾作師說輒又躬自犯之恆竊笑其爲人矧某少不如人聞道獨後豈得以舉業之故而遂敢侈然借應德以自重耶縱不能自立

決不應狼狽至此也應德嘗信執事爲處子之秀而執事亦不可謂不信余者顧亦有惑於人言宜乎閒者得逞其計矣費友在九江相知亦未嘗及門受業渠書稱謂亦過推余茲陽相去不遠儻會閒併望善爲我辭可發一笑餘情種種俗冗不盡

寄黃泰泉

夏閒李一吾僉憲行曾附啟奉候未審能達否某初以今天下有公其人不獲柄用甚爲慨惜乃今靜觀熟思恐公卽出亦必不能與時俯仰不若高居海濱盡發所聞勒成信史以垂後世俾天下公是公非終不泯沒昔人所謂窮而在下則其道明者正公今日事也豈天意亦有在於斯耶某菲薄僣辱公教愛最深朝夕悵悵實未嘗一日忘公也浙江之役固多難處而拙直之性又不能爲世所容姑俟科場事畢卽當上疏圖歸豐草長林甘心沒溺不知何日再覩顏采也尤迴溪行敬託一問起居恩率草草莫罄鄙衷臨楮神往

答朱鎮山提學

客歲京師殊荷雅情此蓋同心之誼彼此自切固非汎汎交游者可例論也唯兄器局不凡造詣精進自是有數人物鄙人潦倒何足以追逸駕而兄願拳拳垂愛感荷感荷春聞入浙每見自閩來者輒問起居知教鐸所孚士類興起每圖通候苦無便役乃辱專使馳辭殊愧先施益增瞻戀浙中自昔多才之地僕豈敢有所軒輊但近來士子聰明俊偉者十僅一二其諸綴緝浮套相扇成風雖文辭末藝亦多非由中之語一及格言正論則相顧錯愕此非有大涵養大力量者恐不能斡旋轉移也鄙人菲薄振起無由如蚊負山唯日惴惴耳將何以辱兄之下問哉使者告行唯願益崇明德以慰斯文以光吾道千里相隔無任注思亮之

與李羅村兵憲

曩在白下朝夕受教愛既守制家居又承枉過此情此誼何啻肉骨數年來蹤跡不常遂成閒闊時一思之不勝惘惘前吾文在江

藩時某在都下值建昌孫典史行曾修啟附候竟未審達否邇來吾丈聲實益隆遠近稱述不惟齊魯倚重而犬羊窺伺之心亦將賴以喙息干城保障實天下之所向往也某蹇拙疏庸碌碌度日而越中變態不能調停無足爲高明道者卽因濟軒公行便附候起居暑冗草率不一

上少湖相公

夏初聞公入相賢者無不稱慶謂吾道光亨中外有賴而積久之望今始得慰公私之喜豈勝踴躍特以行役奔馳遂羈問候仰望台垣無任瞻戀某違教二年辛苦萬狀髮種神疲百凡枯槁每思二十年來屢遭排擯輒荷扶援今公論思黃閣密勿翠華而某乃衰落如此自分不能備溲勃之用矣命也何辭此中情事實難調停浮言萋菲咫尺同異唯恃有此心在耳固不敢恤也但憶往在屬下將有此行公謂再當審處當時思家唯圖便道一歸今悔服先見無可追矣茲因寇僉憲行便謹附起居寇古雅恬靜二十四

年科第僅僅若此蓋可與者敢託以布微悰恃愛率爾無任悚仄
與尹洞山宮允

違越光儀倏忽二載知己難逢勝聚易散衷腸默注常在左右不
特一日九迴而已客歲杪秋忽拜瑤篇華劄開軸啟函捧誦錯愕
而神游恍惚儼然長安對月時也每有感創則輒一歌之足舒憤
懣矣今年夏初復承教翰反覆詞旨愛益加切匪直記存而已惟
公貞心粹養玉潤而栗賢愚受益良狡輸誠大受遠施之器自是
如此僕本菲才性又粗率雖痛自省又一遇不平乃復吐發此中
風俗更不相宜某亦何心麋鹿之性日思豐草唯有去而已矣人
情時事大段可慨不知作何究竟挽回旋轉恃有公等惟厚自珍
攝以慰素望不悉

復李石鹿太史

京師數承寵教殊慰素心瀕行更辱款餞寒夜秉燭接席對談備
領高誼違越以來時切瞻企但行役怱怱久失裁候徒抱寸心耳

查生至獲拜華劄仰荷記存且聞玉節榮歸仙旌在望維揚士人
咸羨登瀛益知興起矣某叨學職化理無方作人寡效日切恐懼
思得近來士俗漸趨唯有講學一節差可人意中間雖或不能盡
躡實地終是知所向往有進步處當時與公靈濟之會雖聚散不
常畢竟亦覺漸有意思此中浮汎不情且未敢言及維揚習尚原
有頭緒公歸振作當益興起無任願望科場漸近校閱不前穴中
附復不悉

復趙方厓廷尉

某菲薄不類迂戇忤俗惟公厚德高誼每略迹而原情殊切感荷
昨承翰貺仰見記存恨不能一接顏範以罄衷曲留都雅勝暫羈
道駕鳳臺牛首鷺渚燕磯足稱徜徉矣海濱多警近來諸公經理
守禦漸有可恃貴省預秋試者多相知之士而令器偶遺豈亦有
數達人太觀諒勿為意也某以多病昨上疏乞歸又為當事者所
阻碌碌度日無足為高明道者使者行便草率附復不一

答駱兩溪太史

久不接顏範恆切瞻企每於人士閒得公起居誠足以廉頑立懦不惟同年之光實吾道之幸也去夏過貴郡恩宥中未能進謁以遂請教之願至今抱歉卽承手翰已領所諭但令器還須出考中間去取糊名編號決不敢一毫著意也若以令壻之故遂阻其進恐亦未安某平生拙戇凡對人不敢不以直告以此忤時但於我公則又非所當避草率奉復幸孛亮之

答陳玉泉僉憲

不見吾丈久矣此心瞻仰曷有既極前得邸報知從者按閩日望道出武林冀一相見遲之不至將謂別有便道頃得手劄始知又罹憂制竟失奉慰僕服役一方疏隔如此回思往年日與吾丈徜徉於金陵諸勝恍若夢中事矣人生碌碌百年光景嘉會能有幾耶悵悵悵悵僕精力無復往時浙中諸事疏略極多罪過不知何以自免委曲於利害之間自分不能若道理上差錯望直言規誨

庶不侮平生相許之義來幣因在旅中不敢拜領附使返璧嘉扇當奉揚仁風矣舟發西水恩宥不悉

答王敬所提學

鄙人無似承乏貴省學政兩入赤城備領前哲行義如台學源流所載者真所謂多賢之地也既見金石兩公面領高論不啻古人再詢諸士謂更有敬所王公生雖未觀光儀而向往之心蓋已馳於象郡矣卽承華翰殊慰瞻企因在孤旅厚幣不敢承領謹附使返璧暑冗中草率奉復未盡欲言

復陸東湖少保

曩在京師多辱雅愛佩服不忘入浙以來行役恩宥有失問候恆切抱歉卽承華劄捧誦再三如覲光範惟明公經綸宿學廟堂倚畀宣猷效悃日昃不遑顧於某猶荷記存感激感貴省多才之地中間事體非經世諳練者不能調停菲才荒落鄙性粗疏不能盡如人意獲罪孔多高明有聞願一察焉當自得其情矣便中及

此更希教之

答鍾吳江季烈

去秋嚴州別後時切注念春來擬吾賢觀政既久且奉差勞苦必得選首竟爲吳江豈亦取選時局於數目耶雖然楊文貞公常恨不得爲縣令實以德澤易於及人莫如此官執事與文貞同鄉而平生志在康濟固將於此乎發軔矣況吳江爲東南大邑財賦力役倍於他方而民繁好訟非得賢者爲之不可且去浙不遠早晚可以通問亦覺少慰鄙懷卽承使翰相念之情固彼此同也近魯受通家之愛日深一日何以當之但二兒出疹咫尺不能一見此心如割草率附復嗣容另啟

與王槐野翰讀

前歲京師特與公鄰對月論心臨風舒嘯不問閒冗無閒朝夕此其意氣雖公與僕固不自知雖旁觀而泚笑者何能測識哉行役浙中遂離左右二年來有時獨坐恍若對公固不啻夢寐見之而

已去秋邵生南還得公寓劄啟函讀之人情物理持論殆盡機迎神解不覺坐馳又豈特觀函關之紫氣西漢之文章云爾也但中間獎借不敢承當亦不敢自委謹奉以周旋期不負公而已奈心無窮而力有限邇來所遭殊自愧汗公亦記當事者初議乎本以學政遂屬於僕僕亦以學政直受不辭比至地方文衰俗陋自以爲是已成錮疾僕以庸醫不能鍼頑疴育洗腸滌胃坐視其昏憤顛躓發譴見鬼則旣無策矣且又海上豪俠招集不逞引致島夷統眾數千隨潮上下所至城邑焚燒殺戮子女金帛劫掠一空鼓譟所向無敢當者僕於其間又不能設一方略建一論議以爲民捍患積骸流血徒付歎憫昔人所謂飽食終日與下民一致耳將不有負於公之所期待乎近聞公掌翰留院比之北都若非耍津然實係我祖興王之地舊章成憲可資采錄而山川佳麗要不徒止供游覽也公其有以見示乎小兒近魯以試事入城特命候謁門下尙其以猶子視之不吝發蒙之教至望至望

答石玉溪都憲

令子承芳至辱手書懇切足知道義之愛僕亦謂提學官士習民風所繫故不敢啟倖門以壞人心術不意竟以是獲罪大方至有在京師詆毀者謂僕扑責諸生至死浙中雖有造言之人亦原無此說不知三四千里外何人更復爲此也昨過貴郡見一所公亦甚相諒古謂善者好之僕雖菲薄然受二公之知則亦可以自慰矣鄙人雖不能謝絕世味然於宦情則實淡薄行使止尼固未嘗少留意也彼何人者挾此腐鼠以恣恐嚇亦何爲哉此固不足與辨亦聊以對公一笑耳陽明祠在紹興者舊以新建伯題額余謂陽明之所以取信於後學者其重輕不係於此故敢更訂直書曰陽明先生祠此亦一時鄙見公乃以碑文見屬則僕之淺陋豈能窺測陽明之蘊奧而贊揚其萬一哉若其格言至論散在諸集或有一二攙入者他日有暇當盡爲校閱彙成一編公亦當不吝往復用相質正可也令子在省時科場事冗遂失奉復茲因便役附

此區區請教之私總未能一一嗣容再布

答孫明軒憲副

憶昔布衣長安卽辱寵顧乙未工曹益承垂愛二十年來不敢忘也使蜀旌旄卽能捐去野服長嘯遁入山林目前如公者能幾人哉可爲吾道光矣鄙人拙戇多忤時俗播遷之後從事耕釣者已五六年乃復有茲役殊自愧汗卽聞有人騰謗京師將爲驅逐之計不知麋鹿之性日思豐草科場事畢卽當圖歸吳越山川密邇相望扁舟大笠公能同我游乎去夏過秀州甚欲見公不獲如願卽承翰使殊荷記存孤旅無家厚幣不敢承領附使反璧學規附呈請教歲事恩恩將渡東浙據案草率不次

答李同野憲副

客歲一見遂成闊別前發武林無緣晤辭不勝瞻憶亦知吾兄相念之情固彼此同也頃辱專使連得手教兼拜嘉貺殊慰鄙衷僕本迂疏况視浙中學政知不能免但此心則不忍有負平生故遂

勉立師模冀回士習而人之好惡愛憎真不違恤今得以全軀而歸終於樵牧回首畏途自幸多矣惟敝地去浙不遠海上之警時復有聞諒兄規畫可保無虞卽見邸報中章疏慨切天下有人菲薄瓦全真足自愧更復何言小兒亦承念及通家之愛感激感激令郎近來想日有進益吳支二生如何惟兄統成之耳使者行速值對客息冗不盡

答趙方泉提學

某以樗櫟之資自甘廢棄久矣前歲不揣復出補南宮司屬馴致承乏貴省學政私憂過計謂此官爲士風民俗所繫較諸一職一事者更覺不同故日夕兢兢唯恐有負而卒不能副乎眾志者誠才力之不逮也若此心則豈敢欺哉茲歸敝廬雖不能擬王仲淹之讀書談道而偷閒自便此生亦過分矣我公方持教鐸振我南畿不以鄙人爲戒遠辱使翰反若有誤取焉者區區雖不敢當而世道則真有賴也感服感服瞻企益勤末由躬候聊此附謝語多

拙直亦恃愛故耳亮之

答張水南公

三歲浙中服役諸郡家信罕聞昨得放歸次兒長孫先已中痘殤去懷抱作惡遂失候左右乃辱手書垂問益見厚德每事先施慚感慚感且聞所苦亦頗相類殊爲愴然行路自古稱難於今尤覺叵測卽返初服學稼灌園聊以卒歲韓子所謂幸不爲人所戮足矣又何言對使草率奉復一二情事嗣圖面承

答劉白石憲副

郎錢張三生至辱高文寵示披誦再三上薄秦漢草堂生色矣但獎借不敢當耳僕入仕途垂二十年迂愚直率多忤鮮合涵養未深自分終晦雖忝預吾丈年末而南北睽違近始傾蓋不意相諒乃過半也感服感服射圃亦倚藉完刻多荷留情豐草長林每醒午睡輒登臺眺覽如見顏色想公懷抱彼此相同固不必合併爲快也諸生東歸草率附復不備

與周江郎

兩年在浙塵垢滿衣每一對公則若灑然滌去去冬病臥辱公特過榻前從容數語不覺沈疴頓釋是迂僻之性蓋不可一日無公也今春聞報卽歸不及告別而瞻忽之間則常在左右內外兩忘超然物表熙熙春臺公其獨步矣僕邇來無事莽坐林棲雄雌白黑亦一切置之特未能時常對公質正猶覺惘惘耳俞生近思歸過武林謹託問訊便中幸示一二

與楊會江

盱江別公倏忽七八年矣可勝懷想庚戌京師曾見尊翁謂執事且至晨夕企望遲之不遂遂有浙江之役旣鍾季烈來謂鄙人出京之明日而公卽至矣益增惘惘昨公謫滁陽而生亦以迂拙竟謝事歸來望醉翁豐樂相去咫尺而懶散林薄不能遣候起居卽因少林僧便聊附以聞庶見拳拳之懷耳僕與貴游不通書問久矣然於公則不能割去亦以公能不爲世俗態也餘惟珍重以副

鄙懷是望

答馬谿田

甲辰龍江別公今且十年矣瞻憶道模無緣繼見而函谷青牛亦遂靳不復出曷勝慨望中間升沈坎壈亦曾一寄呂同州轉達未審得徹記室否頃謝浙中學政歸終日杜門頽然蓬藿忽奉手製專使遠馳如從天降亟啟捧讀反覆再三誠不啻五千言之惠也當世守以爲琬琰光重豈有量哉敬叩使者獲悉起居嘉勝天培元氣錫公上壽爲世儀型海內士人罔不忻願矧某受公知其爲慶忭又當何如古之君子得志則其道行不得志則其道明惟公平生著述將必有次第編輯者儻有便盡發以示至望至望卽今東南海寇出沒草竊乘釁民鮮寧居不但力竭而已杞憂縻恤不能一一爲公道也唯冀順時加攝以慰斯文

與孔文谷

乙巳雪中公顧我於錢塘江上且攜觴痛飲意氣慷慨別後途中

作一詩書於赤壁卷尾寄上竟不得達昨在浙仍索而得之即因
谿田使者之便附呈記室庶以遂初心也公近來著作必多且關
中山川雄壯西京風氣猶有存者爲助不少有便幸勿靳示教生
迂疏淺促再出再逐無足爲公言者茲得歸臥蓬蒿竊自慶幸而
平生貴游亦不敢一字相通唯公往日之高誼則實有不能忘者
故復有此亮之

答史沱村都憲

節鉞臨常甚欲趨謁緣自浙歸日鮮鞭策林栖草臥遂成頽情寸
心怏怏則猶冀從者東巡當候諸道左以展平生然亦將進趨起
未敢必也忽辱華箋豐貺俯賁邱園仰見我公誤愛之誼過厚之
情迂疏鄙人何以承之唯有感荷而已往時西北兵戎東南轉運
經世者尚憂民力之竭乃今海島江洋寇盜出沒而村落無藉又
且乘之而起益兼有西北之患矣唯公沈毅練達遠近素孚將必
有蕩平鎮服之策顧猶虛懷謙已詢及芻蕘益可見公周悉萬全

之至慮誠今日東南之干城師帥也但江洋之盜借勢於海寇而
海寇之熾則實始於浙東浙東門戶也蘇松堂室也蓋必謹門戶
而杜其所入之路則堂室可以無虞不知浙中當事諸公其又何
以處之若其始之所發端則固公之所素知而區區所不敢言者
也然亦莫可追矣如何如何歸來杜門未敢預聞世故恃公之愛
而杞憂羨恤不覺又發狂論唯公擲之何容乘便圖見諸惟益加
慎重以慰士民不悉

答吳寓庵

客歲承枉過草堂天已向晚翦燭數語恩惠別去久闊之懷未盡
傾倒無任繫戀每欲奉候考槃以分寤寐之樂而麋鹿之性不便
城市竟至偃蹇京師書問亦久不作令器子言處遂成落寞殊負
通家之愛昨羅村訪我山中始知高駕已出考槃頗爲猿鶴之訝
然亦知非兄所好也即辱手劄具領至情但所云新報則不敢聞
命鄙人拙直不能委曲時事且凡百認真直前做去爲世所憎者

不啻嵇康所犯而已苟全性命待盡首邱亦竊幸矣豈宜再出兄
謂少舒公論何獨不諒私情也恃愛敢直致左右狂奴故態祇此
便見難改金陵佳麗儀部清幽自不妨兄此行或少需大用以展
平生或遷轉圖歸終遂高尚惟尊意何如耳使者去速草率奉復
垂念厚情惟有感荷而已臨楮固不能盡述槐野兄相會幸爲道
意壬子秋曾令犬子奉書未值持歸早晚當再布也

答曾汝道

浙中一接顏論知爲道器旣屢讀高文多受啟迪正資麗澤以圖
興起斯文不意人事不齊遂成睽隔良朋難遇勝會無常從古已
然可勝歎惘昨聞召入將謂必居禁近以行所學竊爲吾道之慶
適承使翰始知南補然畱都係根本重地而兵曹有參贊之委似
亦不當以散局視之也矧地方多警民物殷憂贊司馬以惠南國
正執事今日之事區區鄙人草臥林栖實切仰賴恃忘形之愛敢
直布諸左右幸畱意焉農事方興未及遣人奉賀諸惟鑒亮不一

答王槐野

士君子誠有利於天下雖摩頂放踵如墨子亦所當爲不然則一
毛之拔自是可惜蓋不獨楊子爲然古之至人如彭錢觀井腰索
覆輪猶恐不免其兢兢然愛身若是乎其慎重也是豈私其身哉
誠亦知是身之有用而不可以輕試也通乎二三子之見而吾道
之時中可會矣公試觀今日之井可易觀乎僕昔爲縣令爲考功
俱矢心從事以期不負平生固眾所知也然皆幾於不免昨在浙
中痛其俗披文靡慨然一爲整理亦旣略有頭緒矣閒有一二不
能鼓勢行私者遂曲爲讒構以致垂成輒墮區區一毛漫然拔去
置之無用若再不知止此身寧有幾哉僕是以甘心裂冠毀冕而
戴笠荷蓑終於山澤之癯無悔也公乃舉遵巖王子之說謂不若
出而勉效功業此固見公體悉之至然亦涉於諧謔之嘲僕謂江
左雖僻在一隅亦代多傑特春秋以降未暇悉舉若唐之陸贄宋
之鄒浩范仲淹則固庸人孺子之所共知也唐子亦豈肯偃然居

於其上哉特王子之自道耳公固不當置疑於其間也僕候天涼尚當至雨花靈谷與公一見然後徧游寰宇山川以畢此生耳公其信我乎

附王槐野書 二首

頃觀邸傳凡調徙方面仍領原銜除前日之令矣如是公且可出以明吾志夫世事浮雲造物小兒未有大男子與小兒鬪者也白衣蒼狗斯須改變自昔人固歎之矣公號稱犖犖曠覽之士獨奈何不審斯道乎寓庵公言公遠栖林莽之間蓋二年履跡不入於市客有問其廬者輒匿而不與接則乃古人鑿坏之意矣然此但可異於凡流要非所以通於大方之觀也所謂大方之觀者譬猶之神龍潛則蟠於九淵游則橫於四海潛見大小不可形求不可定擬故孔子取之以喻君子貴變化之義耳若塊塊守一隅自以為操是以往即可立名當世此乃道傍槁立秃木耳彼其蔭且不足休行人矧以上栖九日下覆八埏能乎願公改絃勿用之以鈞

奇焉吳中古稱才窟然奇雋者不數數見遵巖王子有言自季札子游以來歷數千歲而始有荆川唐子若是乎其難且疏也今唐子既出而公復欲以禮樂文章表見於世恐山川精華不能分而為兩不若順遵巖王子之意去之而勉效功業懷仁義之寶以振靡敝而抹瘡痍亦庶幾哉於當世之治可與前行名臣比蹤矣今時已春暮新水灌渠宜即理楫北邁酬知己之私若肯軫懷離緒枉帆燕子磯下僕當攜酒一斛走大江之濱而觴公不則亦任所由而已

又

使者來時適長女之訃至旅况既惡而重以是苦意緒搖曳譬若懸旌奉公書詞甚款懇委備僕徒痛之不能具答也第當其痛苦時度無以解乃輒取公集讀焉讀一二首忽復解脫然失手則又復苦矣僕謫劣焉能序公集哉則是麗服而加敝冠也不宜然念今之修詞之士徧滿海內至若公集云者固必傳且可久遠僕亦

欲託之弗朽則安可引卻不爲任哉卒之當效役也少選之頃僕
欲請告去矣不能與公圖一面之晤矣僕有刺心之痛茹蘖之毒
故乃割情聲利之塗耳若公則不宜輒有也秋至水平宜卽拏舟
北邁造物以小兒玩世人亦以小兒玩造物可也所惠策問
及教浙條約咸斤斤當實不華要之在變靡俗敦實學不辜任使
而已然此越人高者亦能言之不掩其光獨么麼之子不理耳傳
曰禮義之不愆違恤人之言公素稱自信弗惑之士獨奈何用是
區區軫孤憤之懷邪語客有事徒傷心腎獨坐咄咄又爲造物陰
笑之不如蕩胸結舌更圖表豎之門斯亦可以垂百世之譽矣僕
觀公之志獨不得伸於越自餘所至卽可致顯名毋持二慮且行
且止儻天從人欲得假旌節入關僕當持一觴於關下候之矣令
嗣茂才附此問訊望之慕之

附元老介翁書

今世俗務毀人鮮成人者弗考其人平時操修樹立何如而輒聽

信於愛憎者之口難乎其爲士矣吾輩不能維持豈可辭責然且
脫此境亦所以保全公也降級例已寢不行茲當赴部願企一至
可得良晤也因惠老行附此奉問不一不一

奉復介翁

旂自浙歸杜門荒楚者二年矣不敢一入城市雖平生儕輩肯問
顧者亦僅僅一二初秋六日乃獲拜老先生正月十七日手劄恭
啟捧讀溫言俯諭垂察曲成雖至自惠老如從天降驚感交并不
知所云竊惟老先生爲國元老主上倚畀調鼎禁中直廬西內贊
襄啟沃夙夜不遑乃猶留情晚末此豈三代以後之事哉昔韓愈
文起八代道濟天下尙伏光範門下三上書而不得通以退之視
旂何啻土苴矧又疏鹵怠惰四三年不獲一候起居反屈台嚴遠
賜接引若恐一物不得其所者卽此以視貞元之相豈止萬倍雖
古勤於吐握者恐亦未肯如此也此其感戴何能言喻但薄福積
愆動輒得咎輾轉於中自分終晦今再三思之有老先生爲之培

植而猶委靡不振與草木同腐真天地閒之棄物也秋水灌河擬將理棹伏候門下以聽進止干冒奉復無任惶悚

與吳澤峰太史

往歲京師甚受教愛離違以來未嘗忘也既秦華峰歸浙獲拜手劉殊荷記存壬子冬董后峰入京曾附啟奉謝未審達否惟公石渠清暇涵養日深每思就正以開離索忽聞使節榮還竊幸請見有緣奈因避警流移感暑病腹未能卽遂初誠謹此先候起居嗣圖扁舟湖上以申夙抱也五月初六七閒地方幾於不免毘陵一路賴貴邑城守障蔽稍延時日卽聞當路有異同之論公當慨然一白庶使士氣不挫自茲以後更有賴矣利害切身敢一及之餘容面承

方山先生文錄卷四

方山先生文錄卷五

書二

與涇野先生

違教以來奔走塵土夙夜惕厲惟恐頽墮有負教言然不能振拔殊覺愧赧日見朝命進公祭酒君子稱得師者同然一詞此實世道將泰之機非直門牆之幸也應旂近得外補滿擬途中得一會晤昨在濟寧獲遇尊舟不勝忻躍而從者已先謁闕里遂不相值聞輿從自張秋登舟因關河阻塞旅次多艱不能再轉一候北望依依莫申候問惟順時頤養以副海內士人之望不具

答沈御史

貴邑缺令已久不敏初至勉強支吾方有頭緒不意執事輩乃過爲獎借以致當道誤信不敢當亦不敢負也但舊務紛積內頗黏帶而上下之閒又多難處伊川云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也唯是冗雜度日有失問候而朝夕之閒實切想念非久疏於君子之門

也張友至乃辱手劄下問益感不遺而中間議論切實不爲世俗寒暄之態高誼雅情佩服佩服溽暑塵囂草率爲復益增惘惘

答王嘉江

京師一散相聚未涯萍水浮蹤渺無定處俯仰興懷無任感慨忽拜良使手書殊慰客况僕本迂疏世情落落親民重任實是不能兼之慈谿缺官已久而其閒情事頗費區處得罪於人不可縷數執事顧乃過許豈傳聞者過其實耶且厚德謙光千里下問此執事之所以加人數等而非時俗可及也東陽之民其有賴乎大抵人之一心天理完具率而行之雖不必事事求合要亦思過半矣其諸成敗利鈍本非人力所能與者正不必計忝在年末感荷先施不覺盡布衷悃非敢喋喋於賢者之前也亮之

答錢給事

鄙人拙直叨令貴邑實是不堪而此心耿耿誠不敢暴且棄也唯是半年以來備知人民受害之原前令受制之故多係豪強交結

勢俠及與上官之胥吏締交合黨根柢盤互遂難整理累年官府或見之畏避或藉爲爪牙致使文獻之邦久蒙刁黠之號而閭井亦坐是蕭索困踣也僕不佞惟求本心之安不顧利害之及前項惡黨頗置之法而上官之有要求以賂權要者亦因民貧無措以義卻之近來上下覺有相忤程伊川所謂不容而後去者僕亦唯有去而已矣累辱華翰過蒙獎借感發感發昔陸子靜與其邑陳倅書有敝邑三虎已空閭巷歡呼之語今唯見執事念及於此可以觀高雅矣使者南還正在恩宥援筆致書不覺慨慨甚少涵蓄唯照察之

答鐘石先生

某拙慙不能徇上官之意七月中已遣人具奏乞恩改教未蒙銓曹復本奈何奈何前日慨行路之難輒欲徑辭歸去後因巡按慰留故復寄寓西湖山中待返縣之日將復再申前疏也千里之外過勤憂念誨諭諄切此恩此義不知何以承之使者還敬此附復

少慰垂憶不具

答葉教諭

不敏迂疏疾病纏縛而事勢所遭且有不能處者甘心田野鼓舞太平乃吾分也再三請諸當道不蒙見允將行未可畱滯西湖山中雖風煙景物朝夕萬狀而孤客萍蹤不得如執事者一其吟眺誠不忍獨樂也大抵天壤閒事誠如夢幻泡影無常無變奚戚奚歡百年之後雖巧拙不同畢竟同歸於盡耳所可恃者惟此心真不愧於本初使胷中灑然無所挂礙庶或可爲他日受用之地也便中附此代晤亮之

與周子垂

家僮至九江得手書委曲甚慰客懷但子沾竟至不起此何說也聞之流涕時廢寢食良朋凋謝人才可惜尙賴吾友與一二同志經紀其家俾孤寡不至失所庶慰存亡前曾有柬致應德聞在宜興童子憚於往來遂不得其復書儻相會郡中統須一論遠惠巾

轆甚適納涼之用江郡蕭條竟無所寄如何新秋尙暑揮汗草草不多

與徐波石

某無似此心耿耿惟恐頽墮自罹坑塹每聞海內同志輒欲向往庶幾得一準的雖本來面目不從外得而夾輔鞭策真亦不可少也側仰道模殊切想像頃旅次潯陽邂逅德卿年兄論述盛德甚詳以爲得先生其人者而朝夕與游足爲砥礪矣斯道在天下常如一日而汗隆之幾實有可畏吾道異端閒不容髮義利之辨祇在毫釐謹託德卿就正有道天涯瞻望無任依依

與吳峻伯

慈湖荒旅淹辱高賢聯牀論道把袂盟心彌月之間遂訂百年之約寒臘催人河濱送別彼此依依竟爾散去僕平生簡拙而意氣所孚如吾賢者真無一二想慕顏色常於夢寐中見之此情此誼可與知者道也去秋今春連得高捷之信而困伏江州竟不能遣

一人奉候殊恨殊恨頃邂逅敝同年陳虛峰於江上聊附數言虛峰篤志理學朋友中不可少者倉遽中不能盡言會面未涯望更努力益加珍重

與王樗庵

曩歲京師多領高論常憶兄惟恐不得爲有司以行親民之學此正儒者好作用處日來所聞德政信無負矣僕之不得終役慈谿亦伊川所謂不容而後去耳實非躲懶兄亦曾聞之否九江荒僻久不得通問頃因高生歸便率爾相聞建昌之政凡在得爲幸專制之吾人所遇本無定處到手卽施雖一日不可放過何有注選權署之別也高生學亦向進併希賜教一二

與羅念庵

昨寓豫章試院過承枉教易簡切實從容灑落令人躍然而竹林朋聚一豁羣疑向同會諸君不免墮落言筌者亦自是覺有省發矣所恨者此會不能常爾今春入畱都雖交游滿前不無離索之

病大抵不隨眾雷同則異言淆惑未見確有定力者任道擔當以倡明此學願執事無所推避可也久無便役有失候問茲因公差人去聊致起居望執事有以教之

答任五岳

春中得邸報知從者西歸歎惘無極恨不能縮地一見以傾倒衷曲也海內人物如公有幾今再疏乞休致爲忌者所中然竟得布衣長往不失初志亦自足以洗刷塵氛挽回末俗矣視彼外爲徑徑而中則逐逐者其賢不肖相去何如哉此實天下之公論也某無似得一南部已爲過分但無實而受虛名恐亦未免爲眾嗤笑歸來一念時發於中而老父七十未沾一命爲人子者旣不能以道義顯親於此自不能不仰體其情爾肝膈之言敢盡發之山川限隔相見未涯使者告去神與俱往

與徐少初

明府下車新政日著乃知儒者作用自別而王道感人未嘗不速

也今天下人情多不樂爲縣愚則以爲與民最親易行所學莫如此官武城單父之治何嘗一日不可復哉敝邑得公眞士民之幸也但數年以來習俗日漓而返朴還淳切有望於執事寒家清素一二宗黨自合安分守法如有以賤名來言者皆妄也痛拒而嚴斥之庶見愛人以德之盛心而鄙詐者皆知所懲矣此尤正人心厚風俗之一大機括也久不通問左右非自外於君子實恐付託匪人反藉是以爲進瀆之階故遲之而不敢發耳茲因詹郡博東還之便敬附數言以承起居唯高明亮之

答艾冷溪

令友宋子來獲手劄甚慰想念宋一見便若相知看起此種學問眞不可以聲音笑貌爲者近來羣聚論學之士在在有之求其眞實直截一劍兩段劈去私意一從天理上做工夫者蓋不多見吾恐講來講去打成一片人欲窠子將來人心日壞世道日卑未必不自吾輩貽之是則深可憂也同志如兄溫雅超卓立定腳根硬

著脊骨務俾幽獨通於神明心事皎如日月庶直前進步類皆實地矣僕迂疏頽墮甚少規誨鍼砭之友所望於兄者不淺道里稍隔亦不可不時賜警策也彼煦嫗稱和之徒竟何益哉正氣血氣自當有辨兄正不可視浩然爲東漢氣習可也使人去速值吏冗草草便中須示一二

與薛西原

某嘗讀書見古之仁聖賢人每恨時不相值而徒慨歎遐慕想像其心胸面目也乃今幸獲與公同生海內往往從人士間聞公行義見公製作旂獨匪人能無情乎但少卽奔走科舉長遂因仍祿仕汨沒風塵未能脫然以去從公於濠淮之上而此心切切則未嘗不在左右今年秋汝東原至辱示所注老子因得公近來起居甚詳且謂公閒居每語及不肖益興向往不知何時遂得請見無任馳情也老子中間尙有可商確處唯面論乃盡茲託東原附候記室諸所欲言不能一一

與章介庵

客歲初聞考功之報自謂得朝夕左右細聞精旨庶幾憑藉有地不期陸路抵家感寒受勞痰火遂發今春二月始得到任而從者已先一月行矣悵惘瞻企如何可言既從行官吏回自公所兩得手翰教誨真切時一展誦省發實多某惟今之馳騫聲利者固不足論其諸以講學論道爲名者則又多所可疑如我公踐蹋實地卓立不渝誠足以匡世範俗乃今復有督學之命眞爲關中士人慶矣或謂公宿望久勞不宜置之藩臬此固可爲愛公者某不佞竊謂與其得一京堂而無所建明孰若爲一方師表以造就人才之爲愈哉官之內外淹速正不必論也我公固深於道者就敢以是質之久稽修候起居茲敬專吏奉問便中幸教一二關中行期道出何所統希見示呂涇野先生嘗游於其門頗受見知會閒煩從者一道及之

與崔后渠公

日從者啟行旂值病火不能追餞江上多負雅愛小吏還自揚州辱華劄高篇示教深愧晚末無似乃叨誤知如此其何敢當中閒規勉之訓敢不佩服但慈湖學辯之序終未解尊意蓋慈湖之學出於象山多說心之精神及人性本體推究其極恐未可遽謂之禪也渭老別自有見諒公當終不以爲然恃愛敢略附左右俟當細論請教天氣尚暑萬萬珍攝

答蘇舜澤提學

豫章獲瞻光霽實愜素心奈行子戒途不能從容領教未盡之懷至今耿耿辱賜珍稿示類喻志剔奧闡幽風雅之餘眞足以上下蘇李而吞吐曹劉矣繼又每從新刻中見序文諸作俱有省發想像儀容恨不再覩頃拜手劄遠勤千里兼審道履光亨江右士類大荷陶鈞此實吾道之光也感慰如何可言但舊時一二處生徒頗尙空談流風習染漸及省下近來想皆務實矣此蓋世道升降之幾望執事更加之意鍾生崇武卽荷甄拔預有榮色外學門記

一篇蓋往歲建昌師生所屬今且三年矣近聞公大書其楣且辱督促故先後借重亦以表景仰之懷耳三月前已寄還該學願有以教之

與張太守

荒旅苦無便役久失候問日倣同年盧子來傳言我公欲爲生建立坊牌及趙子書至亦復云云此固執事盛意但菲薄生世垂四十年雖頗知自勵而進寸退尺無毫髮補於士風民俗其何足辱公之表揚以忝於吾鄉諸士夫之後哉況今歲歉民貧願公已之誠心直道不敢欺也仰祈孚亮

與張龍湖先生

違越道範條隔夏秋吳楚天涯曷勝瞻企自唯菲薄託跡門牆數年之閒世途相阻去冬歷春僅得事我公於南署沃聞教論受愛特深此情此誼唯可與知者道也詎謂倚藉方切又爾南北俛俛無依遂同離索近得泰泉朝夕往復庶慰岑寂然每一講議則未

嘗不及我公也今疆圉多故民物殷憂唯公速行贊畫廟廊同心戮力拔幽起廢共濟艱難庶猶可以挽回耳不然吾恐數年之後不知更又何如也此固我公素所抱負而亦天下之所仰望於公者願益加意秋途涼燠不時更唯珍攝是望

答黃泰泉

樂失而求諸器數執事之情蓋甚不得已也壇官尤且百計爲辭則其亡失之弊曉然矣不識蔡太常能解此否昔夫子在齊聞韶而季子適周得盡觀歷代之樂當時不唯器數之末而聲容之盛亦尙存掌樂之官然猶不免有先進無徵之歎若在今日則又何如哉卽承見約明晨再往以愚見論之似不必行矣容相見再論與唐荆川

八月閒得尊翁書知永州宦况甚適但反覆言道險難行專託轉達謂決不可往又有家書一封隨卽附上不知執事見否愚意亦謂天寒道遠慎動慎動若以定省久曠則唯疾之憂更宜體之翰

諭問學祇於性情中求之此實至教執事高明峻潔工夫易簡如此足矣但鄙意則謂踐履上亦不可一息放過不然則荒唐無實如近世之論學者於知行忘助辨析毫釐而義利大防則甘心潰決而不顧未必非邯鄲之步累之也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新春元宵前後當得相見傾倒庶幾得盡

與唐漁石公

某無似逐隊秦淮虛度時日仰瞻星嶽實切歸依昨歲遠辱瑤篇寵及老父舉家感戴恨微役所羈不能灑然脫去從公於九峰五溪以遂平生之願耳方今有世道之患者咸願公再出以濟艱難而公且戲綵橫經悠然自得東山安石洛下溫公必有定見固非晚末所能測識也茲因太學生休寧胡大器趨候門牆敢附起居大器朴實無華蚤歲與某同游涇野先生之門仰慕我公道德文章非一日矣伏乞闈人與進恃愛上瀆

與陳澄江

數年睽隔僅得秦淮一會遂又別去惘惘踰時繼聞擢憲三晉便驛難逢益動離違之想頃拜翰貺始知以入賀歸省若兩月前早得此信則僕當家居以待乃竟失機會殊爲歎恨邇來疆場多虞正臣子效力之日今秋暫寧未可高枕唯願執事輩贊畫戎務以爲久安長治之計方今之事莫大於此毋讓毋讓他日晉秩巨寮雍容廊廟固餘事耳使去甚速援筆復書莫宣積抱聞且戒行山川回遠霜露載途早晚珍攝無任拳拳臨楮神往

與徐養齋公

自公辭留都早晚殊覺岑寂泰泉雖在住居頗遠往來總不方便願公早歸況貴衙門諸司亦若一日不可無公者宜體念之近見邸報廟制皆斷自聖心已復祖宗之舊可省不貲之費天下蒼生有賴諒公所樂聞者也從官去速歲除慰宥不悉

與袁懋中

某無似百凡墮落獨於海內賢者輒興向往而耿耿之懷亦每不

忍自棄前歲承乏貴邑一見高文知爲大雅正欲晨夕往復以資
麗澤而改官疏允遂往江西鄙心悵惘未嘗一日不思接顏論也
嗣見高登華擢聲實光亨曷勝慰忭每擬奉啟少達衷曲苦無便
驛竟致因循頻年抱歉昨姚明溪至辱手劄遠惠情誼懇切謙恭
過厚愧我鄙人何以當之每念士君子生不遭逢恆苦於抱道齋
志君今起自徒步遂躋禁近策勳明時追古作者願益懋焉差官
去速溽暑草率莫罄積懷唯卓然建立實切至望
與馬西玄

京邸多辱惠顧且勤寵召獲侍教論都會之中人事倥傯而公之
幽意閒情較之在南雍時無異此可以見公之不凡匪止感荷之
私而已南歸正擬修候起居而恩宥因循未酬鄙願乃辱書問遠
及愧悚愧悚所云涇翁易名一節固是可慨但古之大賢君子所
恃以不朽者更自有在當時關中尊子厚故事其爲說已詳但公
在禮堂固不得不快然耳旂固有以知公之心矣若云世風所繫

當自有主張者在從容舉之亦未晚也辦官去便謹附候起居并
致謝私草率不備仰祈俯原

答胡柏泉

某昔旅進南宮望見光儀心懷結納未幾遂服役風塵沈淪江漢
忽忽十年不獲一領顏論昨歲見公籌邊疏草經制機宜巨細周
悉雖鼂趙復生韓范再出文章論議當不是過真非請纓繫頸之
虛談也鄙衷慷慨益切向往以爲有人如此天下事無難爲矣不
謂當事者旣已不能破格用公而持國是者乃復顛倒其說此何
理哉公今潛卷滁陽益明宿學於公何負但權衡人物者似不當
如此耳邇聞當亡寤寐才賢恐永叔不當終爲醉翁而豐樂閑亭
不能久羈公之迹也重辱諸製賜教感荷不遺陳友竟不得一見
亦殊惘惘使人去速偶值吏宥援筆爲復不盡不盡唯孚亮之

答華補庵

俛仰今昔歲月若流每懷故舊於兄更切非爲燕好之私實願以

道義相摩勵而惴惴以墮落爲懼耳惟兄知我久而益信持是語人未有不以爲迂者僕明年之役夙夜惶恐人本難知才又當惜稍失其平不惟誤人誤國而一念自詒之恨將沒齒而不能追矣敢不愼哉兄謂宜察於愛憎喜怒而以恕行之此正頂門上一鍼非有骨肉之愛者不肯爲此言也受教受教決不敢負聞兄北上有期服官在邇世路多歧望百凡珍重本當專僮候行而應門無人尙猶曩昔蹇拙至此亦恃在相知耳湖絲之惠寒旅挾纊使人去速草率附謝未盡之衷更容嗣布

與鐘石先生

前月見邸報知公晉掌邦禮此實夷夔之仕而朝廷未嘗輕授可見聖心簡注而入相之期諒不遠矣無任慰忭某辱在門牆承受教愛至深且重恆愧無能爲役不知何以自效於門下也今朝廷之所委任海內之所屬望咸在公矣惟願益加珍重凡大典禮大制作均望熟慮而行之慎慮而從之則百辟卿士庶民小子皆將

向風承德而庸眾之見不攻自破豈特門牆之慶已哉時擬奉候荒次無人未能專使偶值兵部公差之便敬附起居恩遽僭陳亦恃公之愛也惶恐惶恐

答林鎮江

潤州政教遠近想聞而僕之注慕更久獨恨一江之隔微役所拘未能合并以相質正我懷如何王萬二友至辱示口義昭然發蒙學田公田具見養士治民至意儒者作用迥然自別使海內司牧盡如執事三代之治不患難復雖然張子厚不用於時尚欲與學者行之一方今執事得一郡而治之體用之學沛然四達其所及豈少哉所委學田一記固願附名矧華劄懇切其何敢辭但恐言之無文不能垂遠耳容早晚具稿以呈記室王萬卓有造詣不徒憤排益占尊教奈歲徧除暮恩恩別去草率附復未罄所懷聞留意荒政此最目前急務餘容嗣布不具

答茅丹徒

王萬二友至辱手書真切且聞政教甚詳殊慰懸憶惟執事清才博學自家食時已卓然不羣矧今寄百里之命所繫非小聖賢基本公卿事業實發軔於此大人之志天下之慮固執事所素具但交游滿前更當寓慎擇於汎愛之中如荆川諸君或近臨几席或遠寓筆劄必有感發爲益不少其諸口耳浮華之輩似更斟酌鄙人受知執事今且數年不敢以汎然相待故偶及之非有他也辱委學記當具稿請教二友卓有造詣可以占執事之化矣但渠因歲暮歸速恩恩附復不詳

答劉慈谿

士人自浙來者無不道執事德政而鄙人懷仰之忱亦未嘗不拳拳於左右但道里稍隔苦無便役遂疏候問每一思之殊爲惘惘頃辱翰惠益知高明能諒於形迹之外而千里神交固彼此同也慈在浙中頗難調停而執事居之上下貼服可見人心之公未有誠而不動者僕昔所行俱出一時之見而損益宜民實切有望於

執事今若此固鄙心之所甚慰也所云諸生具呈將爲不肖立碑樹表此則萬萬不可者願執事力止之僕居南都最樗散所宜但今承乏京考未免取怨不知誤愛之下亦曾念及此否偶值吏事率爾爲復請教之願尙未能悉臨楮神往

答劉西川兵部

塵途愆冗久失候問懷仰高雅常如瞻對顏色某本菲拙正宜留都散局乃茲叨司京察日夜惴惴不知公何以教之卽承華劄諭以貴境士民之情乃辱高文立碑樹表聞之駭然真不敢當蓋某自乙未冬承乏貴邑至丁酉二月遂有江州之行計在邑者僅十有四月雖勉強圖惟庶幾不負此心而迂疏固滯未免獲罪大方每一思之殊覺抱歉今又爲此適重吾罪且今之有司不獲真德實政而動輒經營虛譽以爲身後之地及考其實蓋不免於胥怨胥讒者多矣茲民此舉願卽已之若我公過愛之情則已心領值吏事迫促率爾爲復萬萬孚亮

奉熊北原大宰

某淪落江右卽辱公知矢心砥礪真不敢負然於問候之情則日疏簡非敢自外於門下實以鈞衡重地不敢輕褻耳頃聞公爲不肖辨謗感激如何敢言蓋不肖名位素微濫司考劾眾怒羣猜知不能免仰賴垂亮不卽加譴斥更賜分析憫窮扶弱之恩噓枯吹生之德其將何以報之不肖少患痰火每發輒危先年告教正坐此疾卽今老父在家子道久缺昨歲已決意告歸偶值考功之調恐取推姦避事之咎遂因循至今竊亦自惟人才難得決不敢一毫誤傷自速天譴計待事完之日縱使去留允當輿情快愜亦當徒步歸田以謝去者之忿而禍且不測命也何辭但公爲官擇人爲國任怨求諸古人蓋亦難之某雖卽填溝壑而銜結之念終當耿耿不泯也茲因公差人便敬申起居無任惶悚

復石塘聞公

辦官曹章至辱手教真切無任感荷但聞尊體違和旋卽平復驚

喜交集所諭唯圖歸計此固是老先生有感之言亦望莫與此念蓋今京師百寮皆藉公以爲具瞻或有所恃而不恐或有所畏而不爲而詰姦刑暴其禁於未發者益多矣旂事公於南部歷四三年辱公誤知諒不以爲諛也卽日考功之調當益矢心從事庶幾報公之知其得失毀譽已置之度外久矣來教揭諸座右晨夕觀省斷不敢負卽因公差人便附致謝教之私伏惟順時珍攝至望
答林鎮江

天下事理未有誠而不動者亦未有僞而不敗者古聖賢千言萬語亦唯教天下存誠去僞而已矣某本無似然於誠僞之間竊知懼焉二三年來每見鎮之士民輒頌執事實學實政此豈可以襲取而強爲哉今天下爲學爲政者欺已欺人淫朋立黨壞人心術動貽民殃有人心者試觀此輩能不痛哭流涕者幾希此情此念可與知者道難與眾人言也某適以不肖之身謬膺考課之責天日照臨君父在上豈敢復爲身家之顧慮世俗之調停哉今正在

惴惴待命之時值執事教翰甫及故一陳之不知執事聞此其將謂之何略檢公田之志已知執事慮處周悉雖上官稍有異同固於執事無損益也願自信不疑卽出視事以慰士民乃益見大君子之作用不以在人者爲重輕矣拙作竟爾人石愧非金石之文不足以贊揚盛德如何如何且字刻俱精摩惠過多感謝感謝良使去速狂論附復幸惟照察不備

與劉懷耕

承使者齋翰見及殊荷垂念但考察事體重大關係去處更有不能言者吾人在天地閒夙夜兢兢止可求此心無愧而已富貴榮華遷就躲閃之事不惟不當爲蓋亦不能爲也兄如見信自知鄙言之非狂妄矣況凡百亦自有命未必做小人便能利達也恃愛敢布今人以成敗利鈍論人者僕於此處亦自覺看破已久前十年已不爲動心況今當倦游之日豈復有他顧耶人說罪謫之官還當去做俟有地方亦當一往諸餘使者亦略知之暑中草草不

盡

與馬谿田

前月隸人還自關中獲拜手劄知道體順適圖書無恙殊慰瞻企所委志書序文偶因考察事殷尙未屬稿兼亦菲才恐不能當有玷佳製但恃愛不敢不勉容撰次請教雜方伯舊未相識還俟公改削轉致入刻涇翁星野記之外更有別作專望寄示留都各衙門志書憶公嘗欲分派修輯以備昭代典故此最盛事今公旣歸而泰泉又以憂去生亦以考察取怨爲桂御史所論得外調矣諒皆公所欲聞者偶因呂同州差人回便恩遽中附呈記室翹首天涯不勝惘惘

與巡撫公

頻年荒旱江南尤甚仰藉撫綏俾凋殘百姓少延歲月但今禾稻正值吐秀之時尚不得雨尤爲可虞若今秋再如去歲則生民之命何以堪之父老傳稱謂自文襄公之後如三原東湖諸公皆值

荒歉民藉以安今田野皇皇實不能不望於公也前日獲聞教論夙夜感發殊切思惟既遭擯斥荷公垂問感激無已某惟目前急務莫要於荒政之修舉而生民隱憂莫甚於君子小人之混淆近來僞學僞政之徒立黨鼓譽似是實非動制上下爲害不少明公志在經世其於名實誠僞之間必能致察久矣茲不揣僭陳仰祈台照未及面辭謹此申謝

奉張西磐太宰

某無似獲侍几杖過蒙知遇平生分願足矣尙何望哉卽往建昌之役實臣子無所逃罪之義不敢辭也老先生拳拳垂念每於士人中得之郡守郭季文還自畱都備述獎借太過自揣迂拙方負羣猜何以當之且聞老先生上疏乞歸未知聖意如何方今時事大略可見淪落孤臣杞憂縻縶於公之去就不能不動於中也尙委大觀草堂記途次草率屬稿總不能闡揚萬一謹託季文附上違離漸遠問候日疏舟發錢塘不勝瞻戀

與孔文谷提學

數年未獲一覩顏色昨過錢塘重辱高誼追餞驛亭從容尊俎沃領教言且辱惠書刻數種於路讀之益見執事學究本源不遺末藝其視世之墮於腐俗過於玄虛者真不侔矣兩浙諸生何幸得師如此但近來子弟聰明英俊者固多而汨沒沈溺者亦不爲少尙賴執事提命緊切三令五申務期涇渭俱清驥騫同奮則人才咸得造就而公之成已成物之功用豈在古人下哉某殘臘至建昌山郡閒僻杜門省咎岑寂中每於記室竇勤想念向作詩一章過草萃時曾附修路道人恐未得達茲偶有赤壁卷謹附書楮末呈覽少見謝私耳餘爲道珍重

與章介庵先生

前歲曾具啟併考功折捧附上計徹清覽矣嗣後道路修阻冗懶因仍遂疏候問而瞻企之懷實未嘗少置某本菲薄承乏考察之司不敢避忌以負此心况繼我公當事之後亦不敢不勉圖策勵

以期無玷芳躅若怨家銜人合謀傾覆固勢所必至亦安心聽之耳迂愚之性不便時好兼以老父在堂豈堪再出但建昌之役實臣子無所逃罪之義故單騎一來客歲偪除乃始得到卽欲奉聞而新正碌碌又及再旬矣茲專吏起居稍展鄙情數年不見請教之心殊覺怏怏恃在知愛遂發積懷非敢爲大言於長者之前也

幸原亮之

奉北原公

去秋少湖公書至獲拜老先生教翰內及近來士風吏治之弊不得不振刷豁目拊心仰見公垂亮不肖之情實因民生之休戚庶官之勸懲士習之污隆皆係於此故不敢爲一身一家之計耳比時唯求無負此心雖不見知亦所不悔乃辱公念及於此就得罪以死猶且甘心瞑目矣尙何望哉但公位絕百僚顧留意晚末雖古人蓋亦難之感刻何可言冬盡始知公去位及遭太夫人之喪固愴然以悲亦惕然動色謂太夫人榮膺壽考老先生扶植世

教其諸皆不必論矣拙性迂愚不便時好建昌之役豈堪再出但思臣子無所逃罪而尊命亦不敢違故孤身一至早晚儻得辭去固平生至願也尊者之前豈敢爲不情之言哉賤役所羈未能卽叩門下先此起居草率原亮

與養齋公

違離道範倏忽逾年追想留都日親几杖備領教益恍惚神游宛然猶在左右去秋獲拜手劄內及上疏乞歸事旂以爲南戶雖司錢穀比之北部總是閒雅而士風民俗方倚重公冀公稍遲不謂屢疏決歸竟遂高尙然而關繫世教者則甚大矣方今海內羣聚講學者不少然惻怛真切如公者真不多見此旂於廣游博接之後益知公之不可一日離也旂獲罪孤臣義無所逃而痰火痔疾比在吏部時更甚初擬繳憑服罪卽當圖歸與公朝夕苦爲巡按所留遂成觸藩之勢且老親在堂游子遠出而孤旅孱軀百凡不便情事至此誰與控告惟可對公一發耳毘陵志書久不修輯聞

中敢望留意以垂一郡之懲勸如何家童歸省謹候起居不盡
與張水南學士

去夏被桂御史論後還自金陵因暑氣方酷迤邐而行道出溧陽爲
縣尹姜約父所留訪游諸勝至秋方得抵家渴欲相見不意病瘡
遂不得一叩記室冬閒稍愈而謫判之限已促遂從浙道至盱江
擬卽圖歸從公於三江二島之間苦爲監司所留雖杜門靜居而
塵俗滿目荷衣旋垢然時一登山臨水想像標格宛然在望冀公
游覽著作之餘或亦嘗念及不肖也養翁雖相去百里計必會晤
蘭舟草閣當亦不減石渠虎觀之樂矣家童歸省附候起居倥偬
不盡

與鐘石龍湖泰泉少湖諸公

旂罪過深重天降之割不自殞滅去歲先妣棄逝甫畢襄事今年
七月乃復延禍先考酷罰洊加號籲無路唯席藁待盡而已竊思
老父平生勵志隱行辛勤教育遭不肖孤志行陋劣命緣淺薄跋

前蹟後百無一成進旣不能顯揚於萬一退復無以奉養於斯須
今纍然在殯葬且有期尙忍吾親與草木同腐耶唯是哀衷輾轉
冒昧希冀百拜稽顙北向長號專人齋狀門下敢乞文從特賜墓
文勒之貞珉以垂永久庶少盡不孝之心亦知老先生論思密勿
華國文章豈暇及於山閒草萊儻垂仁憐憫止須略略數言自可
垂諸不朽而不肖子子孫孫感恩刻骨當世世不忘矣萬里長途
無任惶悚祈懇迫切願望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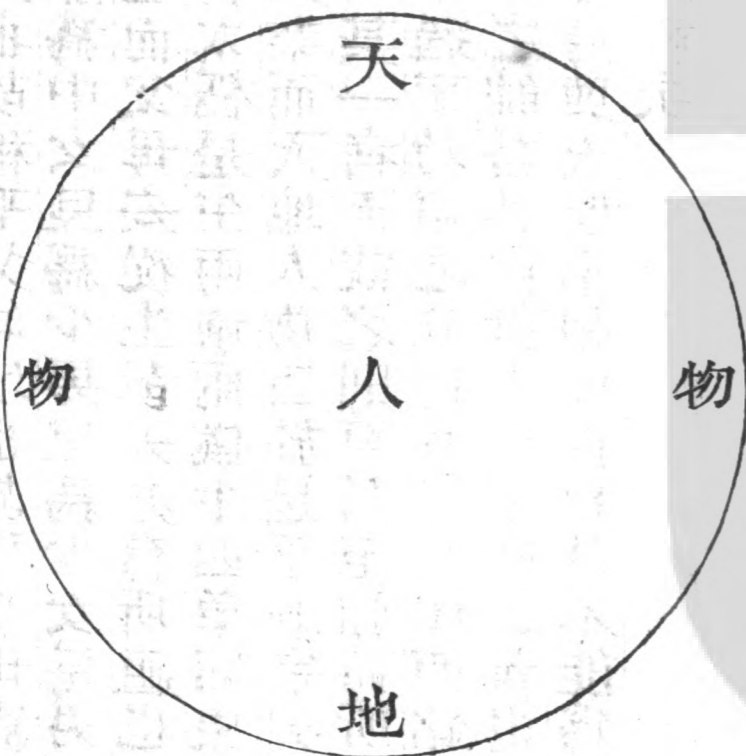
方山先生文錄卷五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Volume 5]

方山先生文錄卷六

雜著

原祖圖說



說卦傳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爲長男巽爲長女坎爲中男離爲中女艮爲少男兌爲少女是男女之生也皆本之乎父母者也而父母安從生哉夫亦有所祖也祖者何也太極是也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而天地人物皆於是乎統宗矣故曰天地之動貞夫一者也自其一者而觀之則至易至簡而所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者亦不過率乃祖之攸行耳子厚作西銘言父母而不及其祖唯曰天地之帥吾其性蓋引而不發之義也學者不反求自得遂以藐然之身與天地不相似而自分不能爲父母克肖之子噫其亦弗念厥祖矣

致良知說

大學一書乃學者入德之門而致知一語實大頭腦處實緊關下手處世儒誤認其義遂以爲必窮盡天下之物然後吾之知致則是涉於聞見之知使人向別處走毫釐千里正在此處若此處一

差則日用工夫便無安頓陽明先生乃直指以示人曰此致知者乃致良知也非別有所謂知也其言明白痛切拯溺登岸誠有功於吾道不小若會悟得來則古聖賢之精一執中一貫忠恕尊德性先立乎其大之類雖其話柄似若各別而血脈路頭無非所以發明人心天命之本然實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者也譬諸天一也既謂之天又謂之乾又謂之帝雖若謂其有形體性情主宰之殊而其實則此一天也譬諸人一也既有名又有字又有行又有職銜近世又有別號雖其所稱之分與地不同而其實則此一人也果能見得此處透徹則不落言筌雖古聖賢許多話頭皆爲贅語奈何今之從事口耳者執著良知之說而不能實求諸心其說紛紛遂致自相牴牾枘鑿其於道理一無所得而古聖賢之格言至論已一切廢棄不惟不能爲陽明之輔翼而其說反晦矣敢告吾黨求諸本心當自有豁然貫通處尙安以多言爲哉

惕齋說

豐城余生過薛子論學述其父惕齋君之號而因問惕之爲義薛子曰乾之履乾乾惕若君子進德修業之第一義也自夫不知斯義者或失則助或失則忘而君子之道鮮矣蓋斯道原於天命具於人心散見於日用事物流行於古今上下真所謂須臾不可離者助則計功速效而不能湛然虛心以求實得忘則安常襲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益夫其爲是者雖妄意於精義入神亦竟何有而其流之弊將必有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故曰君子之道鮮矣惟惕以自居則提撕警省而此心惺惺不容一物知行並進體用夾持周旋不舍循環無窮實聖學所以貫動靜徹始終而與幾存義之功也惕齋君果能銘於其齋以自惕焉則豈惟鄉之好修者哉由此而聖學可幾也且吾聞君自少讀易爲鄉校諸生久之遂厭棄舉業弗事則其中必有所自得矣子歸試以吾言告之吾將有以究厥終焉

貞壽說

程生爵問學於薛子因及其從姑曹貞婦事謂其事君子兵部君以道始終不回其節撫四歲孤以義竟至成立今姑年六十願請所以壽之者薛子曰若之姑能貞矣何有於壽哉夫壽者福之先而人情之所欲也其有不得焉者以其無以致之也有以致之而不能必得焉者以其弗值其常也君子語常則貞之壽也必矣蓋形質者言乎其氣也修短者言乎其數也應感者言乎其理也究而言之貞夫一者也貞之時義大矣哉故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坤用六利永貞是貞也者氣之潛藏數之通復理之會歸所謂正而固者也貞則起元而迎隨無端悠久之所從生也仲尼曰仁者壽仁者元也元卽貞之禪也若之姑能貞矣則以人合天而稟賦不虧剛方之氣悠遠之數達順之理備於厥躬而受茲介福固自有以致之而非夫人之所能與也矧其教子成立代夫有終又有得於坤道之大乎坤道無疆有弗壽哉程子曰然是可以壽吾姑而某等亦聞命矣因書其說以歸之

永慕堂說

陳生寵念厥考古田君以勤儉起家築堂甫成弗獲享其居因扁曰永慕乃述以告薛子謂將何以示教乎薛子曰人少則慕父母此固吾人之良知也長而遷焉斯無所不至矣子知永慕孝莫大焉余尙何言哉但今之人多炫飾觀聽而不能實用其力遂使良知之說徒徧天下而能致其知者吾蓋未之見也子果能永慕而夙興夜寐凡所以行父母之遺體者一出言而不敢忘而言皆先王之法言一舉足而不敢忘而行皆先王之法行則不虧其體不辱其身而作聖之道茲其在矣所謂仁者仁此也禮者履此也義者宜此也信者信此也強者強此也塞乎天地橫乎四海施諸後世將無不準若考雖逝令名則永貽矣豈直堂構云爾哉不然但厚其封殖美其輪奐則雖擴晏嬰之湫隘闢潘岳之閒居謂之侈張前人之業則有之而非永慕之義也子學於吾門雅志理學其必能決擇於斯矣登降斯堂尙其識吾之說以自考乎

三難軒說

龍山戴公雅志古學嘗築軒以資靜修扁曰三難薛子過而問曰公之意何居公曰力行責己克終是三者不亦難乎薛子曰夫是三者之難難矣若誠以三者爲難則某敢有言焉夫人之一心性情是統性立天下之本情效天下之動而體用顯微舉不外於此心也能存此心勿失其初則至當歸一無貳無雜誠精神應日著日察五常百行沛然各足經綸酬酢變通不窮而力行而責己而克終殆一以貫之而無餘矣故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苟此心埋沒於氣質沈溺於意見牽制於世俗遷移於物化則精神氣魄放逸委靡至於昏弱而不能行鹵莽而不知反廢棄而不能終乃欲執著矯強以爲功吾見不臨深以爲高必加少以爲多正如抱薪救火揚湯止沸不知究其本源而病其末流矣其於之三者不亦難哉故曰非道之難也人之難也非人之難也其勢則然也公雅志理學其必深究夫難易之原而於是三者其必將會而通之矣

公曰子之言是也遂請書其說以揭諸軒

冶亭說

江藩幕司錢塘潘廷剛氏名錯釋文錯蓋鐵之精者云廷剛因以
冶亭自號介吾邑潘知憲子質問於薛子薛子卽其所自號者而
爲之說曰天有五行地有五材唯金實先金之屬六而鐵居其一
女金之工六而冶人居其一金之精者其直匪直幾倍於鐵鐵之
精者其用匪直幾倍於金嘗觀古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
力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鈹若其事立行服連輶輦者
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豈
唯爾哉鼎鼐蕭錡釜劍戟戈矛斧鉞鎖鑰銀鍵之屬皆宗廟朝
廷邊防關隘所需非是罔以利用其所繫之重且切可知已然非
冶人齊以水火鍊以五精候用陰陽和取剛柔則鼓鑄罔宜從革
罔理形罔中象弗能成器以爲天下利其質雖精亦將旋就剝落
與瓦礫等耳無庸也廷剛顧名思義而知就於冶其必將爲鄭之

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而廟朝邊關之用殆無弗適不爾亦
必堅持勁守歷變不渝寧終爲華陽之鏤茨山之英弗貢于夏弗
登于楚以永矢於斯亭無寧柔脂韋汨沒隱忍以自負其名與
義焉斯得矣且吾聞管仲相齊以鐵之爲用利於天下始置鐵官
以征權至漢桑弘羊孔僅之徒佐武帝興利則又官自治鑄雖以
賢良文學反覆論諫隨罷隨復而百姓坐是困乏遂俾利用之材
致稱不便吾願廷剛之所治者其尙慎用之哉

贈馮午山提學

午山馮子提學南畿越三年以疾告歸瀕行薛子訪諸學臺午山
子曰茲行也雖靜養自適將離索是懼子何以贈我薛子曰余弗
良於言惡能爲君贈哉然嘗觀君以身率教切切啟迪蓋欲實自
致力者也離索何患焉且今天下羣聚而論學者不少矣夷攷其
行或有鄉黨自好不爲者余亦未敢謂無其人也若是者雖日與
之高談性命細論身心剖決異同辨析疑似亦竟與說鈴等爾何

益哉吾願午山子求諸本心精一自信會通神明不落言筌則千古聖賢若共一堂而四海同心將自有不對面而相孚者矣夫午山子吾所敬服固非取足於余言者也但歧路一分旦夕千里而下問之義則亦不敢虛辱爾君其歸哉衡嶽洞庭之野孔山顏港之墟登高涉源將益窮其所未至不知竟以余言爲何如他日相逢尙當質正焉

答李工部

古容李子治水南旺薛子過之進而問學薛子曰夫學也者將以學爲聖人也聖人人之至也學欲至聖夫豈遠且難哉要之不外乎此心耳苟能操存此心勿失其初則純明精一無體無方經綸萬化舉而措之而宇宙閒事不必牽合附會而條理粲然各得其所矣堯舜周孔皆由此其選也若此心一馳私意夾雜雖讀盡天下之書玩盡天下之物祇增障礙亦何益哉請以南旺水論方發原於百泉其靜清而潤下者固天一之本體也沿洄而出泥沙漸

滓至於黑馬殆又甚焉及其南北分流鯢旋龍躍爲濫爲沃爲汎爲雍爲汙爲肥諸如此類隨高下夷險以異其狀而其本體則固未嘗不在焉者澄之則清滄之則濁順之則通闕之則塞亦唯導之者何如耳得斯義以繹之而慎所導焉其於學也不亦幾乎

答趙生

趙生子嚴學於薛子歲暮將歸請以言爲教薛子曰言之匪艱行之惟艱古聖賢之訓其慮天下後世也蓋亦遠哉太古忘言典籍靡紀中古以還躬行不逮者雖或有言其偏蔽遁屈多與心性悖戾尙可指摘辨析延至於今則有大不然者知行合一之旨勿忘勿助之說公私理欲是非同異剖析幾微疊疊終日隨口酬答無可疵議雖古稱善言德行者亦不是過矣及見諸行事則棄厥所言不啻若弁髦唾涕若是者將誰欺哉而又何貴於言哉吾願子身體力行不立戶門不事標榜務從實踐則本心本聖當自有不言而喻者吾又何言哉子歸維揚維揚士人近多論學試平心易

氣以質其平日之所師當自信鄙見之非誣而益知空言之無益實行之當務也

答潘生

潘生尙將歸於京山問於薛子曰尙也學於先生且歲餘矣茲行願有一言焉以爲終身之誦薛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合體用通顯微囊括宇宙流行古今固無容於二也奈何大道旣隱人自爲說專門殊尙各務已勝道之不明不行也凡以是也余方大有所懼尙何能爲子言哉但願子求諸本心一意向道而不汨沒於聞見馳驚於玄虛則古聖賢千言萬語皆可以會而通之而精微嚴密之旨自超然於意言象數之表固不假於他求也不然若但執著矯強以爲功別開戶牖以立異則彼此牴牾先後背戾將童而習之皓首而不得矣其諸承順以媚世飾誣以欺眾吾固知子之不忍爲者又何言哉

贈涂生

江右涂生以地理之學游縉紳閒其術多驗余嘗問之乃言曰求地者必以積德爲本若其德果厚天必以吉地應之是以福其子孫者心也其惡果盈天必以凶地應之是以禍其子孫者亦心也蓋心者氣之主氣者德之符天未嘗有心於人而人之一心氣自感應吾之求地必觀其人以是屢致驗耳嗚呼涂生斯言也乃蔡神與之說所以擴郭景純修本圖末之旨也吾儒正心之學固不憧憧於感應之間而術者以是求地則固宜其言無不驗矣先吏部君之瑩涂生實相成之請余贈之言余在哀疚不能爲文因書其所嘗聞於生者以贊揚之俾終始守其說以訓世焉

贈方生

撫州方生以數學名於時其言多所可徵其足跡半天下一日詣白鹿書院問余生年月日余辭之生乃曰若以余言爲不足憑乎余謂之曰進退利鈍固自有數但余方謝病而乃屑屑於星命之講不幾於卻行而求前耶生默然久之余因試問某某若何曰此

非遠大之器也然而皆位躋公卿矣又問某某若何曰此皆遠大之器也然而皆白首窮途矣余乃哂之曰汝言若是何以取信於縉紳耶生正色曰曾謂方山子而爲是言哉子不聞乎顏非天也跖非壽也夷齊非貧也齊景非富也賈董公孫程朱秦史子以爲孰遠大乎余爲感發畱之山中者旬日其言大率類此瀕行索余言爲贈余尙何言哉爲書其答問之語於冊俾廣其傳且以爲世之論遠大者告焉

書皇華忠愛冊後

嶼湖秦公爲侍御史時出按江西因奉其母周太夫人便道還里第維時學士大夫謂公之行也臣道也子道也可以勸忠與孝矣遂相率贈言盈冊題其端曰皇華忠愛云越若干年晉副都御史仍撫江西余謁公於臺省公盡出以示且曰子不可無言余受而閱之雖詩歌格律言人人殊而贊揚規諷咸附於古者贈言之義乃作而言曰皇皇者華周雅鹿鳴之三也吾嘗肄業及之矣周道

衰知斯義者蓋鮮惟魯叔孫穆子如晉晉侯享之奏肆夏歌文王皆不拜惟於皇華則重拜焉謂其教使臣之必咨於周也君子謂豹也得詩意矣公爲侍御爲藩臬長貳以膺茲大拜不惟歷有歲年而功德名位日熾以昌願茲贈言乃猶玩繹弗置可以見咨善焉可以見咨親焉可以見咨禮焉可以見咨事焉可以見咨難焉五善具而靡及之懷有不啻叔孫子若是云云而已也君子謂公之忠也孰大於是然公何以得之禮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其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其愛同是愛敬一道也忠之所由出也公自家食以至於有祿其奉親以周旋者必盡古人子服勤之禮而岵岵之念明發之懷皆其深愛之根於心而所以貽令名者無弗至矣宜其大發宏施橫塞江漢而效忠宣力若是乎其至也故曰孝者所以事君也余因書以復公且以爲觀斯冊者告云

誥敕題辭

夫人臣之效忠於君也固發於恆性而承寵知榮感恩圖報則其

情自有不能已焉者是故召穆公受宣王策命之辭勒諸康公廟器而稽首萬年之祝屢致意焉此所以懋著平淮之績翊贊中興之治而稱周之世臣也今恆溪尹公以名進士敷歷中外蓋已有年而朝廷寵錫褒封之典亦屢頒而覃及矣於是哀爲一帙錄諸粹人不惟榮君之賜以寶瑰珍之傳以示家庭之訓且將夙夜瞻承而匪躬靡盬之懷自不得不切切也矧其先大夫爲名御史抗忤權姦厥施未究其增光前烈實於公乎是賴斯帙也蓋忠孝之所關也公其無忝於周之穆公以爲今之世臣殆永有令名矣乎跋君山詩刻

右君山詩若干首學士水南張公作也一時名公鉅儒咸謂公之才因君山以發君山之名因公以傳信哉言矣公乃復傳以示余謂余亦不可無言余反覆讀之作而歎曰是詩也其有餘思乎君山僻在大江之陰去海不百里而近蓋逃虛入空之境也公江湖廊廟之情無異於講幄供奉之日故其發於言者類多懇款之誠

有不因境而遷者矣憶余蚤歲見公於長安邸第公出示應制諸作贊頌洪猷歌詠大業颯颯乎朝廷郊廟之文至於拳拳民物之思則又藹然可掬是公於或遠或近或出或處之間罔非忠愛惻怛之流行而豈徒文人才子流連光景藻飾詞翰者可擬議哉余因是冊重有感焉故特書之

題陸義姑姊集

陸義姑姊集者陸子浚明爲其姊作傳而學士大夫各立言以章義遂以成集也余視浙學過吳門浚明持是集訪余舟中屬題其端余惟昔魯義姑姊舍己子而存兄之子劉更生高其義爲敘於列女傳中乃今浚明以諫謫荒遠知有國而不知有家其姊遂舍己子而字浚明之子知有弟而不知有己一門忠義尤世所罕儷焉豈亦有所感發也夫於乎是集行匪直承姑姊之義聞抑亦可以勸忠矣

閱使朝鮮集

龍津吳子示余使朝鮮集中有彼國試文余閱其二論一謂漢高
置太公於俎上而不顧而乃為義帝發喪是豈移孝為忠之道一
謂韓退之不得遂行道之志故感二鳥而作賦初非有歆羨光榮
之心此皆不可不謂之至論蓋海邦僻遠書籍寡少故不為先入
之說亂焉而因可見天之聰明蠻貊所同也吾人可自為障蔽而
勦說雷同漫不省究乎

省官議

天之立君以統治也君之設官以分治也官不具則任使不充而
無以理天下之事官不省則祿秩不節而有以傷天下之財古者
所以因事設官量能授職觀其會通制其繁簡既無濫官亦無廢
事而用人之中默寓夫理財之道也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
咨四岳九官十二牧夏商官倍而無職號統屬至周則備矣六卿
分職各率厥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時則四海永清萬邦作乂稱
至治焉周衰官失而百職亂秦不師古而變其制漢之初興因襲

秦舊雖云法度草創亦以明簡易隨時宜也迨至武帝寢以奢廣
自丞相二千石下至徒史斗食之秩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祿
秩浩繁民用匱乏班固舉大分以作表蓋亦有所感云光武中興
務從簡約如鹽鐵屬之司農次則屬之郡縣如水衡令長丞尉二
十餘人並廢之并官省職費減億計雖猶以為未罷輕車騎士材
官樓船長水射聲二校尉而大率冗員之去已什九矣四海從風
中國乂安豈偶然哉范曄志之亦以見中興之由也唐太宗省內
外官定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未幾而有員
外之置有特置有因事而置名類繁多莫能徧舉及高宗東封武
后預政求媚於眾始有汎階肅宗以後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
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以官爵賞功將士出征者皆給空名
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注名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
官爵輕矣六典之作曾何益哉宋承唐末貿亂之弊三省六曹二
十四司類無定員悉皆出入分莅庶務咸平至和中朝論異同未

遑釐正神宗卽位始命館閣校唐六典置局中書命官詳定於是省臺司監六館曹郎各還所職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名藩重鎮賓友寮屬又復鑄削其損益亦不爲不當矣元祐以後遂更其制卒至蔡京當國率意自用動以繼志爲言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三衛六局兩省端揆悉從更易員旣濫冗名且紊雜而元豐之制遂至大壞論者謂元祐當國之臣不務去熙豐之人而務去熙豐之法所以激而爲紹聖以後之紛紛也嗚呼此三代以下設官之大較而當時治亂之相尋亦因是可推也我國家設官之制准周六典參酌前代文武無偏重之權內外有相維之勢誠足以垂之萬世而無弊者矣但其間亦或因一事而分一官或有因一時而設一職積習旣久遂以爲常不有以省之則無益於事祇以擾民記曰官不必備唯其人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蓋官有大小繁簡之殊才有短長能否之異稱其職則政立在能則事乖故先王立庶官而後求人使之各司其局也辨眾才而後入

仕使之各盡其能也如此則官雖省而庶事理矣若以短任長以小受大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強其不能而責其能則官雖備而庶事隳矣故曰德薄而任重則有負乘之虞才大而任小則有輕肆之志誠能諒眾才之短長審庶官之小大則人盡其能職修其要精而治道經邦粗而飭才辨器將無施而不可矣尙何官之不可省而有缺人廢事之患哉

王仲山像贊

服爾服冠爾冠儼若立于朝端志所志學所學悠然安于考槃有經濟之略而不屑於塵俗有寥廓之思而竟遂乎空玄此君所以加人數等而非局促者之所能攀援也彼鞞川之丹青山谷之字畫聊以遊戲翰墨而豈足以盡君之眞積也邪

陳志槐行樂圖贊

志槐翁感時興懷撫景自適爲圖者四以永寓斯樂此其春景也屬薛子題其端乃爲之贊曰維翁之容溫惠淳朴維翁之章山中

野服恂恂然推重於鄉閭皎皎乎增光於林麓式穀爾子旣已振
翮於天衢詒謀厥孫又將聯翩而嗣續若翁者可謂俯仰無累繼
承有屬知止而知足者也矧茲青陽蒨麗協氣融和逍遙容與固
以追隨柳傍花之興而獨行自止恍若聞舞雩沂水之歌彼油幕
香車之載金谷習池之陂又曷足以致翁之羨而爲翁之多也邪
書國風鄭衛篇後

季子觀周樂爲之歌衛鄭皆曰美哉且謂康叔武公之德如是鄭
雖譏其細亦不及於淫也及春秋列國大夫會盟多賦鄭衛詩以
見志使皆淫詞豈肯引以自況夫子雖謂鄭聲淫亦未必淫奔之
淫說者據此遂以風雨雞鳴邱中有麻木瓜采葛扶蘇子衿之類
悉改序說恐非夫子刪述本旨序說固未必盡是然漢時去春秋
尙近經師傳受猶有影響至宋則愈遠矣此皆未敢盡信者也雖
然詩亦稽實待虛之作未必專指一人一事而言必如孔孟說詩
乃爲得之如素以爲絢憂心悄悄之類今皆可見下此則韓嬰外

傳雖未盡能以意逆志而變動不居猶有古之遺焉吾思學者讀
經但當以爾雅辨釋字義屏去訓詁虛心潛玩當有得矣爾雅列
於十三經者蓋有謂也姑書此以自省
書易傳後

有伏羲之易有文王之易有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有程子之易
有朱子之易學者當隨在觀理不執一以泥其辭可也昔人謂學
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注腳下盤旋此其言固是
然總不若從邵子所謂易前之易觀之尤更解脫也

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章後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仲尼繫易之辭也其實聖人神道
設教之義也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者謂於地成天平之時天
乃錫禹大法曰天者神之也又何用龜文而後爲天錫耶若曰一
五行二五事至六極二十五字爲洛書之本文如班固之說則是
天必先刻書于龜背而後使之出見也豈有是理哉洪範本無洛

書字樣而傳者強爲之說豈泥於天錫二字耶不知商書天乃錫王勇智魯頌天錫公純嘏其又何以爲之說也

方山文錄卷六

方山文錄卷七

記一

建昌縣學門記

建昌學故有門嘉靖辛卯火已亥徐君九皋爲令陳君嘉賓主教事乃議復建門成舜澤蘇公祐以督學至題其楣曰廣大高明示嚮往也屬薛子記之薛子曰夫門也者文從二戶也乾坤之謂象闔闢之謂變出入之謂用閑納之謂義往來不窮之謂通是故古者王居有皋雉庫應路諸侯有庫雉路豈直表會云哉夫蓋有取爾也矧學以羣士爲民率先固將導之趨以遵王路以入幽微以追古昔先王不得其門堂室曷從哉慨自周衰仲尼沒七十子喪微言大義湮晦厯雜正路榛蕪競立門戶不特楊墨莊列申韓商李之說塗爛生民爲天下病其諸服習詩書名爲誦法孔子者率各飾虛尙口覈玄談空聚徒成黨煦嫗濡沫以相巧僞風滋俗流迨今爲甚謂非多門啟之邪乃爾建昌諸士出入是門其尙思良

師儒良有司興廢修復敦文徵獻至意務求廣大高明之道以底
精微中庸之極不墮徧曲不滑私邪真實踐履罔事口耳則剛柔
緩急昏明強弱皆入門而同歸矣若但飾標幟以相高開戶牖以
立異其於是門將無負矣乎是役也門之西建石闌若干丈中修
號舍膳堂若干楹後復築萬松亭以備游息皆由蘇公以正學風
之於上徐君政通人和陳君藝文闡道故民樂成之若訓導某某
丞尉某某胥協贊焉咸可記也併刻諸石

石埭縣新遷儒學記

天下之治忽在人才人才之盛衰在學校今學校徧天下而教養
科貢咸有規制至論人才盛衰之故與學校之養士而士之所以
自養者則猶若溺於習聞饜見而切近精實之理則或漫焉而未
之究也雖然豈難知哉仲尼歎才難而稱虞周之盛及攷其數則
唯五人九人焉爾矣然則其所謂建官維百與夫三百六十屬云
者亦或未免於具臣充位而其所以爲盛衰者曷嘗在於多寡閒

邪石埭爲池州屬邑舊有學在邑之南正德閒溪水漲決日就傾
圯科第鮮少垂三十年嘉靖乙未邑令練炫覽邑相攸得崇壽寺
址議將改建甫卽工而炫去迄無就緒歲丁酉楚蘄馮君以侍御
史督學南畿莅池陽以埭學詢諸生遂申命有司以終前業邑令
何怡徐之麟先後副君之命且闢地以廣其址於是殿廡堂齋門
亭祠閣牲庖燕射臺池館舍圖書器用諸所有事靡不次第肇興
某年月日厥工告成於是諸士之業於學者樂育振奮科第接踵
邑之士人咸謂學有徵矣先是馮君以養疴歸乃今奉命再至邑
令黃瑩訓導馮光浙以學未有記告諸君君命諸生蘇禎李璧詣
薛子請記薛子嘗與聞教事不敢辭避乃爲文以諭諸士曰古者
王宮國都以及州閭族黨莫不有學士生其時自幼至長未嘗一
日離於學而其所以爲學者始於離經辨志終於強立不反其閒
有詩書六藝之文有弦歌洗爵俯仰升降之節有祭祀鄉射賓興
養老之儀有進材論獄出兵受成之法而其大要則務使人各復

其性而正其身雖有剛柔緩急昏明厚薄之異皆進之中而無過不及之偏唯是不越乎一心之微而萬事萬物之理已具不越乎堂戶之間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已定及出而經世理物體國序民立均出度則隨所施爲無一不可投之以常變順逆而裕如臨之以禍福利害而不動蓋其素所學者然也迨去古逾遠先王之制盡壞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不免溺於文辭利祿之習而其矜以爲能誇以爲榮者鮮不以發策決科爲事而聰明朴茂之質日就澆漓其於聖賢大學之道率視以爲迂而言論不及聞有及之者則又緣飾文姦作僞欺世而非明德親民之實學矣何怪乎斯民不復見三代之治也哉乃茲埭學之遷督學君倡導於上邑令學官後先相成於下凡以不安於陋也爾多士藏修游息於此又忍安於陋哉其必力去俗習務追古學舍舊而新是圖煥然爲斯學增光者要不專在決科之利矣夫地以人勝人以道勝鄒魯濂洛關閩亦九州一隅之地耳何獨勝於天下哉蓋必有所由

也且獨不觀今日東南諸郡邑固有每舉不下數人者而西北之河津高陵其科第僅止什一乃獨隱然爲天下重嗚呼茲不可以觀邪馮君名天馭字應房學者稱爲午山先生經道緯文軌儀憲極蓋名督學也某故於斯學之記願以就正而因以進埭之多士焉

常州府重修儒學記

夫道之不明也匪直知愚者之爲之也凡以教學之不明也夫道之不行也匪直賢不肖者之爲之也凡以教學之不行也故曰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夫教與學豈易言哉盛衰存乎時廢興存乎人而其所以爲教所以爲學者則存乎夫人之心而無閒可息固不以盛衰廢興而有加損也是故嚮赴之機神會之妙特患無以倡之耳誠一倡之則教學其有不明不行者幾希矣教學旣明且行而斯道其有不明不行者幾希矣吾常爲東南著郡而學校之設其可攷見者自唐歷于勝國毀復不常迨至于今承平旣久怠弛

相仍崇觀廣址寢圯以沒亦勢然也數十年來郡大夫率議修復而竟不果嘉靖乙巳文水郭侯廷冕以名御史出守茲郡敦本尚實先勞不倦每至學輒進諸士論道藝文因以修復爲己任越三年政成人和請諸巡撫都御史吉水周公延督學御史南昌相公植巡按御史欒城陳公九德各允其議出贖金二百有奇聚材鳩工凡殿宇堂廡齋閣衙舍咸爲修葺更築龍岡高若干丈周圍若干丈濬玄武河廣若干丈深若干丈長若干丈而址之侵于民者自是旋復經始於是年某月日明年已酉某月日告成民不煩而事集於是郭侯乃進師生而申告之曰茲役也按其基圖正其流峙緝其堂室新其丹堊是有司者之修學也而曰師曰弟子之修學則豈是之謂哉今之爲師者嚴其章程時其升散稽其課試別其勸懲亦自以爲能修其學矣而學之所以修則必有進於是者也今之爲弟子者貫穿墳典沈酣邱索兼綜經史汎濫子集亦自以爲能修其學矣而學之所以修則必有進於是者也何也人者

天地之心也聖之所以爲聖者此心也賢之所以爲賢者此心也吾人之學正以學爲聖賢也聖賢之學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坊忠信以固其基廉恥以嚴其衛英華以潤其飾皆取足於吾之一心而不假於攻木攻金設色刮摩搏埴之工其爲力則易其用功則簡而其所成就者則高明光大可以安身可以立命可以居人可以覆物可以駟轅乎天下可以垂蔭乎無窮以是之學而各底厥修則吾有司今日之舉茲學今日之修其所繫不亦重且大乎不然而但如前所云則雖危科廡仕羣起繼興亦故事而已矣何爲也哉聽者咸鼓動興起期洗俗學之陋維時督學胡公方以本原之學爲東南倡聞之喟然曰教學之明且行也其在是乎吾道之明且行也其有幾乎謂旂嘗游於斯學因屬郭侯以記文見委值進士徐君鵠爲教授詣余問焉余追惟曩昔與吾黨諸賢相講習切劘於茲而恆自苦於道之未聞也乃今獲覩教學之盛方爲斯道幸而願竊自淑焉爾何能爲言哉然又不敢辭也故次

其修學之顛末與所聞於郡侯之告諸士而學臺之屬意於郡侯者以爲記

平陽縣重修廟學記

平陽故有學傳稱肇置晉太康閒其詳靡得而紀云迨宋元祐建於鳳凰山下立孔子廟紹興中稍南徙安洋旋復元祐舊址元人稍葺因仍未愜既我明興率先學校規制始備景順成弘閒有司時加增飭自是以還垂六十年漸以圯矣嘉靖丙午邑令高君鏞度材鳩工議將興修以擢御史去不果又四踰年庚戌令張令仲孝至遂踵其志簡徒程工戒期卽事辨方正位而址之侵於民者悉復其故於是廟廡祠亭堂齋門廬庖庫廩爨衙宇舍圍環池繞垣次第振舉經始於辛亥四月某日落成於某月日攬秀據勝舍英毓靈向背幽顯巨細咸稱而整雅周密實視昔有加令乃暨教諭黃以賢訓導某某率諸生請余爲文以紀其事余乃進厥官屬師生而告之曰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何爲也哉實以惇性厚

倫敷化而善治也世降俗末漸失古意迨科舉制興抑又甚焉雖學士大夫且視科第多寡以爲學校盛衰而況於其他乎余歷兩浙每至學宮見堂楹軒揭以示諸生者多輔相及第名氏而人品學術咸置勿論斯其習聞而景效者可知已不知古人設學之意曾若是云云而已哉誠若是也仲尼子輿之徒罔及巍科騰仕反若出其下矣今平陽溫屬邑也溫爲古永嘉郡永嘉之學自王景山氏倡之其端倪已可槩見既二程子以孔孟之學鳴于河洛於是永嘉之士若周恭叔鮑商霖許少伊戴明仲與夫劉元承伯仲諸君子皆不遠數千里從游於其門而親承指授及有得而歸則又以其學淑諸鄉人唯時若蔣元中陳君舉王龜齡戴少望葉正則陳器之湯達可之屬咸相與講明演繹而正學日熾以昌永嘉於是與鄒魯並稱而淵源堂室至今具在非若學宮之椽桷棖題汗鏤茨葢闕歲滋久而腐壞也夫椽桷棖題汗鏤茨葢其有腐壞且可撤剔而新之乃若是邦先進之學則渾然全具於吾人之心

而千載一日人皆可修可復固不假於計工程力役眾集勞而廓如奧如可以旃幪而容與也由是而出則以其所學而行之天下由是而處則以其所學而明諸後世將無施而不可矣苟徒知修斯學而不知修斯學則廟寢魏我其何以安古昔聖賢之靈輪奕赫奕其何以善吾身心之居乎雖倫魁輩出公孤繼興謂爲富貴則有之將以稱於天下後世曰學者則未也余不佞樂茲廟學之成而重有感焉願相與懋之無令邑之人指斯學但爲干進徼榮之地斯厚幸矣因書以爲記

舒城縣儒學尊經閣記

夫經者以經世也聖人作經以經世而世之人或遵焉或否焉夫是以道有汗隆世有升降而全才至治不獲常見於天下豈聖人繼往開來範圍曲成於此尙有遺慮邪凡以世之人不能尊尙經術者之過也是故建學造士必制閣以尊經而淑世作人之機庶乎有在然而學者猶率多玩焉而弗之省也矧可缺而弗舉溷爲

曠典檢稽觀法漫然無從乎維此舒城爲廬屬邑襟帶江淮掩映潛皖蓋勝區也故有學宮諸制悉備惟尊經之閣久稽建立古燕高君節以御史出守廬之明年政成人和乃議舉墜於是舒之諸生以閣請因相地度材計工畫費達諸督學御史豫章胡公植允其議經始于嘉靖戊申七月至冬十一月遂告成事且謂當勒石以記公乃命廬學訓導曹昂涉大江而東問於薛子薛子曰斯督學公之教也提調官之政也諸博士之責也二三子之業也某不敏何能爲言哉雖然嘗竊有聞焉仲尼曰入其國其教可知己其爲人也絜靜精微而不雜疏通知遠而不誣溫柔敦厚而不愚恭儉莊敬而不煩廣博易良而不奢屬辭比事而不亂是深於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教者也夫其所謂深者豈若後儒之皓首窮經呻吟佔畢訓詁辭章云爾哉是必有精旨存焉引而不發欲學者深造而自得也乃今閣以尊經天下學校之所同也尊經于經亦天下學者之所同也然知所以尊經而得其旨者或寡矣何也天下

之理一也在天則謂之命在人則謂之性性之主宰則謂之心發動則謂之情運用則謂之才至其別倫分類因義著名則又粲然殊稱有不可以一二指數者然合而言之其究一也皆命於天而具於吾人之心者也自夫人心蔽塞斯理晦冥聖人憂之於是著之話言書之簡冊以訓天下以詔後世而六經於是乎作矣是豈聖人之初意哉聖人者忘言其上也不得已而有言其次也六經言也聖人不得已而爲之者也然其爲之也非有他也一吾心之理也特託經以爲之記籍耳學者誠能反躬自得不求經于經而求經于心涵養而勿忘奉持而勿失則虛靈之中萬善貞一變化以遵吾心之易明適以尊吾心之書諷泳以尊吾心之詩會通以尊吾心之禮融暢以尊吾心之樂劑量以尊吾心之春秋而一身之四體百骸天下之萬事萬物可從而理矣苟爲不然而徒擬議於畫之奇耦文之古今體之經緯度之疏數音之上下例之常變追迹石渠虎觀之討論崇文集賢之編緝如彼漢宋故事則是其

所尊者古人之糟粕也非經也雖若與叛經侮經者有閒而均之爲褻經者也其不爲輪人之所笑者幾希矣惡在其爲尊經也哉胡公振鐸南輔倡明本原之學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而賢有司又克贊成之吾邦二三子鼓舞樂育必將徑趨高峻矣余乃猶有言者蓋闡公之意以重爲二三子勛也他日舒之士人有得於傳心之教以爲世名儒爲時鉅公則今日之舉不將永有徵乎是故記之以俟

重修三學射圃記

三學射圃者杭州仁和錢塘三學諸生習射之圃也洪武初三學各有射圃涉於瑣隘成化辛卯乃卽開元宮廢址總建三學射圃督學者就以莅政繼遷代偶閒屯田憲寮因以居之弘治戊午提學副使趙公寬至遂議度圃之左右隙地左建提學書院右建是圃以專習射迤北仍築街通書院用便督率明年己未落成竟以原圃讓爲屯田公署其事具趙公書院記中歲久是圃亦就蕪圯

嘉靖辛亥余叨視學政屬有司葺之明年壬子八月秋試畢事始克經理至冬十二月訖工凡爲前堂前軒各三楹東西兩廡各五楹穿堂一楹後堂五楹廚屋三楹中外門各一座左右候館各一楹在中門之外其諸弓矢決拾侯鵠旌旗極夾中容朴福籌乏鐘鼓琴瑟笙和簫塤磬席尊壺鬯爵豆籩勺筐洗禁俎案豐觶之屬悉鼎新如制癸丑春遂進師生習射值有石仆庭中葢前人礮而寘之者余因爲文勒之以紀其事俾植諸堂左應旂惟先王仰觀俯察以類物情而必爲弧矢以威天下其選士也匪直以鄉閭族黨書其德行而必校射於澤宮以行慶讓惟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靡不盡志於射斯其微義豈徒在於進退周旋儀文器數之間哉葢實以陰陽並運迭用柔剛斯仁義成德而人道立矣不然將梓戾自用暴慢自賢不然將多文少實足恭而勞皆君子所弗爲也唯射則正內直外明乎節志比於禮樂而雍容揖遜之中固將發的以祈爵而折衝禦侮之規亦於是乎在是謙卑而有山履愬

而有虎而盛德之所由觀也故曰射者男子之所有事而君子之所貴也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軍旅斯其爲教固會通以行禮者也吾夫子矍相之射公罔之裘序點揚鱣之語丁寧反覆意義具在然而識其微者葢鮮世變愈趨化湮教弛固宜視此爲末務矣矧茲爲宋臨安故都山川舊麗人物紛華南渡君臣溺於般樂雖大閱燕射祇供游賞而文采議論徒盛聲容厥後伯顏一入相顧披靡亦何怪哉天厭元德我祖肇興屬當偃武而射圃之設必於文教之地圖式儀注頒在有司昭示程法回視古昔先王志慮規爲後先一揆自是海內嚮風德行道藝各務本實相觀而善淪浹漸摩一時人才遂多卓立承平旣久人情怠玩而長才秀民又率多以空文相勝流俗沿洄旋失初意惟皇法祖敦崇化原修明禮樂思得賢俊加意膠庠邇於督學之臣特詔所司不許濫推應旂不佞承乏兩浙自受璽書以來日切兢懼誠願於爾有司學官弟子實心相與凡可以裨化理者不憚舉行故於省城

首善之地是圃之修復自不容緩而按圖據經詳明肄習以爲諸郡倡者不得不汲汲也惟我同志其尙繹思仰體因禮以明義游藝以畜德馴造於體志合一內外兩忘而相與有成庶其無負不然斯舉也豈不亦文具也與哉余茲重有懼焉矣謹記之以俟考成焉

鎮江府丹徒縣二學義田記

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而設官讀法攷勸糾戒至周大備唯時邦國都鄙州閭族黨咸受教令而其羞服匪頒之繫於學者則不經見豈其田以井授而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故俊秀皆得以自給而專制於學譽髦盈野宅俊滿朝唐虞以還周之人才斯其最盛矣迨後田卒汙萊青衿挑達狂童游士散在寰區家各殊尙人自爲說先王之道不明不行仲尼憂之設教東魯弟子彌眾而伐木絕糧已且不免雖賢如顏季簞瓢屢空藜藿不厭自非上知學稼千祿又何怪哉至漢元成閒謂孔子布衣且養徒三千

遂增學官弟子不限員數卒以用度不給而罷彼謂三千人者聚食孔氏其見固妄至以天下之力而養士之需乃不能繼曾謂處得其道而若是邪維茲鎮江實江東首郡丹徒爲之附邑故各有學而田則未置唯是生徒日盛貧窶者或無以自給迺莆田林侯守是邦之三年爲嘉靖癸卯政成化行民隱具恤置公田以省班坊之費寬常賦之徵鼓舞樂利者藉藉道路矣乃復因尙寶楊君紹芳所捐族人訟田一千二十四畝有奇計歲輸租若干分給兩學以爲常業請諸撫按諸公咸如其議時提學御史衡水楊公宜懼其久而無稽也謂當刻石以傳因屬言於薛子先之以丹徒令茅君坤申之以王生合節萬生木薛子遂次其事而書之曰憂道不憂貧斯謂君子無恆產而有恆心唯士能之學者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誦法孔孟固當自興而無待於外者矧侯盡師帥之道隆教養之法以至薪水膏火之資冠昏喪祭之費罔不爲二三子慮矣二三子有不觀感而益奮者乎夫士之於學也猶農人之於田

也二三子果能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處可以善俗出可以長民則茲田之裨於學也不徒爲貧士之助爾也不然其殆有田而弗耕耕而弗種種而弗耨耨而弗穫穫而弗食食而弗肥將不負侯今日之舉乎且吾聞侯清夷古淡切近精實每聽政之暇集二三子於海岳書院闡明體用之學他郡聞者莫不顛然嚮風而况親炙之者其忍負侯也哉侯治行卓異陟明有日嗣至者因將踵侯之高義而繼承勿替筦鑰出納者亦自當慎乃攸司而無旁落下移之虞矣余又何言侯名華字廷彬學者稱爲巽峰先生云

南京提學察院題名記

代座主陽峰先生作

南京故有提學察院在會同館東北偏每校諸生隘勿能容嘉靖丙戌前提學御史盧君煥得地於城南凡若干畝右立明道書院左建提學察院至是御史楊君宜至景哲追修徵文考獻乃以嘗提學南畿者姓名字籍凡若干人刻之碑置之廳左屬余記之余

惟天下之治亂人才爲之也人才之盛衰學術爲之也學術之邪正將孰爲之哉汗隆升降實唯司教化者操之爾虞命司徒周官典樂慎選端方隆以師道唯是紀綱作成小大成造天下喁喁聿稱至治迨其季猶且學校廢弛城隅挑闖而子衿作焉矧秦漢以下類多駭雜詭異雖建學宮立博士而選授多不得人則其人才學術之不古若又何怪邪昔程伯子言於其君曰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醇人情未美士微謙退鄉乏廉恥此蓋學校師儒無以風勸養勵之耳嗚呼其信然哉維我明興首建學校立師儒置弟子員而提調之職唯責之守令後以化理無方作人寡效至正統中乃始有提學官之設授之敕諭俾監察巡守者勿得侵越可謂專且重矣然諸藩以按察之佐爲之唯兩畿則命之侍御史其委任責成之意益又加焉景泰改元裁去天順七年乃復設之夫以是官而擬議罷復若不得已者豈非以師道所關至大而稱厥任者之難其人乎矧南畿爲我祖興王重地聖化率先人文特盛爲是

官于茲者其學行才望固極一時之選然又可以易易爲哉蓋善
今者必鑒昔戒後者必懲往凡茲先後督學者姓名具列俾夫人
得以仰而師之指而議之可以風可以勸矣是碑之立豈其微邪
憶明道嘗爲鄆爲晉城爲江寧上元不過一簿令耳尙能以興起
斯文爲己任所在民風士習率歸于正而道統之傳賴以不墜乃
諸君受茲隆委殊命所乘所遇又非明道當時可比則其德業造
就以匡翊世道者自當齊休等盛矣又孰有不可師而可議者哉
余因楊君之請且有感於程氏之祠之相與爲鄰也故特著之以
告來者

方山先生文錄卷七

方山先生文錄卷八

記二

寧波正學祠記

夫學所以明道也道安從生哉人有此心心卽是道故曰道不遠
人孔子道之宗也自十五志學以至于七十不知老之將至至究
其所自得則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其於七十子之徒獨稱顏子爲
好學及語其所好何學則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嗚呼學之源流斷
可識矣是故先孔子而聖者堯舜是也惟危惟微之論莫非以此
心相授受後顏子而賢者孟子是也存良求放之喻莫非以此心
相提攜豈大聖大賢皆趨簡便樂要約而惡博厭煩哉道之體本
如是也秦漢晉唐上下千百餘年出沒于申韓老佛訓詁辭章之
閒而豪傑之士亦不免淪胥以溺於是正學失傳而紛紛之論莫
知所適從矣宋興百有餘年諸儒繼出而立言著論固皆足以爲
聖門之羽翼至於直窺堂奧上翹本真而獨得夫傳心之學者象

山陸氏蓋不可誣也當時游其門者若慈谿楊敬仲鄞袁和叔定海沈叔晦奉化舒元質皆其高第弟子以道義相切磨而深有契夫陸氏之學此其所得豈可以汎常例論哉特以其師之學與晦庵朱氏入門路徑微有不同遂至往復論辨真若忿爭雖其後會歸于一驩然相合而各得其本心則固有人所不及知者矣所以是朱非陸之說卒蔓延於天下後世而不可以一二開導也楊袁沈舒之學得其宗夫孰從而知之夫天下之大千百年之遠得一人焉斯亦難者今以一明州之地萃茲四賢而久無專祀不得與婺之何王金許並列者無亦朱陸之故也乎有識者不能不爲之慨歎矣嘉靖辛亥舒氏之後以建祠請於部使者適余視學兩浙遂與寧波守成都孫君宏軾議合四公而祠祀焉因卽郡城鎮明庵廢址建正堂五楹左神庫右神廚各三楹外爲門楣三楹址橫闊七丈四尺縱長五丈八尺周以磚垣經始於壬子某月日落成於某月日立主題四公之謚安安如禮夫朱陸之學異同者眾然

溺因襲之見而主先入之說者至今未盡決也噫是豈可以口舌爭也哉唯是祠成庶幾拜瞻者以心會心其將有啟發矣乎是舉也值海上有兵事倥偬卒獲告成事者君子可以觀守之學究本原而政先禮樂矣余故樂爲之記

二忠祠記

夫人並生於天地間渙然無統也而卒爲君臣上下尊卑貴賤以相服習雖常變順逆安危緩急生死利害交於前亦若一定而不可易者人孰不謂勢爲之也然勢可爲之於著而其持之於微者則實有屹不可拔者存而宰制化原鼓舞羣動乃勢之所自出而輕重由之勢固無庸力焉而莫知爲之者也此豈可以他求哉求之固有之人心而已矣中心爲忠此固人心之固有者也然或怵於利害迷於取舍一旦喪其所固有而遺親後君從茲始矣然則人心之關於世道也顧不大哉是故睢陽之廟見者興嗟朱仙之祠聞者思奮是後人之崇祀先烈不惟追獎忠魂而實以激發生

人之固有爲扶掖世道之一大機括也維茲五木爲東南孔道當
宋德祐初丞相文山文公因元人圍常州遣諸將將兵挾援道多
遁去唯尹公玉麻公士龍分哨進兵麻公戰于虞橋死之是時援
絕力竭尹公猶收殘卒五百與元兵戰茲五木相持一夕手殺數
十人被執不屈元人橫四鎗於其項死之夫虞橋去五木不數里
而成仁取義如二公者乃皆捐軀於此且餘兵激於二公之死夜
猶揮戈突戰流血枕骸橫蔽原野無一降者於是闔郡士民城破
巷禦盜就屠戮而不忍甘爲臣僕是茲五木固二公死所爲倡率
忠義之地不啻若張岳之睢陽朱仙也三百年來祀典未舉行道
傷之矧吾土著之人能不拊心而負愧乎憶余少游郡校通守吉
水王公昂署郡嘗以是策諸生且謂五百死士無歸而是方屢遭
水旱豈亦噫噓湮鬱之氣上薄陰陽之和歟余對激切公曰此吾
黨之責也議將建祠祀之苦於經費而公亦適值內遷遂中止之
爾來又三十年矣余叨祿仕不敢負厥初心茲自浙歸檢括俸資

經紀祠事相攸筮吉得地於五木鎮西觀文橋之左聚材鳩工躬
自督率始於嘉靖癸丑之三月至冬十月落成凡爲前堂五楹中
肖二公之像東西廡各三楹春秋有事則合五百死士而耐食其
下後爲燕寢五楹神廚二楹池西以北仍築室三閒施僧守之鑿
池繞垣啟門南向隱隱與虞橋相望題曰二忠祠云余惟正氣之
流行於兩閒也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在人爲忠義二公與五
百死士之英魂固無所不之也豈必廟貌於委身之地而後爲得
所歸哉實以人心易失而難全世道易流而難挽而嚮赴之幾閒
不容髮蓋其初若無所重輕而積習以成則懸若霄壤是故有植
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有朝秦暮楚視去其國如視傳舍者
人同此心何若是之頓殊哉此古昔先王所以樹風聲表宅里以
慎其感也慎其感則中人以下皆知所趨而人心斯有足恃不然
則大敵在前甘心竄匿若彼張全朱華輩者獨非人也與哉獨非
人臣也與哉鄙夫昧心視軀爲重偷生一時竟亦腐滅其視二公

之一死以全人心以盡臣節偉然爲烈丈夫而千百世之下凜凜
猶生者相去何如耶雖至愚者當自有辨而頑懦者亦將勃然而
興矣以一髮而引千鈞此固余迂愚之見而立祠之意也因勒碑
以記之割田二十畝充享祀修理之費具列碑陰

梓溪劉氏義學記

古今之美而章盛而傳者豈在於聲華勢利閒哉亦豈矯強修飾
聚交振譽以聳觀聽者之所能哉要諸出於人心之固有通千百
世之上下而莫之能違者斯歷久而彌芳也雖或時事有常變世
道有汙隆而其所爲之迹有興廢毀復因仍遷改之不一而其精
神命脈之所在則恆如一日而倡導率作之真幾聞者斯興觸者
斯動矧爲之後者有不愴然以思惕然而奮而上泝其所謂美盛
者乎故曰君子之道爲可繼也苟爲之前者徒從事於聲華勢利
之閒而矯強修飾聚交振譽以聳觀聽則雖欺炫於旦夕取憐於
市人而後有作者將羞稱之又曷足以永其傳耶此余於梓溪劉

氏之義學所以重感其先後之有人而作述之相承也初劉之先
居於信州之玉山宋淳熙閒有諱允迪者宰德安有惠政時值晦
庵朱先生守南康甚爲所敬信及待次家居乃卽玉山之桑田建
立義學以教族人子弟而四方之學者咸造焉旣晦翁與象山陸
先生爲鵝湖講學之會數主於劉氏乃爲作義學記且自書以勒
諸石元末學毀而記石獨存迨正德乙亥李公夢陽以副使提學
江西遂進劉氏諸生并檄其徒居南昌之梓溪者諭以修復之意
時梓溪劉君繼在諸生中以學行受知於李公屬董其役學遂告
成越數年姚源寇起乃再毀焉嘉靖丙午巡撫江西都御史傅公
鳳翔至廣信葺鵝湖講學之所而有司因以義學告遂下於南昌
府縣胥議之今武選劉君廷梅與其弟廷楫皆繼子也時方先後
舉於鄉乃相率以承厥考之志且謂南昌在省城首善之地而玉
山子弟多樂游學於茲莫若於南昌建學而徙晦翁所記之碑以
植於其中則族之子弟遠近稱便巡撫公如其議遂委南昌知縣

皇甫渙督率之於是武選兄弟捐地若干畝及所得坊牌續食之資悉以助建學之費而宗人咸願趨其事經始於某年月日至某年月日落成凡爲堂四楹左鑿浴沂所右築風雩亭次爲思齊堂五楹祀晦翁於其中以允迪公配次爲講習堂五楹旁作徒義崇德二軒左右各列號舍二十間學之前立坊一座扁曰梓溪劉氏義學示重建也坐坎面離白狐諸峰峙其前章山環其後中雜植以松竹檜柏而學之大都可謂勝矣武選君乃詣余請記余聞之夫人之爲子若孫者其先祖有美而弗知不智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乃若允迪公之在當時晦翁謂其爲政有本而不在於聲音笑貌之間則其所謂美者可知已矧其時鵝湖之講始若聚訟而終則會歸於一其精旨要義尤其所親聞而密領者要未可以鹵莽窺淺近得也是必本之人心之固有不著形迹不落方體而融會浹洽有不言而喻者矣後之人若但規規以繩其迹而不于其精神命脈之所在屑屑於文詞藝能之間而不能反躬體認以實自

致力顧曰吾學矣吾學矣則斯學之建也不猶據室廬而棄貨產負筐篋而遺珍貝也乎武選君篤志於學固能知前人之美而傳之者敢以是質之而與游斯學者申告焉

友士軒記

薛子宰浙慈谿之又明年爲嘉靖丁酉病火再疏請學職迺得江西九江教授至則學廡蕪圯卽小學居焉逾年戊戌春三月僚友諸生議於明倫堂西偏築軒三楹以居效材呈工不閔于有司甫越月落成諸生問名焉薛子題曰友士因爲言曰維茲江州紫三湖帶九江匡廬聳峙與衡霍並稱人文洵臻著自古昔迨宋熙寧閒濂溪周先生倡明理學以興起斯文及罷知南康軍築室于茲以老余在江東蚤勤向往以靈秀畜發風流所漸必有耆儒宿學忠信材德瑰瑋卓犖之士生其閒冀一寓游以藉觀法庶幾鄒孟氏友一鄉友一國以及天下以進古人之意乃今來與爾二三子游余實不逮所望於爾二三子者尤不啻如爾二三子之望於余

也其自今爾二三子往來斯軒尚各懋厥修以務復其本心以匡翼余存誠去偽勸善規惡正倫厚俗明經藝文日刮月摩無怠無畫期尚友千古庶藏修游息類皆實地而麗澤相觀斯軒於余不爲無助矣不然則昔人之築於茲者若齊雲紫煙之閣琵琶浸月之亭一時豈不稱勝自今觀之果何益哉軒雖朴陋將有不同於是也乎吾儕願相懋哉是役也諸生某某實董之更有勞焉因併書以刻諸石作友士軒記

觀易臺記

薛子署白鹿洞書院日盤桓於五老峰下樂其奇勝自謂與僻性相宜但好事者時或至止亦未免接應款答諸生中好靜者稍以爲言於是講習之暇相從游覽逖訪窮探踰年幾徧匡廬諸勝矣一日偃息於東林寺中僧弘演出廬山志視之且指說往跡遺事余謂之曰此皆吾所知亦古今人所共游也茲山鎮壓九江南康盤據三百餘里其幽崖絕壑不可勝計必有人跡所罕至者汝尙

爲我言之僧遲疑踰時謂此中有人相約勿洩然業已露矣翊旦僧遂引余出寺東稍南折踰澗水入山坡僻仄陡峻不容竹兜余乃攝衣徒步攀崖緣澗登陟窈窕紆迴灌莽無慮數十重始於香鑪峰之陰長松修竹中得紫雲庵而棲息焉庵有禪僧獨趺坐榻中始若弗憚旣亦相解余遂樂而留之庵之東有巨石如砥縱橫約三丈餘余終日坐於其上恍若有悟時聞遵巖王子以參議分守是方聞之亦徒步過訪遂屬有司爲余築室三閒題曰觀易臺云余時倦於支離行不挾冊或進而問曰吾見先生之居於是也終日頽然爾矣觀易之義將無負乎余顧謂諸生曰夫夫也謂易爲真有畫也謂易爲真有卦爻象象也二三子不觀乎日月之往來草木之榮悴雲物之卷舒游塵之聚散俯仰咫尺變態倏忽上下六合消息萬狀無在而非易也無時而非易也吾之觀易也觀是焉爾矣諸生聞吾之言若有契焉遂請書以爲記時嘉靖戊戌秋九月旣望也

祠堂壁記

我薛當洪武初高祖祥伯府君自後圻遷茲余巷至我先考功府君殆四世矣世業就衰室廬圯廢歲時祀先悉從簡率我先考功嘗自歎曰傷哉貧也無以爲禮嘉靖癸卯應旂爲南考功主事秩滿奏績還自京師節縮俸餘遂於居第之東南卜築茲堂奔走因仍未遂修舉丁未秋先考功背棄既葬立主乃參酌程朱之議奉高祖以下神主次第列龕以虔祀事庶幾協義申情但應旂次非宗子而合宗收族之法則猶不敢犯分以明禮也嗚呼必宗法行而後祀禮斯明備矣今宗子沈淪罔克萃渙儻賴前休嗣有振起再當詳議姑刻石壁閒記之以俟

大觀草堂記

夫人孰不有所觀哉而自私者恆蔽之也夫人之觀亦曷嘗有小大哉而自蔽者恆滯之也蓋觀不在物而在我以我觀物則萬物皆備於我矣觀不在目而在心以心宰目則百體皆令於心矣故

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通則無所不觀觀斯大矣病則有所不通觀斯小矣然則心也者其觀之所由以大小乎彼自私而蔽且滯者固不足以語此其或有志在立德而矯俗欺世以爲賢志在立功而簿書期會以爲能志在立言而詞章訓詁以爲才問其名則是究其實則非者皆其志不早辨而卒墮於自私之歸者也吾見其擾擾焉爾役役焉爾將何觀耶又何望其觀之大邪噫此大觀之所以不易言也西磐張公早歲卽有志於聖賢之學旣魁三晉舉進士爲縣令爲諫官爲京兆爲御史中丞爲大司空爲南太宰蓋其敷歷中外者垂五十年於茲矣中間當大事建大節臨大變斷大惑以一身鎮天下而天下與之以一言率天下而天下從之盤錯紛結不能紊黯闕汙濁不能加得喪利害不能動權貴威武不能撓非以所觀之大而能若是乎唯其所觀者大故能超乎萬物宰乎眾動而已不與己不與而天下之能事畢矣蓋公平生所學唯務反身切實以爲功而真積力久自有得於

寒暑晝夜動靜消長常變順逆進退存亡之道故其爲觀者如此而扁其亭曰大觀始若以之自勛而終實有自得之意也豈漫爲游息云爾哉夫公生太原實漢太史遷所生龍門之域昔人謂遷南浮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齊魯之都過梁楚西使巴蜀略邛笮昆明還于河洛能盡天下之大觀故其爲文雄深奇偉卓絕疏越而後有作者莫能及焉余則以爲遷勤於足跡之餘博於觀覽之末僅發於文辭而無得於理道唯是史記一書甚多疏略牴牾蓋由其所歷者雖廣而得於目者皆形色貌象煨燼糟粕其所觀者小也孰若公之居於斯堂也不離於几席之上而觀於寰海之內外今古之往來悠然而默會超然而自得哉雖然是觀也公自得之亦自知之非夫人之所能言也余未登斯堂而侍公有日因公屬記故擬議以復而非敢爲佞也登斯堂而親炙公者當自有以信余之言矣

代京畿道題名記

御史以監察爲職以浙江等十三道爲署出入中外凡以肅察貞度其任則既重矣京畿道則又在十三道之右爲特置焉說者謂始以僉都御史領之旣而易以年深御史然稽其沿革不見於會典唯今兩京畿道印信內一係洪熙元年所造則是爲御史所署其來已久豈僉都御史之設乃洪武永樂中擬議時事而御史乃後來之定制歟是皆不可考矣嘉靖丙午今光祿少卿王君某嘗以御史視道事值署舍爲淋雨所圯乃修之以復其舊因思文獻無徵而前之莅茲道者姓名且不具存於是卽其所可考見者將扁之於署以請記于余旣而党君某以御史踵至遂勒石題名以申前請余惟我國家建立諸司各有職掌其條理非不森然備具粲然詳明但政務文案日繁月靡叢委山積而胥史或乘之以生弊端開利孔亦其勢然也故律嚴照刷之條重隱漏之罰而每省必以御史董之若是道之設則又居京師重地而六卿五府暨百司庶正之文案咸聽照刷所以行移體式視諸道有加蓋隆其任

俾得以行其事也夫何習見者視以爲常而奉行者旋不如舊送
刷者或呈其一而遺其二照刷者或詳于細而略于大而當時建
署設官之良法美意其不爲彌文故事者幾希矣前此姓名之日
就湮沒又何怪哉今二君乃能興廢舉墜旁搜前人列之貞石此
豈以誇重委侈美觀乎亦唯循名可以責實鑒往可以詔來庶幾
相與以有成耳昔柳公綽誅舞文以存法歐陽永叔治官書以求
生古人之於文案其用心類如此今登茲石者豈無若人哉有若
人焉而不傳後將何法非其人焉而遂泯後將何戒此二君所以
必題其名者蓋真與人爲善之心協恭體國之念固無所不用其
至焉矣矧於職事肯徒文具以塞責乎此吾所以樂記之而且以
爲後之君子告也

常州府理刑廳題名記

夫刑者先王不得已之制也先王欲與天下相安於無事而人生
有欲物羣則爭是故教以三物坊以五禮而天下猶弗率焉於是

制辟定令以齊之懼其或犯也必縣諸象魏徇諸道路而俾之知
避懼其或濫也必求皋陶伯夷其人以任之而俾之折中嗚呼此
其情豈得已哉夫何先生之道寢微而文墨之吏旋作巧法比况
亂獄滋豐而天下始愁怨矣我國家篤厚民生明飭慎恤兩京則
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十三省則各設按察司每府則各設推官
中外相維可否宥辟無非所以求刑之中也然是諸法官職有崇
卑而惟推官爲又次焉是諸法官責均理刑而惟推官爲獨詳焉
夫責詳則怠忽或生職次則逢迎易起且獄詞之成多自下以達
上由外以至中也一失其平將誰與理矧吾常爲畿輔之郡而按
察無專設之司監司詳刑惟推官是聽蓋其責不獨詳且又專矣
是故得其人則一方之刑平不得其人則一方之民冤此其所繫
不尤重且大哉嘉靖丙午岷裘君仕濂以名進士出推茲郡恕以
求情嚴以執法凡三年刑清民服部使者屢以名聞下詔徵入先
是君嘗語余以諸郡理刑之署類有題名以別賢否示法戒唯常

獨無猶爲缺典遂攷之郡志詢諸故老自洪武迄今得杜公循而下凡若干人將次其名籍以勒諸石虛其左方以俟來者至是武進楊侯巍成其事而致君屬文之意嗚呼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諸公往矣而其名之登於茲石其行事之著於當時者則固昭然在人耳目也觀茲石者必將指之曰某也賢某也否某也可法某也可戒寧不惕然有動於中乎嗣是諸君子尙有不爲賢不爲可法者乎此實裘君與人爲善之公心爲民造福之至意而楊侯又克成之也是故爲之記

蓮塘書屋記

蓮塘書屋者故夔州東鄉令蓮塘吳公所築也其孫德輝君家食時實居以修業及服官江右乃謂余曰蓮其有徵矣乎維我先世世居祁門之蓮塘塘故有蓮旣積莽流壤堙爲汗池者凡若干年成化乙酉蓮乃盛華先大父遂舉於鄉因屋其上扁以今名且曰後世必有徵斯蓮者迨嘉靖甲午余亦舉於鄉明年乙未第進士

斯固吾祖之遺而蓮之徵也願請一言以記之余乃爲言曰耆欲將至有開必先福祥之兆固造物所司而善則慶信則順庶徵感應之機則實存乎人而有不可誣者是故孝道至則萑蒲出繼嗣平則賓連生麻紀次則蕢莢秀賢否序則平露榮養耆老則芝草茂政升平則木連理斯皆草木之祥而致之各有自焉者蓮塘之蓮其勿類是也乎吾於是益信夫吳之世德與君之所以賢也不然則榮悴開落固其常耳又何徵哉昔濂溪周子愛蓮而著其說謂其出淤泥而不染命爲君子之華夫固有所取爾也蓮塘公吾不及見吾獨觀德輝君筮仕宜春再調南昌繁冗風塵中灑然不爲所汨沒則其平生所自樹以守乃祖之遺以光先世之緒而徵之蓮者非徒以榮貴焉爾也自茲以往將益懋行業則書屋之築又豈特與三槐堂並傳而已哉

晉齋記

無錫華師魯以晉顏其齋謂其先大夫職方君實命之迺屬薛子

記其事薛子曰記者識也以識不忘也師魯其將識其先君子命齋之意乎抑亦以晉之爲義尙有當紬繹而默識之者乎夫記晉者莫詳於易易晉者進也爲卦坤下離上蓋日出於地進而益明之象也理無停幾學無止法君子自昭明德不日進則日退固不容于少息矣雖然知進而不知退君子不謂之晉也故摧如愁如以貞而吉晉如鼫鼠雖貞而厲審是而進則失得勿恤而進退存亡可以不失其正晉之爲義始得而聖學其幾矣職方命子之意無乃猶是也乎師魯篤信好古銳於進修長日齋居其必以余言爲然而思貽令名矣余少與職方君同游學而師魯之請又殷也於是爲之記

南窗記

婺源汪子儀從余游既歸踰年與其兄子雲偕來歲暮復告歸乃合辭曰吾家君治生樂善築精舍以居闢南窗以自適人因稱爲南窗居士願請一言以記其義余曰茲義也何容言哉南窗君當

自得之耳夫窗牖也戶之有牖以通明也南則於位爲離於時爲夏易曰明兩作離爾雅曰夏爲朱明夫固皆明之義也天之生人其心本明人唯自失其本明之體而邪暗塞焉則不惟功名富貴聲色臭味爲足以汨沒沈溺雖苦心積慮讀書窮理亦皆爲障蔽矣是故曰明命曰明德曰明善聖賢所以喫緊爲人反覆言之而不已也而君以南窗自適豈將琴罇圖史之玩哉豈徒盤盃几杖之警哉優而游之使自得之可以見顧諟之義焉可以見克明之義焉可以見致知之義焉其於古聖賢之學亦將自是其幾矣由是而之焉則日月之往來雲霞之聚散鳶魚之飛躍草木之榮悴凡南窗之所見者皆其活潑之光景也昔人所謂八窗玲瓏者亦將於是乎在而明之時義大矣又何方所之拘哉子歸試以吾言質之而君其然乎其不然乎其必有所自得矣二子其記之以歸禽虎記

東臺余侯守吾常之明年政平化洽四境人安唯夫椒之野有虎

弗靖父老胥造於庭以告侯曰明府下車威惠並著羣生成遂則
既受賜矣獨吾鄉僻在湖山虎尚爲暴晨夜罔敢出入林麓不便
樵蘇遠近震駭搏者退避唯侯神明其謂斯何侯卽慨然曰有是
哉吾在此而虎毒吾民是抗吾也昔韓昌黎因鱷魚出沒瘴海尙
欲操強弓毒矢與之從事而況茲虎在名山沃野獨能爲吾侮乎
於是下令虞人往卽虎所虎乃怒吻迅形奮髯爍目人立而號聲
震山谷草木偃仆若將向而前者虞人叱之曰吾奉太守命來若
敢當我敢當太守乎虎於是垂首喪氣斂尾入羅遂縛之以歸獻
于侯所侯值有事舟行陳之橫槊飲勞賞功歡呼載道余適過焉
相率觀之雖僵仆偃伏而雄軀偉幹鉤爪森牙猶凜然有咆哮之
象也維時別駕霍曾二君咸在舟次謂余不可無紀余惟宋尙書
守九江劉光祿守弘農而虎爲渡去史氏侈爲盛事然莫非王土
莫非吾民渡河出疆能保其無貽害於彼一方也哉孰與奈侯搏
而殺之若叔敖之斬蛇管輅之斷狐永除民患不尤快乎不然吾

恐太山之側縱無苛政而婦人之哭且將有所不免矣雖然幽壑
陰崖鬼魅生焉汙池莽澤蛇虺窟焉唯侯之心事光明洞達如日
白天青侯之政事平易正直如春溫秋肅此其所以妖蹤猛跡自
不能容而平康之福其永有賴乎是故爲之記

方山先生文錄卷八

方山先生文錄卷九

序一

司馬文正公集略序

司馬文正公集略者吾師涇野呂先生謫解時所校錄也嘗刻諸河東書院東南士人罕有得者歲戊戌浦南胡公以都御史巡撫江西屬兵備副使文峰俞公某刻諸贛州己亥告成適俞進按察使謂斯集當公諸遠邇而楮墨之資又弗可以獨費贛也於是移置臬司語應旂書諸末簡余惟文正公之在宋室其人品相業字格華裔昭示宇宙雖庸孺牧圉罔弗知慕而彝鼎簡籍紀錄靡盡固有不埃論者獨其文章之盛惟耆儒宿學庶幾見之而揆諸天下乃尙未獲與歐陽永叔蘇子瞻諸集並行俾得戶讀而人誦夫歐蘇與公繼踵而出皆推讓公者豈其時有高下哉實以公先後入相勲德獨隆而嘉祐治平之治尤爲揚休誦法者所專美而自不暇及乎其文也豈亦以家傳集之卷帙浩繁其勢有不能以徧

布邪是誠吾黨之缺典而諸君子之心所不能自己也乃今斯刻
行則公之言與公之德之功並如日月河漢之經緯上下而凡有
耳目者所樂聞而快觀矣然則文峰公此舉表章先正嘉惠後學
慮悉贛人厥公且仁是亦文正公之存心也是又不可以不書也
韻要序

夫書古小學也然經緯成文錯綜備物昭垂作述裨贊治理洋洋
乎流行顯設用莫大焉是故聖人取諸夫以作書契周官保氏掌
養國子教之六書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夫亦以其所繫若斯之
重也世滋僞見是非罔質各逞其材故仲尼曰吾猶及史之闕文
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寢不正云蒼頡史籀遐哉邈乎其傳莫續爰
歷博學爾雅急就諸篇以下著述煩多罕得其真雖以子雲介甫
窮奇博極而方言字說議者猶不能無遺憾焉說文韻譜雖未深
究字本然刪煩舉要似有端緒而藝文詭異承襲舛訛者又多莫
之省究昔人謂讀書不識字猶以意義言也今殆併形與聲而茫

昧之矣綴辭若工於義無當將何以哉唯是涪松泉夏公嘗督理
學政深爲此懼及爲江藩方伯政成化行而講藝論道尤倦倦焉
暇輯是編題曰韻要其字取諸韻會其序取諸韻府每字各從其
類而繫音釋於下方不立異眩博而慎考精核約而該邇而遠易
簡而名義具悉蓋實便於識字非特如世之資吟詠爾也公之用
情良亦勤止學者於是而究心焉則發之文章施之政理咸可無
倍而同文之道亦於是乎在矣又豈曰能注蟲魚辨鼠豹而已哉
代禮記正蒙序

某少業禮經嘗歷考諸家訓釋每苦其說之浩繁而畫蛇非馬之
談則又各逞其縱橫辨駁歧途殊軌莫或適從而禮之所以經緯
天地綱紀人物維持古今與夫帝王因革損益之宜聖賢作經立
傳之意多違悖乖謬而去道日益遠矣夫禮也者體也履也其於
人不啻飲食裘葛不可一日缺焉者而切近精實又非由外鑠也
今夫禮記一書說者雖謂戴聖所集本儀禮之傳而鄭康成謂月

令秦不韋所修盧植謂王制漢博士所錄然而三千三百之儀綱
凡具舉究而論之是書之作多出自孔氏其徒七十二子共撰所
聞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
而錄之以爲記而生人之義大矣漢唐以降代有表章追我明興
學校立官科目取士其於是禮尤致重焉但後學病於浩博難於
師傅誦而習者比之諸經爲類頗寡御史陳公某自爲諸生時卽
研窮是經博取約會究其指歸繼又集海內名賢相與反覆是正
積以歲月遂盈卷冊據經合傳不事鑿說誠有得於禮者也旣出
按江右乃命某校對刊示學校題曰正蒙謂可以訓蒙士示不自
任也夫是書行其於學禮者殆不爲小補矣

福建鄉試錄序

嘉靖丁酉福建鄉試巡按御史某實監臨之先是乃聘教授某教
諭某爲考試官教諭某某訓導某爲同考試官提調則布政使某
監試則按察使某乃合提學僉事某所簡士二千九百有奇如制

三校之得士九十人梓其文二十篇爲錄以獻應旂乃颺言曰福
建古閩粵之地其俗至醇而其人至朴也晉氏以遺藝文肇見靈
秀鬱紆函光旋耀迨宋楊朱鉅儒載道振鐸寢明寢昌一時士人
知所嚮往誦法先王修明禮樂繹微闡遠沂沿孔孟者蓋相望後
先也自是閩雖僻在南服遂與鄒魯關洛並稱於天下應旂少嘗
讀其書誦其遺文而夢寐武夷之陽冀一寓游以慰高山景行之
念無從也迺今得服官黌校應聘斂才厯豫章踰劍嶺顧瞻武夷
諸峰迴旋聳峙出沒雲漢若昔之滄洲寒泉宛然上下及浮建溪
達螺江秋水時至涵浸渟洄流行繚繞而所謂伊人真若遡洄可
從者乃竊歎曰美哉洋洋乎山川之勝區也名世者將是在乎故
是錄也言雖人人殊類皆發性命之蘊通古今之宜盡人情物理
之變究禮樂刑政之具其氣昌其辭達其志廣其思深其稱文顯
而指微其舉類邇而意義遠謂其毓秀孕靈以洩山川之祕而服
習於先者非邪於乎盛哉唯我國家百七十年於茲菁莪棫樸之

化達於天下漸漬淪浹暨我聖天子御極丕闡宏猷增飭懿矩黎
獻共臣薄於海外况茲多士涵濡聲教昆侖磅礴固宜其出而式
昭前烈以茂翊昌運彬彬翼翼若是乎其盛也或曰周禮大司徒
以三物教民攷其行藝而興其賢者宜其纘戎奕世以似以續顧
小雅皇父卿士之什其時錄用者尙多可慨迺今所錄者文乎哉
某曰不然齊桓伯者叔向陪臣且聞角而識甯戚聆言而知謬明
雖人非其至者而感應則有機矣矧是役也諸執事協心偕事精
覈嚴遴拔十得五亦庶幾無憾焉者仰惟聖天子側席求賢用圖
化理茲爾多士逢陽邁會騰茂蜚英固將漸鴻振鷺揚於帝廷其
毋虧厥素履以貽諸執事之羞維爾多士懋之哉

六朝詩集序

今天下論詩者謂不關理論理者多病詩一及六朝不遑究觀而
襲聞傳聽已概擬其侈靡矣烏乎詩本性情袁正汗隆理無不在
不有獨見率同耳食未可與論詩可與論理也與哉故曰商賜始

可與言詩也或謂六朝詩惡得與三百篇比不知先民所詢聖人
所擇狂夫采薪咸爲陳列故仲尼歸衛而正季札聘魯而觀蓋未
嘗遺乎列國之風也齊梁間人士獨非閭巷歌謠棄妻思婦類邪
昔王通氏聖之修者也其所續詩今不概見然觀其稱士衡之文
以及靈運之傲休文之冶鮑昭江淹之急以怨吳筠孔珪之怪以
怒謝莊王融之纖碎徐陵庾信之夸誕孝綽兄弟之淫湘東諸王
之繁謝朓之捷江總之虛顏延之王儉任昉之約以則是其所續
者大都皆夫人之詩爾四名五志意義所繫豈微乎哉然則斯集
也固不特漢魏之餘波初唐之濫觴也矧夫諸侯不貢詩行人不
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而列代之風泯焉久矣論世以徵
化者於斯可以弗之觀耶

刻中唐詩集序

蔣子惟忠得中唐人詩十家刻成語薛子序之薛子曰文章與時
高下而聲音與政相通詩固聲之成音而盡文章之變者也古昔

盛時行人采之太史陳之以觀民風察治忽而季札趙孟亦因之以論世觀人是蓋言之不可以已者也自三百篇後漢魏六朝代有作者惟唐以之設科士類興起迨至中葉沈涵超悟舒懌發情不靡不弱宛然真切而三百年汗隆升降之會一諷詠而可得矣雖其人品造詣不能皆同而言有可取固不當以人而廢矧其間若獨孤常州者尚德藝經立憲誠世深爲梁肅崔祐甫諸人之所揖讓刻諸吾郡固亦甘棠之遺音也蔣子杜門自修考業尙友其爲是也又豈特止於詩學而已哉

泰泉詩集序

余少則聞今天下有黃泰泉先生先生嶺南旣入史館尋復歸泰泉山中及起掌翰畱院余獲遂覲見先生出斯集授余序之余諷讀旣久乃作序曰蓋觀天運羣動地效萬形玄化應感莫疾乎風風之爲用大矣哉是故先王作樂以宣之夫詩樂也寓言喻志巽入默移豈直樂云夫固所以爲風也烝民南薰卿雲江水遐哉

貌乎厥義迴矣迨周太史采陳以觀生仲尼刪述以經世至今三百篇與易書並訓懲勸蓋特深焉漢魏以降藝軌爭馳文質偏勝唐人獨尙作者彬彬開元天寶號稱極盛然已不逮元鼎黃初其去前古則逾遠矣宋元名家大都韻文風義浸微詎能動物迨我明初高楊詩人沿襲勝國莫闡王猷際茲昌辰亦何取於綺靡邪弘德以還宣湮通畜振藻揚芳時則有二李何徐樹聲藝林風流宇內然長沙逞才其究則近關西擬古其究則拘信陽備體其究則弱長洲精詣其究則促雖亦文章之巨觀終難與乎風雅之極致也泰泉粹質殊才貞志玄德博綜邱墳窮超往烈發沈鬱之思協聲氣之元參體互變運哲盡神真足以刊數代橫八紘洋洋乎與邃古同流矣謂爲造化舍生振起淪溺以爲世風者非邪然則斯集也獨無繫乎哉先生著述種種余之今序序其詩耳其諸載在金匱石室藏諸高山大川尙庶見之俾天下後世述焉

三槐餘慶圖詩序

餘姚王子維岳舉嘉靖乙未進士爲南理評事踰年會元嗣誕生
覃恩封若考培軒君如其官母熊爲孺人時年俱七十矣於是士
人追惟維岳之先實出自宋文正公且以迄於今代有聞人龔休
駢祉蓋有自云乃繪三槐餘慶圖及爲詩歌以貽之而屬其同年
薛子爲之序薛子乃爲言曰余嘗觀漢史遷記世家至其嗣續興
衰之際未嘗不反覆致意令人惕然以思也夫其指切其辭危豈
微乎哉誠思之將自信世業不可玩德澤不可恃而日兢兢焉以
懷永圖矣子王氏之克永世固其明德之遺而敬承勿替以紹乃
前哲余於其后人亦安敢誣哉不然若但以燕之後亡爲召公之
烈而趙武復立率歸成季之勳則欒書之後終及於難伯陽之政
不能保叔鐸之祀是又遵何說邪且周官曰面三槐爲三公位焉
王景叔一時之意蓋爲是耳遡觀厥先休徵之孝通於神明仲淹
之學遠追周孔則其所以遺后人者又豈特若是云焉爾也晉范
宣子謂其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夏爲御龍氏商爲豕韋氏周爲

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以是爲不朽魯穆叔則對以立德爲上
立功次之立言又次之而宣子之論不與焉夫豹之所云不朽者
若斯斯其爲慶也大矣余觀維岳忠信慎重克自樹立其志固不
專在於保姓受氏以守宗祊者是故因述以闡餘慶之義而進王
氏之後也

永思集序

永思集者休寧胡子孺道所集也孺道父木齋翁嘗構永思亭以
念厥考木齋亡孺道持彭澤陶侍御狀不遠數千里跋履關陝請
涇野蹊田漢陂諸公爲銘表傳以葬諸公憐其孝各如所請將歸
值涇野卒孺道視舍斂焉於是馬王以下感生死別離咸贈言孺
道歸凡所得於關中者悉彙而刻之題曰永思集仍亭名也初孺
道嘗與薛子同游涇野呂先生門至是屬序斯集薛子讀之既遂
書之曰文矣哉可以永孝思矣世胡氏者其在茲乎夫人之事親
也有美而弗知知而弗傳而徒以榮進利達爲能顯其親者斯固

末也已其有藉文以傳而託之匪人又惡在其能傳哉孺道蚤得
師知所向往今茲走關中關中之數公海內聞人也之數公之文
皆理道之言而風容色澤不在秦漢下也后之釋其言以尚友其
人者不將併其所與者以傳邪孺道可謂識其大者能孝其親矣
昔陳瓘生長東南不識伯淳至爲范淳夫所嗤孺道素受涇野之
知卒與相嚮而哭之列且關西名勝咸得相與周旋豈偶然哉乃
又知斯編匪直爲胡氏家集爾也爲之序

沙洲草堂圖詩序

嶺南濱海汪洋灑瀚淳畜流轉發爲才賢率多聞人著士乃今復
有逸民隱於沙洲誅茆結室以自蔽不求人知人亦無知者遡觀
風流其諸漢陰陳畱老父之傳與厥有博士弟子歐生大任誦法
孔孟以其餘力藝文著爲詩歌古辭駸駸乎入漢魏晉唐諸名家
方且志凌五岳周游四方訪問名勝所至名勝多樂與之游詢厥
所自沙洲逸民子也沙洲在數千里外仰高風者以遠弗克至爲

艱於是圖其草堂賦詩歌詠逸民由是播聞人士聞矣方山薛子
見而歎曰龍隱鱗鳳藏羽遠性逸情深潛長逝俾網羅者無慕斯
固逸民志也噓氣成雲將降時雨雛苞躡蹻覽輝乃下又自有不
容已者蓋物理也逸民名世元字本仁謂爲逃名而名隨者非邪
尚湖留稿序

海虞丁子顯之舉進士歷官南選部郎中正德中以誥誤去旣諫
垣白其事詔復登用時值其舅氏陸水村位冢宰素移書促之起
顯之辭不赴雅志藝文多所著述是稿蓋其一也嘉靖壬寅秋其
友趙子德光屬薛子爲序申之再三以吏冗未有以應也迨冬十
二月顯之死矣薛子哀厥初誠義同挂劍乃作序曰夫文豈易言
哉天垂諸象地效諸形人顯諸言合而論之三才之道一故其文
亦一也典謨風雅經緯上下人文至矣嗣是以還代有作者雖未
盡追古昔並擬象形而各從其適固亦不害其爲文也獨漢揚子
雲唐柳子厚文章超詣駸駸與三代同風而失身喪檢君子羞稱

縱其幽玄菁藻高標藝林瓊玉英華著聲辭囿亦奚足論哉迺顯
之淡泊清修遺落聲利鴻飛鳳翔山棲淵壘悠然物外詠歌徜徉
五柳歸來無名自在蓋庶幾焉而文之工拙弗較已矧其大篇短
章體裁各具又自成一家言也是故可刻也顯之名奉尚湖其所
自號故題其稿云

五岳集序

夫言心聲也文又言之成章而經緯於其心者也然人藏其心不
可測也知言斯知人矣是故叛者辭慚疑者辭枝吉者辭寡躁者
辭多誣善者辭游失守者辭屈持是以御天下之言宜無違者然
而不盡然也故仲尼傷之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
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嗚呼其衰世之意哉迨
至於今則又甚焉甫掖章縫高談極論辭尚虛玄義多通變幾於
達性命之本窮仁義之原而漢宋諸儒殆將揖讓蓋不徒以翰墨
爲勳績賦辭爲君子矣至考衷稽素或多自戾而因以見侮於世

若是者謂盡爲夫人之罪也可乎五岳任先生少負奇節正學崛
起西蜀發爲文章不事掩飾故自制策以至於其諸著述類皆由
衷之言雖讀其奏對者以爲似謨訓讀其辭命者以爲似左國讀
其議論者以爲似孟韓讀其敘事者以爲似史漢讀其詩賦者以
爲似風雅而先生正大之心忠烈之氣超邁之志清逸之才幽玄
之思遺曠之情則固隨感而發固未嘗依倣模擬而爲之也天下
亦自信其爲人而非言行相戾者流也或謂蘇子瞻惜賈誼爲王
者之佐而不能優游浸漬以用其才以是爲先生望吾則以爲子
瞻既知此矣且猶深受神宗之知顧乃終身奔播而不能安於朝
廷之上者何也要之氣運所關非人之所能爲也不然魯有兩生
而文中子以大臣許之唐有李白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豈必
其依回取容務俾功業之見於世哉矧先生官吏部薦賢紕惡不
受私謁改春坊詞林眾方競進而先生毅然以去此其風節固可
以廉頑立懦而裨於世教者大矣以是而觀斯集也又豈空言無

施者哉昔歲乙未先生校文禮闈某實出門下自是知先生爲最深乃今待罪盱江先生館甥李子伯可參知江藩其文章行誼實先生同志之士也以余知先生遂屬序斯集云

豫章文會錄序

古者命鄉論秀取士以行後世設科較文取士以言此皆因時立政聖人不能易也漢世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諸科豈不猶有古意然飾詐釣名以干譽希進者已往往出於其間是故較文取士庶幾得人於什一亦勢之不得已也但隋唐以來仕進尙文辭而遺經業其苟趨利祿者固不免遂於浮華及宋胡安定爲教授歐陽文忠知貢舉士習翕然以變而制科得人爲多迨至嘉祐以還明道橫渠考亭象山諸大儒率由此出然猶未免兼用詩賦君子有遺議焉迨我國朝建學設科罷去詩賦崇尙經義一時士人之所從事者皆聖人之格言至理先王之大經大法蘊之則爲德行發之則爲文章行之則爲事業而合軌同趨不遷異物故鉅儒名卿

亦皆由此出而前輩人才號稱獨盛乃今或巧立門牆別開戶牖言必神化而實飾虛誇以惑眾語必性命而實假聖賢以文姦曰知行合一矣實則務口耳而遺實踐曰萬物一體矣實則私於己而不公於人動稱下手工夫而不知其所謂下手者何事動稱便是學問而不知其所謂學問者何據諸如此類難以一二指數有世道之責者欲爲之處則又因其昌吾道學之名而未免有所顧忌彼亦逆知吾之顧忌而託於斯名以藏其邪慝轉相鼓煽蓋不知其所終矣豫章諸進士修辭立誠相觀而善卽以制舉之業闡明性命道德之微發揮禮樂刑政之懿秩然有條粲然有章可以見德行焉可以見文章焉可以見事業焉我國家取士官人之初意正唯在是而諸君乃能恪遵成憲敦本尙實不爲流俗變遷行且致用殆必不負所學而前輩舊德益將復見孰謂科舉之文不足以得士哉鍾季烈嘗從余游頃因錄成詣余請序而諸君子又皆以道義氣志相孚者故直書之知我罪我不暇計矣氏名具在

錄中他日之徵文考獻者當自得焉

救民急務錄序

無錫華師魯錄當代諸名公文田奏疏暨諸論議行事彙爲一編
題曰救民急務示余序之余反覆誦歎乃爲之序曰誠哉其救民
之急務也今之爲民害者固非一端而隱田詭稅移甲就乙則害
民之尤者也婢獨顛連胥陷水火而疾苦危迫之狀呻吟號籲之
聲爲民上者豈一無所聞見哉然而恬不爲之所者非其怵惕惻
隱之心殆盡漸滅也正由姦宄豪右食人射利一旦恐利之去已
遂多方疑阻或爲危論或爲難辭或爲謗語務使文田之法必不
能行而後已唯是雖有愛民之心經世之志者亦因循坐視而赤
子之命日就於淪溺煨燼無復更生之日矣嗚呼寧忍乎哉夫文
田果危也難也謗之所由起也猶且不可委也試取斯錄觀之其
將以爲危歟聖天子主持於上公卿臺諫輔成於下田里之老羸
殘疾皆願須臾無死以見田之就文賦之獲均也何危之有其將

以爲難歟王文安行之於蘇州危黔陽行之於安福繆溧陽行之
於東陽皆不旬月而就緒矧事體規制之詳施爲舉措之方條件
次第至易至簡載於郭侍御之題奏馮司諫之或問者固一覽而
可得也何難之有其將以爲謗之所由起歟蘇州安福東陽之謳
歌尸祝家傳人頌而章文懿公之碑顧文康公之薦鄒東郭先生
之語具在可覆也何謗之有夫民之蹈水火也有介於其側者苟
能救之雖焦毛髮濡手足亦不暇恤今舉天下之窮民皆蹈水火
而偃然其上者尙能展轉顧忌而恤一舉手一投足之勞邪昔禹
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已饑之是以隨山
刊木播種教稼雖環海爲疆數年底績究竟爲之今之君子有一
方一路一郡一邑之寄者若各率厥屬委任責成固旬月可辦而
易爲力者也獨無能任其責者乎師魯以學校諸生願有希文之
志觀是錄者其必重有感焉矣

治生錄序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物之有生固造物者之爲之也又何以治爲哉是故君子憂道不憂貧而士之恆心不因於恆產魯齋許氏乃曰讀書以治生爲先豈其誦法孔孟而顧於此有弗達耶蓋魯齋所言實有伐檀詩人之意欲夫人之自食其力而不逐逐於欲也彼登龍斷執牙籌而厚自封殖者適以罔其生耳豈治生之謂哉余之生值世業中落貧賤無以爲養甫束髮卽訓蒙以供菽水弱冠獲廩郡學家人節縮買田以耕及舉於鄉繼叨進士勸駕續食之資祿俸柴直之給不敢妄費旋復增置佃諸鄉人照額歲入以爲賦稅饗煖冠昏喪祭賓師燕餽百凡之需因錄田畝之邱段佃人之姓名租稅之數目彙爲一帙命曰治生蓋有感於魯齋氏之義僅以養生不至一無賴分願足矣乃若侈大其觀窮極其欲如彼罔生者之爲不惟吾所不敢亦不願子孫有此也且又聞昔人有言曰國家之賦輕於什一豪民之稅倍於亡秦噫傲也久矣小民之不聊生也亦甚矣吾更願承吾業者其於各佃務在體悉

自額租之外不敢一毫暴殄以期同底於生此又區區平生之隱憂至念欲達之天下而未能者也苟能行之一家不猶愈於已乎願永念之

濬河錄序

昔史遷書河渠班史志溝洫自禹而下皆盛稱李冰西門豹史起鄭國之功謂其能引水溉田以業農也夫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穀也五穀育而農事殖夫然後衣食足而禮義興太平之治可保於無虞矣此其所繫豈微乎哉然而天下之以農爲職者或因循歲月或苟且文具而其所以爲乎農者多漫不知省是亦非不知職之當舉也蓋以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而在下位者又難於獲上是故不好逸而惡勞則遠嫌而避怨而農事往往廢弛流離者載道矣斯民將何賴焉淳安吳君某以賢良文學選貢明廷授丞吾邑職在治農公清勤慎視民事如家事川涂溝洫陂障圩塘邱陵墳衍港塹橋梁靡不悉心疆理而承委申請畫

圖貼說率皆躬自相度協人情土俗之宜建經常久遠之計民不勞而事集財不匱而工成而吾邑之民早濂有備豐穰可望是君之功利濟斯民者實大豈特如昔人所謂不負丞而已哉當漢太始間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溉田四千五百餘頃而當時之民歌之茲武進之田九千三百餘頃視白公所溉不啻倍之使有為鄭國白渠之歌者舍君其誰哉故於是錄樂為之序以告天下之為丞者

軍政事例序

軍政事例者今御史某君所輯也君奉命清理兩浙軍政深惟憲度究觀典章博采羣情時事參酌成書釐為六卷名曰軍政事例云於是布政某副使某請刻以布屬某為之序某受而次第讀之乃作而言曰昔人謂國之大事在戎而經禮有五軍居其一先王安不忘危而制治保邦之道誠莫有先焉者也三代以下論軍政者咸稱唐府兵最為近古然不免變為方鎮而貽五大在邊之患

宋人懲之遂制禁軍於京師時出以衛郡縣其規模亦未嘗不宏遠而卒至於武事之不競諸若此類皆由為之後者不善於維持而無所據守遂不能補偏救敝而旋失其立法之初意也我國家創業甫平卽定軍制衛必五所所必千軍而又分藩列闔以統之其視前代之制可謂大備矣但承平日久漸次廢弛營伍缺乏雖時塵清理率難復舊亦以條例之散見事體有異同而一時奉行者不免得此遺彼而經紀之未周亦其勢然也夫國家之有兵猶人身之有榮衛也榮衛得其理則神氣完固而外感莫侵可以引年長世苟不察虛實不達標本而調攝無方則形色貌象雖若具體而中實消耗萎然弱矣是故古之人所以辨劑制方而素難諸書必會而通之斯能納斯人於仁壽也君之茲輯樞機周密品式備具而利弊之因革事勢之變通一展卷而可得其殆軍政之素難矣乎嗣有是責者循是而行之則事各有稽立可就緒而衛所營伍可復國初之盛永無唐宋季世之虞矣將不壽國脈哉蓋君

遂抱宏猷融識遠覽事有可憑不論今昔善有可同無閒人已故
隨所事事輒存久遠之慮而立經常之法不徒爲一方一時之計
也唯是按浙以來雖職專軍政而激揚所至風動區域凡諸感發
人心裨益治理實有非軍政之所能盡者卽是編而觀之亦可以
類推矣

浙江鄉試錄序

場中改動

嘉靖壬子秋八月復當天下貢士之期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某先
期戒諸司曰茲朝廷之懿典而臣子所當矢心從事者也以人事
君責莫重焉曷敢不慎時清戎御史霍某巡鹽御史胡某崇教右
文相與協謀恭事於是博徵文學之官遠近胥會某官某某官某
爲考試官某官某某官某爲同考試官提調則右布政使某右參
政某監試則按察使某副使某其諸執事各慎選以充旣入院御
史某復率眾而矢之曰百爾執事明有國憲幽有鬼神其各嚴格
毋忽乃合提學副使薛某所簡十一郡之士凡三千有奇三試之

得士九十人刻其文二十篇爲錄以獻某以職事敢僭言曰維茲
兩浙壤接畿輔限帶山海孕靈濡化鍾爲才賢蓋自昔率多聞人
而不可以一二睹記也某始至境遐泝風流追惟往蹟卽茲科目
一事論之自洪武宣德弘治以迄於今凡四壬子矣其在洪武壬
子值當肇紀聲教未訖其在宣德壬子再經震遏鬱而未舒唯是
浙中號稱得士咸以弘治壬子爲獨盛焉夫古今稱人才之盛者
唯曰唐虞成周及稽其數一則曰五人一則曰九人而浙於弘治
壬子之科所得士實多而其最著者則有三人焉謂王守仁胡世
寧孫燧也夫是三人者理學文章勳庸氣節誠卓乎一代之冠冕
而百年之間出者也乃顧萃於一科不謂之獨盛可乎昔孔子不
得中行而思狂狷不得聖人善人而思君子有恆謂才難也孟軻
不但友一鄉一國之善士雖天下之善士猶以爲未足而尙友古
人不但屑爲管仲晏嬰雖顏淵亦姑舍是而願學孔子要其至
也然合而觀之狂狷固可進於中行而君子有恆固作聖作善之

基也尚友古人願學孔子亦若是焉而已耳乃茲所謂三人者則豈徒一方一時之士哉究其所就蓋直追古人而上之而不當以近世人物例論矣諸士固誦法孔孟者其於取善之義亦既有得矣乎夫豪傑之士曠世相感應運而興今聖天子綱紀作人神化率物修明禮樂鼓鑄區宇而正文體端士習之詔則又屢申而不已焉歷年之多必世之久回視弘治閏益深且厚矣爾諸士甄陶樂育浹髓淪肌固有不啻賦菁莪歌棫樸焉已者則是遭逢之盛既已莫能云喻而茲三人者又爾浙之先達而前壬子所得士也某所以重有感焉而不能不援是以爲勸矣爾諸士其無亦仰承聖化追跡若人而有所感發矣乎夫洪武宣德之壬子非無士也然未免爲鄉人而止以富貴終其身遂致氏名率多湮晦而郡邑志乘且罕聞焉況於天下乎況於後世乎爾諸士誠思及於茲則方進之榮祇益將來之懼唯日兢兢而懋乃厥修者有不能以自已矣誠若是焉則治教風化行將有賴今日之舉庶於前有光而

某等之願亦可以少塞矣不然則先資自獻之言雖皆身心性命之理彌綸參贊之略而以古聖賢明哲自期待亦未敢謂其必然也某等蓋於是乎有深懼矣爾諸士尙懋之哉尙懋之哉

刻童蒙須知序

童蒙須知五篇晦庵先生條列以訓童蒙也言近指遠事切理該養正之功端在是矣余視浙學之又明年深愧菲薄無能爲範而學校諸生未盡相信因思蒙養既失於初而遽欲責成於習業沈痼之後宜其若是之難也余真不諒彼己者哉因取先生是編并訓子帖數條詩六十首刻以散諸社學俾童子轉相傳習庶幾蛾子時術而日漸月摩將來不無得什一於千百矣凡我社學之師其尙體余此意勿謂余之不諒彼己而視爲文具斯厚幸焉

浙江壬子同年錄序

嘉靖壬子浙江所舉士九十人循故事爲同年序齒錄刻成相率問序於余余爲語之曰子諸士今日同舉於鄉有司既有錄矣乃

別爲茲錄者夫亦同人讓齒而示久要矣乎然有義焉同人之象
著於易讓齒之說詳於禮咸可攷見是故以言乎同必如所謂同
乎天不同乎人同乎理不同乎欲斯之謂大同之道以言乎齒必
如所謂唯知有道以相師不知其年之先後乎吾斯之謂忘年之
交夫然後同而能異異而爲同羣不至於合汙獨不至於絕物可
以淑身可以善世矣否則文是而情非外良而中螫不比周以求
進則同利以相傾而遭遇稍殊情狀頓異若彼市人之爲者惡在
其爲同也哉余視學於茲諸士習以道義相規矧茲年誼何假於
言乃復申之以此者正欲其要諸久也誠信而不渝則斯錄也不
將風四方而永譽於天下矣乎

重刻朱子晚年定論序

曩歲乙巳冬余以謫官赴盱江道出武林值文谷孔君董浙學政
送余浙江驛下攜所刻朱子晚年定論見示蓋陽明先生所輯謂
將以撤蒙障也越七年余亦以視學至浙進諸生而問焉乃蒙障

猶若未盡撤者而文谷所刻則旣散逸矣余爲之慨悼者久之檢
諸故篋向所示原本則固宛然在也因命工繙刻之夫朱子豪傑
之才聖賢之學其論何至晚年而定哉特以蚤歲亟於進人不容
忘言解經釋傳遂涉訓詁而以言求者於是多蹊徑矣唯是晚年
深自懊悔屢形翰牘亦冀學者之反求自得耳觀其嘗自詠曰獨
抱瑤琴過玉谿琅然清夜月明時祇今已是無心久卻怕山前荷
蕢知又曰琴到無弦聽者希古今唯有一鍾期幾回擬鼓陽春曲
月滿虛堂下指遲噫朱子之心胸可想矣學者三復而質諸定論
當自有得矣不然則陽明之輯是而吾黨之刻之也不將爲贅疣
也乎

校刻程文引

夫文以取士豈徒以空言爲哉夫亦以觀素養而徵實用也然能
言者猶或至於庸違矧言而無稽用可知已浙中自昔以多才名
世邇來學校諸生會文切理者什一習懶仍便者什九所作制文

動襲浮套言鮮由衷有司欲盈制額將亦不免拾取以充俗染風靡轉相馳逐而延蔓蕪穢殆莫究其所終矣余叨視學政深爲此懼起衰變陋復雅還淳竊有志焉而未能也無已寓諸文告宣諸面命亦自謂費辭矣乃輒又誤認簡短妄意淺促自榮之鐘漫不省究噫敝也甚矣頃莅紹興值宛陵梅君守郡政先化原銳志文教適得程文若干篇因屬以校示諸學學者誠虛心觀之則文之興也其有幾乎惜試錄散逸茲帙猶未爲完編然得此途轍神明會通亦可以例其餘矣用是引諸簡端

詩說自敘

夫詩何爲者也宣六情通百物止僻坊邪論功頌德實感天地而動鬼神者也豈易說哉故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於乎說詩之義備矣以是爲訓而牽於文辭溺於志意者猶未免焉故齊韓毛鄭之說去子夏之世尙近其所傳受庶幾影響而王仲淹猶且病之矧自是以後而欲以己意懸斷於千百

年之下吾未敢謂其能說詩也余少業詩遵朱子之訓詁而會諸儒之同異兼采諸經之可以互相發明者彙爲是編以應有司之舉則亦自謂頗用其心矣若遂以爲說詩之義止於是焉則吾豈敢詎謂坊間遂爾傳刻近始見之因書簡端冀觀者諒余之志云

太平家世錄序

余觀史遷記世家多引遠胄旁摭推擬已弗類古闕文疑義迨歐蘇譜舉凡立例咸謂其善敘述乃又率詳所自出豈皆傳信者邪不然則援附倚藉侈大家乘後人何觀焉乃今見樵李趙諫議漢所彙家錄首載其七世祖生值勝國卒克自全遭遇高帝爲時良民承受制帖沐浴膏澤遂卽是以譜其世旣自識之復系以諸名士文弗離其事實弗附會其所未詳是固惻怛真切之情尊祖敬宗收族之義且俾子若孫知先世以清白起家敬承弗替諸凡孝敬儉勤燕享會聚與夫周恤慶唁以厚倫宣化者靡不在矣矧茲國恩感激思報策力匪躬以圖奕世載德流慶發祥者又能自己

乎哉是故斯錄之系於趙氏關乎世風者蓋大也諫議今爲參政
疏請致仕人高其義子四人傳借傳伊傳傳爲縣學生伊任南職
方郎中篤學勵行凡所以世其家者其進益未涯云

水西奏稿序

水西奏稿者前職方郎中水西華君之奏稿也其子泮刻成屬余
序之余憶少嘗與君同受朱氏詩於顧錫巖先生之門見君善談
經濟方略無論巨細靡不究心余竊期之既君發解南畿聯第進
士余以爲君之志必大行矣乃竟厄於時而弗克究厥所蘊未嘗
不爲之憐才而太息也今幸獲觀是稿近而正俗厚倫之道遠而
安內攘外之謨咸可考見而君之平生亦不可謂不酬其一二也
然余聞君在職方時大司馬遜庵李公章疏文移多出君手則君
之施於有政者蓋不止此雖散逸未盡傳而隱然及物者則固有
在矧有子如泮承考用譽將圖不朽不可以慰公於九原矣乎爲
之序

使朝鮮集序

余觀諸史自遷固以下靡不爲外夷立傳凡山川風氣土俗居處
者欲成爲紀載然未歷其地弗獲躬采覽觀祇以襲聞沿聽多致
影響繆互及班張陳寶諸人各使異域親歷其地矣則又或以功
名寵利爲念不登臨瀚海封石勒功則枸醬竹杖葡萄天馬之屬
悉歸獻納以啟侈心此中國之御夷所以率難全盡也乃今龍津
吳君爲諫議時膺簡命副使朝鮮隆重國體綏懷遠人旣其歸也
制詔章疏贈言致詞併其山川建置迎候禮儀風土習尚俱次第
編輯題曰使朝鮮集集分內外合爲十卷體例森嚴意義周悉於
乎若君者豈直良使臣矣哉且可以裨信史矣昔延陵季子聘於
上國至魯陳歷代之樂觀其聲容節奏而差次其盛衰治忽咸當
實不浮遂爲百世不刊之論及之齊之衛之晉君卿大夫領
其訓辭皆免於難吳是以卒通於上國者皆札之使爲之也今朝
鮮在周爲箕子之國在漢爲樂浪玄菟之郡固聲教所暨之地特

唐貞觀閒以莫支離之亂不免勤中國之兵迨我明興輸忱向化
爲諸夷先至我皇上誕敷大慶詔使亦唯及於其國固已昭受殊
錫矣矧龍津使君之文章禮樂亦今之季札也以上國而使於海
邦則感發之機又特易者吾是以知朝鮮之永守藩職不及於難
而風諸四夷競趨效順未必非此集爲之也序容已哉

玉堂餘興引

代鍾石先生作

自風雅湮而古詩亡樂經燔而諸調作詞也者固六義之餘而樂
府之流也比聲成音亦自與政相通而能使人興起謂今之樂猶
古之樂非邪桂洲公自諫院詞林進秩宗以登元相文章禮樂鼓
鑄陶鈞固已達之上下矣乃復感事述情發玄摘藻而辭於是乎
形焉故曰玉堂餘興云鉛山令某將刻以傳屬余引之簡端余取
而讀之見其和平慷慨蘊藉敷揚而忠愛懇惻之誠協恭勸勉之
義蓋颯颯乎溢於言表而考衷協度該物著倫又非特寄興焉而
已也乃若其中羨涇野之爲有道美後渠之不通政府則公之好

尚又因是而益昭矣昔漢武帝命司馬相如李延年輩采新聲諧
音律下樂官掌記今觀其所陳未免矯誕唯雜其視此何如哉乃
知是刻雖公之餘藝固亦可傳也已

懷慰編序

百泉皇甫子循曩官工曹以抗直忤郭氏謫楚黃理官置諸員外
維時公卿大夫暨百執事以及友朋昆弟咸贈之言編曰懷慰云
既子循起調南司勳諭諸寮友薛子薛子曰余讀懷慰編而知今
之人情之不甚遠於古也申伯封謝崧高斯作山甫城齊烝民迨
興仲尼述詩垂之周雅謂無繫哉夫固昭好德之彝也苟祇陳說
平生流連光景亦何取焉子循少居吳中蘊思含精窮探悉聽卽
有殊造及應制策厯官中外所至士人罔不謂文駕六朝詩軼初
唐皇甫季子才矣然未觀其深也彼陸才沈炯李嶠崔融之屬其
在承聖武德閒並標縉素競冠詞林豈不燁然文章才美之士哉
然俯仰僧辯附麗易之竟致流袁貶滁奔吳播越當時君子固亦

憐才而惡比匪人卒莫之與嗚呼茲不可以觀邪迺今斯編高浮
湘之節追蹈海之風纏纏洋洋咸出於中心之好固風雅之遺也
季子得此匪直緣才物則民彝將逾自信矧陽德光亨陰霾蕩滌
權豎伏辜遷客旋召自是采樂陳詩以述我明一代之雅又安知
不與崧高烝民並傳邪然哉其懷慰矣

郭溪窗稿序

往余請教九江今大學士少湖徐公督學江右屬余署白鹿洞院
凡四方來學者給洞租以資薪水膏火之費俾其專志於學維時
類多穎異之士而南昌鍾子季烈則尤余所知者既徐公召爲官
洗余亦尋補南考功諸生皆散歸各學嗣是濮陽蘇舜澤公視江
學政首校南昌諸士卽得季烈貽余書甚加誇詡自是季烈文學
行誼益徵於遠邇矣歲癸卯遂魁鄉籍乙巳余謫盱江復不遠數
百里從余游於是養日益邃文日益闕庚戌復登南宮魁亞成進
士令吳江政蹟卓異追古賢者暇則與諸士講學論道雖課試文
藝亦篇爲評校咸慶得師踰年以守制去又踰年諸士思焉乃哀
其文刻之題曰郭溪窗稿云郭溪者季烈之別號也其門人周仲
呂以其嘗受知於余請序簡端余惟季烈正直忠厚其所稟固已
不凡而涵養造詣其所得且尤未艾蓋有不止於程文者但今制
以文取士實關氣運之隆替治忽而士之業是文者則率多勦襲
裝綴言鮮由衷其於士習治體蓋深有可虞者故余視浙學每每
病之惟吳之諸士尙得前輩守溪王先生之傳故於季烈之文不
覺相入而爭師之也是文之刻豈直甘棠之遺愛其所繫蓋實有
大焉者矣吳俗之好德亦因可徵云

方山先生文錄卷九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
序二
送馬西玄序

天下之道翕則能闢精則能孚物類胥動本標胥應玄默深微妙通罔解故陽燧見日則然方諸見月則流夫其貞明之體曷嘗屑屑於燥炎溼潤以自炫其成能哉維其水火之精精翕專神應所以闢而孚者彼此莫喻也是故有道君子超世藏用修身軌物機運而弗揚化行而弗宰循其實弗居其名要諸久弗譁其近所以卒能成天下之務也斯其人豈易得哉余少時則聞關中多才賢意必有若人者出乎其閒及長游京師乃益習聞諸名公而西玄公則其一云公茲以南祭酒進佐禮卿人皆謂公素明禮樂必且飾儀敷文增修縟節以章盛美余竊觀公豈其有至意存焉者乎夫自太上忘言旋不可復無言之訓厥指逾遠於是博學疑聖華誣脅眾者往往列道而議分徒而訟以要名譽於天下學術日裂

人才日靡至於今余益益難言之矣公爲祭酒巖峙山立規旋矩
折望法者無爲近儀者無事學徒千數喁喁嚮風日改月化率各
隨才成就譬諸蒲且弋羽于蒼穹詹何鶩鱗于淵澤精神所至曾
何假於言說哉公古雍州之豪傑知行忘助先後合一偏全同異
之辨豈不能剖析幾微修其辭說以角門戶侈徒黨哉公亦誠見
夫實行之當敦而化道轉移之機不在彼而在此耳吾是以知公
茲行其必以教國子者以贊禮樂體中和之道究制作之原所謂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者於茲益有辨焉矣昔有虞盛時舜命伯夷
典禮后夔典樂自寅清直寬剛簡數語之外無聞焉矧今聖天子
敬一傳心禮樂明備公從容贊襄亦何爲哉憶嘗見公每惜賈誼
之才而高漢文之見謂其愛養生息海內富庶幾成康豈真以
禮樂未遑爲是邪夫亦以協氣嘉生人心歡悅而禮樂斯有所措
也公茲往哉漢世故事已無足論虞舜在上可以亮天工而和神
人矣

送周興化序

前年司寇議國戚獄從緩詔出其屬凡若干人補外澱山周君與
焉君旣守鄧尋貳汝盩汝鄧皆河南地歲比不登征徭荐重君悉
心力務在生活安全苟可得爲不拘文牽俗唯是民皆愛戴不知
其嘗爲法吏也及進南司空屯田郎甫莅任卽釐革姦敝毅然行
之不爲左右所動薛子以是益信君至是擢守興化吾鄉大夫士
謂君蓋余所知者因屬贈言某不佞乃告之曰今天下士誦說孔
子彬彬於六藝之科動駕聖軌論治必稱先王宜其在位多君子
而吏治蒸蒸黎民乂安乃竟化離蕩析而怨咨愁歎之聲充斥里
閭及展轉以填溝壑者靡有紀極也豈氣運有上下而叔季之世
終不可以追隆古是故言道德者溺其職邪無乃務華鮮實徒文
具而無惻隱之心蓋亦人事然爾不然史稱漢武之世外攘夷狄
內改法度明堂建章柏梁承露創造制作惟日紛紛民用彫敝時
少能以治化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兒寬類皆儒者通於世

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民藉以安天子亦倚重焉時曷病
夫人哉乃茲學士羞稱漢儒而究厥體用反若出其下者可以見
華實之辨民生休戚之所關也余觀澱山君敦本尚實篤於自信
居常留意習俗淳漓及民所疾苦此其意慮懇切豈投機適會隨
世以就功名者爾邪茲行守興興爲閩粵著郡比屋業儒昔人謂
爲海濱鄒魯君以實心施之有政廣求民瘼觀納風謠躬率理學
以倡士趨不嶽嶽以矯名不媮媮以徇俗則其人之易于作孚殆
又不啻若汝鄧焉者而漢世良吏信不足爲矣余以是預爲君賀
而因以賀興之人得良大夫也君其往哉

送王汝中序

王子汝中將奏績京師問贈言於薛子薛子曰汝中陽明高第弟
子也豈待余言者哉雖然亦嘗竊觀之周末孔子始生會義農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敘易書詩禮樂春秋以教天下而天下問
德請業之士相率而歸之者一時蓋三千焉雖畏匡厄陳干七十

餘君不用歷經險難皆弦歌鼓瑟無忍攜貳其嗜師門之道譬之
羣飲江河各足其量成德達材靡有棄物然仲尼方且似不能言
語其門人則曰子欲無言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所以聖人之道
卒大昌明於天下及仲尼既沒其徒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各以其
學教弟子本源既遠末流益分誕章乖離飾虛鼓眾於是莊周列
禦寇荀卿李斯之徒往往附會仲尼以恣其無忌憚之說而道術
日益分裂卒至釀成坑焚之慘而先王懿訓幾至煨燼謂爲多言
之禍非邪賴道原於天天不息道亦不息漢董仲舒隋王仲淹唐
韓退之號稍稍倡絕學於其間延及宋之周程遂建圖著論而斯
道大爲發明厥後門戶競起分徒角立議論愈多黨禁旋作噫此
豈天實爲之要亦人事然也迨我明興高皇帝闡明正學崇尚真
儒其時佐命元勳暨侍從諸臣百工庶士咸敦本尚實悃悃無華
學術習俗駸駸與三代同風自後人文日靡學者頗事奇勝於是
矜文辭者綴緝秦漢晉唐之糟粕而身心性命漫不知究此固無

足道其諸高談理學者輒又致詳於德性易簡之說而氣節文章
政事一切卑之而不論專主無適無莫不信不果而唯義所在多
從闊略言語者什九躬行者什一唯是無以允協眾心遂譁羣議
未見至誠動物而忽已成江河相激之勢吾蓋不知其所終也噫
此豈祖宗養士之貽謀與今天子敬一傳心風範宇內之初意哉
汝中懇懇論學不安凡近其所以成已成物者將何如以究竟乎
憶往余宰慈谿唐應德謂余曰山陰王汝中可特訪之及余改教
江西羅達夫又每問汝中議論起居乃今同官留都又見留都士
夫自鄒東郭以下多與王子相習夫一時志學好修之士其勤倦
企慕汝中者若此而豈徒哉汝中蓋必有以研其幾而慎所趨矣
若其官兵部爲車駕爲武選固王子餘事不道道王子之所從事
而世道之尤繫者因贈其行而請所以處我

送喬戶部序

陶唐氏以前人各務盡己責咸思奮庸雖幹旋玄造丕贊生成亦

視爲常分不知有功又惡知所謂奏功邪涉虞稍異矣故曰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當其時水土教刑工虞禮樂納言唯以能
其官寅恭和衷濟濟相讓雖時亮天工亦奚嘗自言於其上哉此
后夔擊石拊石之言說者謂其益稷之文之誤無疑也至周計吏
法備月要日成歲會太宰執以詔王廢置誅賞此其意固已漸漓
於古然以德以功以能而士人各知所興起漢唐以下計簿具文
豈惟矜功眩能且未免飾名巧致以邀上賞華實短長混淆逆置
於是始去古遠甚人才日靡世道因以流矣此豈古今人真不相
及而上之人終莫能振勵之邪蓋徇俗馮生唯以便其身圖而勢
趨會歸自不覺其一至是爾世有賢者秉道御化遐覽旁施其視
天下事雖後先千百世與吾貌不相值有未當意直欲更訂逆圖
矧身受若事顧有待於上人之稽閱課試銖縷歲月哉頃觀三石
喬子博藝經籍雅志先王蓋賢者也方其產關中關中號稱多士
纔一出以其緒業應有司有司首錄氏名再進南宮獻策闕下咸

上第斯其譽望固已籍籍足人聽聞矣乃不媚權貴人置身通顯
僅官於南南又戶部錢穀出納惟允司會悉當釐刷興飭殫既乃
心三年告厥成事請詣銓考牒奏制也制所當爲喬子爲之其所
不得爲者喬子有天下度能無念慮冀一盡志效情乎哉古者敷
言試功並舉茲言有專官敷言之典祇具故事喬子行豈將遂應
故事邪昔賈誼去長沙逾年召見宣室論對夜分君爲前席然終
不一及曩時治安太息事豈誼練達之後所見反不如前而厝火
積薪之憂惘然無與哉誼亦懲絳灌東陽馮敬之屬諸尙在列也
乃今當路暨百執事斷斷有容長養才彥類非漢朝公卿儔比况
值戎馬交馳緣邊諸鎮單弱苦無爲所喬子生長西北習聞屢見
加之東南民力困於冗食空杼傾困不足以給徵輸而乘除根究
總爲虛費此又其服官閱歷所深慮而隱括者也變通經濟以圖
久安長治寧能不爲謀謨廟堂者一商之良不出位洪範稽疑士
庶人可與大謀矧茲有祿無虞舉峻豐約位固無不在焉喬子精

其義者可曰談何容易遂讓弗爲哉關中諸君子仕南國者乞言
以贈喬子余唯於常職之外更有望於賢者而陟明序進之說諒
其所厭聞矣

送李參軍序

余少時則聞海虞有李文安公者云公起家進士歷官翰林侍讀
學士至禮部尙書正德初值逆瑾亂政公持正不屈遂致仕去瑾
誅詔起公不出稱爲石城雪樵其風節可想矣余蓋未之及見也
乃今見其子學樵君不可以自慰邪君以公蔭爲太學生授官光
祿署丞改上林苑監出入禁近者凡若干年竟改南右府經歷大
都士人重內輕外南雖舊都去今京師遠在二千里外馳騫進取
奔走形勢者視之不啻若外省然君願樂官於南此其意豈尋常
淺近者可測識哉吾嘗觀自昔世卿大家子姓藉其先人之餘而
朱丹其轂者初非不炫然華耀也溺而不止以自貽其戚若晉欒
氏楚子文之後者將何賴焉學樵君靖恭以居位兢業以履盈退

遜以安節其真得雪樵氏之遺矣可不謂賢乎宋呂原明張敬夫皆以恩蔭補官匪直善於其職無忝於正獻忠獻二公之後且吾道之傳卒亦有賴君循是以入卽斯人可企者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不可以預期待耶君茲考績京師吾鄉學士大夫屬余贈君以言君雅厚余余不敢以薄待君故以是言進若夫懋官懋賞則自有常典在也不書

送陸思南序

晉川陸子爲南臺御史之又明年奉命巡視江上激揚修舉旋已風動區域銓曹以思南遠在徼外華夷雜居動輒有警匪有才望者鮮克率服議簡才御史守之遂擢晉川子去去之日鄉之學士大夫仕於南者咸稱其才而惜其去屬薛子贈之言薛子曰古之才也一今之才也二古之才也爲定名今之才也爲虛位是故高陽八才皋陶九德其究一也迨后敬仲以仗義興齊國僑以修辭扞鄭君子於其才尙不能無擬議焉矧夫辦事簿籍呈能要約儼

習儀文出入機數者其能以致遠乎哉故曰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斯古之所謂才也又曰啟明恭象靜言庸違斯古之所謂匪才也且今之俗習去古遠矣破觚斲雕而渾樸以散繁章縟節而敦龐以漓輸衷懇款胥飲以和而戈矛森列揚眉激昂倡言以工而綱維具亡大都中土蓋已什九而今之所謂才者可知矣遐荒部落雖號冥頑而戇直朴略猶有古之遺焉率之以誠鮮不孚者病文從野仲尼所以惓惓而浮海夷居識者知其非設辭也昔成都雜夷文翁至而人皆興學渤海弄兵龔遂至而盜皆爲農二子夫人所知也曷嘗矜技能炫智術而鼓舞更張以易其視聽圉其利害哉夫亦憫悞無華不墮乎忠信篤敬之訓而庶幾乎古之所謂才爾始晉川子筮仕宰玉山吾嘗一入其境見其居者有息肩之樂行者有出途之願而玉山之民謳歌之及徵爲南御史則又見其慷慨明達憲度以貞而南之士人罔弗宜焉是又豈飾情修容襲取矯強之所能哉夫今之思南固遠於成都渤海也其人之戇直

朴略較諸江之左右更易孚也晉川子率其素履以往則漢良二千石之治行將復見而忠信篤敬之才於茲乎再試矣他日舉漢世故事俾公卿選諸所表晉川子亦又奚讓焉

送胡肇慶序

昔在成周盛時敦率教典凡公卿大夫元士適子咸論年入學與俊造並進於朝故召虎平淮君牙纘服載德奕美天下稱世臣焉迨其季敝化奢麗復蹈商之末習於是詩刺尹氏春秋惡宋世爲大夫勳閼子姓遂與選舉殊科而崇德象賢之意日微余以是每歎宋之呂原明張敬夫真足以繼正獻忠獻二公之後而世祿曷嘗爲人累哉始余弱冠卽聞胡端敏公名若其發宸庶人反狀及論哈密事未嘗不想見其心胸面目乃後其子顏溪君爲南宗人經歷相覲論議知其不凡余固已慶賢者之有後矣今年冬君出端敏公年譜歷履請余作傳尙未屬稿而君適擢知肇慶或謂數年來銓曹用人重北輕南凡南官外補率多遐遠僻隘而蔭襲者

則又視其先世之存亡盛衰以爲輕重肇慶廣東之名郡也端敏旣亡君又孤貧且爲南官何以得此哉余惟天之立君君之命相與夫大小庶官百執事之設凡以爲民而已古之仕者內爲卿士外爲岳牧入則贊理出則旬宣協恭和衷各盡已職以求底績固無內外重輕之別也自怙權憑勢矜寵夸榮者旋作遂重內輕外而爲民之初意漸滅漸盡於是投荒登仙之說蔓延於天下而士大夫曲爲趨避恬不爲恤延至於今雖兩都並重隱然周之豐鎬而用人者猶分彼此固其勢然耳然亦曷嘗有定哉蓋銓司得人則度德命官量才授任惟其人不惟其地不得其人則拘文牽俗踵敝承訛又其甚也將善惡混淆賢不肖倒置而要其究竟豈止以南北爲重輕云爾哉君古雅端方不徇時俗筮仕北督府經歷卽與權貴相忤乞就南官已綽有端敏公之風矣銓司乃請於朝遂有茲命蓋實象賢之意故不以南北爲別科目蔭襲爲限不可謂不度德量才者也然則君之往也寧無明發之懷而以古豪傑

自待乎唯爾先公嘗爲太平寶慶德教所加夷民效順廣西湖南
稱思至今君體而行之則肇慶擬之二郡尤易爲者一舉而忠孝
兩盡君實其人矣追迹張呂遠紹牙虎由此其進孰謂古人終不
可及邪君之寮友相率請余言以贈君行君雅善余余故不以世
俗望君其尙有以信余之言哉

送蘇紹興序

昔許昌靳裁之氏有言曰士之品有三志於道德志於功名志於
富貴此其言豈不盡乎天下之人哉然可以論物情未可以品士
類也仲尼曰行已有恥孟軻氏曰無恆產而有恆心於乎士之道
可識矣蓋必有恥有恆心斯其爲志於道德而可以言士否則雖
志於功名者其心迹之間尙不無可議會是富貴之徒而與於士
之品乎哉伊尹周公夾輔商周亨屯拯溺功覆天下阿衡冢宰位
極人臣其功名富貴後世莫加焉夫其志何志哉觀諸伊訓周誥
凡所以畜謀發慮亮天工而康兆民者一惟此道此德焉耳矣卒

之功成名立而富貴隨之固其推之而不能去者耳曷嘗先有意
以逆之邪奈何世變日趨人心陷溺不惟道德風流漸就漸滅至
欲以功名自見者亦率難其人唯富且貴日相馳逐苟可得之無
所不至於是飾道德獵功名以相誇毘而凡所以自炫於世者雖
種種殊別要其志固非爲富貴圖也自茲以往天下殆將無士而
斯民之溺誰其援之今天子軫念生靈側席求士下詔銓司大行
黜陟慎擇守臣以慰隱憂惟是蘇子遂擢守紹興夫紹興浙之名
郡也當事者豈漫與而姑試之哉實以蘇子嘗爲御史及謫而起
爲南兵部每聚徒講論輒以有教無類自負意其或志於道德者
也故有是擢茲往紹興紹興爲陽明王先生之鄉其嘉言善行固
其士人所夤聞而屢習者子能以誠心孚之於上則因性牖民由
俗爲治而一郡之三代固可以坐而致者不然吾恐巾舄充庭類
皆無實適爲郡治之累矣憶漢盛時多良二千石而文翁在蜀尤
爲著稱豈以興學養士爲可後哉實願於名實真僞之際求諸心

而辨之早耳或謂道德功力各以其時而俗士苦不知變噫豈其然哉三代之民心亙古今如一日而信道執德之士固未嘗受變於俗彼功力之說直邵子衰世之論而可遽以爲憑藉哉矧我祖宗純任道德慎重守令陶公安守饒州而召爲學士劉公觀守嘉興而入爲司徒今主上法祖致治患無其人耳有若人焉必將衰然爲舉首矣太守爲一方長伯有民人有社稷雖伊周之業由此發軔而有教無類又蘇子所自負者故吾亦以孔孟之所謂士者望之也能勿信余之言而可以自負自欺乎哉

別西磐張公序

天下之士相遇固難而相信尤難也生不同時者固限於世代之先後而生同其時者則又或阻於聲教之隔越故孟軻私淑諸人恨未得爲仲尼之徒而吳公子札旣聘上國猶不能與於顏曾之列此其相遇不難矣乎生同時矣而又相與以周旋矣然或意氣之未孚或終始之未徹故狐偃從重耳於外十有九年及其歸國

猶沈璧以自誓呂申公薦常秩秩竟改節而申公抱快以終身此其相信不尤難矣乎旂少貧賤學與時違及走仕途言行多忤於俗公卿大臣之門無可藉以進而亦不敢有意於求聞然於天下之賢人君子耆德元老一從士人間有得則心輒向往而亦不忍果於自棄今西磐公生長三晉宅於平陽蒲阪之間稟三光五嶽之完氣襲陶唐有虞氏之遺風爲世大儒爲時名臣蓋自文清公之後而再見者也旂嘗庶幾見之而不可必得今年春制應考察京官值南太宰缺難其人天子特起公於家於是公年且七十有六矣聞命不遠數千里馳至旂時從諸司逆公於龍江關上入揖於靜海寺中公謂旂曰若爲考功郎中乎人才難得而終身廢棄決於一旦可輕以去之邪生民疾苦而一路之哭係於一人可輕以留之邪子必有如不得已之心而後可以執斯役也旂不敢對旂而竊思之天下之事必相遇而後可與有成必相信而後可以言遇今且卽事矣傾蓋旦夕之間而欲定去留人才之計容默默

已哉遂前致辭曰旂不敢負此心負人才以上負朝廷卽如公平
生道德在士林勳名在朝野今晚年此出無非爲國家計爲生民
計爲人才計也旂亦何忍負之公曰吾亦知子雖然尙慎之哉旂
公莅部甫五日卽會右都御史石岡王公僉都御史石淵傳公暨
大小九卿合文武諸司而羣議之旂侍立與聞可否稽素覈實公
聽並觀參駁往復斟酌劑量而黜降之數始定時四月六日也是
日公督旂自夜達旦具疏差官馳驛兼程以進獲奉俞旨下冢宰
咨南部轉行各官欽遵如制旂既而北御史桂某劾旂肆意行事不
足以當考功職司并誣旂筮仕改官之由疏入仰賴聖明念考察
重典不許輕變將旂薄責補外旂聞報感激恐懼遂解印以歸旂
自惟菲薄物望素輕不足論也筮仕改官文案具在不足辨也獨
念公以懇懇爲國爲民之慮拳拳進賢退不肖之心而旂之奉行
從事萬一如言者所指則初見致公之辭將不爲大言以欺公平
是則深可懼也公素存心天下留意人才雖方莅任而南官賢否

知之什九公固有以信旂矣雖然豈敢必哉旂今歸矣去公之日
遠矣然天佑純德以培元氣潞公再出司馬復相公固未涯也尙
願公在南則詢之於南人入朝則詢之於朝士異時優游林壑則
詢之於道路旂雖鄙陋遲以數年論將自定而今日之舉庶乎真
不負公而旂亦可以自信矣話言在茲昭然契券執以投公再拜
而去

送姜約父序

天下之士有名有實而名實之閒正誠僞之介疑信之端理亂之
所由出也夫謂有實斯有名而東家之丘鄒人之子其始未必有
名也夫謂有名斯有實而學博行堅聚徒成黨者其究未必有實
也故務實而不務名者可與言修己循名而必責實者可與言觀
人不然則作僞者將自欺以欺世而徇名者將隨俗以喪真天下
之事殆日趨於僞而不知其所終矣昔孔子沒而門人以有若似
聖人曾子以爲不可子夏疑於西河之聖而同列罪之可以見聖

門之學必核其實雖於近似彷彿者亦不容少有假借也處則相
規以實學出則相期以實政而不爲虛名無益之事猶之宮室舟
車之可以利用布帛穀粟之可以厚生而生人之道不可一日闕
焉者也然則志於斯道而以天下國家爲責者可漫然從事而不
知所省究乎始余請教江州往來南昌者兩越歲而姜子約父獨
靳於見及姜子舉進士令溧陽之三年余以考功謫歸道出境上
姜子留余余怪問之姜子謂近世講學論道之士相望以起率多
無實曩居南昌雖不當致疑於薛子而亦不敢遽然以進今且數
年諒子久矣因出所制作及商確理道連日夜凡再信宿不欲余
去於是姜子以治行最聞被召將行薛子乃告之曰君子之仕也
凡以行其志也百司庶府無問崇卑咸可行志而阻於勢之不能
自遂者容或有之乃若志既可行而勢又得以自遂者宰相而下
莫若臺諫與銓曹耳子今行矣不爲銓曹必爲臺諫夫銓曹掌握
人才而君子小人之進退天下之治忽安危係焉臺諫主張國是

而是非可否之論議天下之治忽安危係焉斯二官者固極天下
之選也苟居其官而於人才國是非至公至明以核其實則巧詐
橫生真偽相冒愛憎競進而善惡混淆天下將何賴乎昔宋仁宗
朝司馬文正公曰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則天下皆飾名
以求功巧文以逃罪矣於乎敝也久矣豈特其時爲然哉正統閒
王文端公位太宰凡臺諫出使歸者必令報其所歷人才高下以
備拔用一時號稱得人而競進之風頓息實以當時臺諫各廉訪
得實故也姜子自家食以至筮仕時其於交游往來閒且核其實
而不輕爲結納矣矧茲將陟要樞登言路其肯羣稱而共和哉吾
見抱貞以自守違眾而特立者子必有以知之而賢者將有所恃
矣街奇以譁眾養交以市譽者子亦必有以知之而不賢者將有
所憚矣子之茲行式實弘大吾寧能默默已乎特書以竣
送劉學正序

今之用人者每患於乏才而入仕者每患於不遇夫才未嘗乏也

而仕亦未嘗不遇也儲養之弗預而取具於旦夕職業之弗盡而較計於崇卑於是用人者有乏才之歎而入仕者有不遇之嗟矣何也應辦於目前而不慮其終倉皇於事後而不謀其始營役於身家而疏闊於理道中人以下大率然也余不佞嘗奔走世路見有論治者曰民生之不遂吏治之無道也吏治之無道人才之不足也見有自論者曰吾道之不行吾位之不顯也吾位之不顯吾仕之不遇也余竊以爲不然國家之用人也猶匠氏之用木也木必預養而後榱桷棟梁桁櫨椽棋之用無有不適矣士之用於國家也猶木之用於匠氏也木既成材而後榱桷棟梁桁櫨椽棋之用惟其所擇矣昔者三代之隆家塾黨庠術序既無往而非育才之地然猶以爲未也鄉論其秀升之司徒司徒論其秀升之太學太學聚而教之遲之以九年申之以再簡夫然後論其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司馬論其賢者以告於王而官之唯是當時在官使者皆足以舉其職而人才之盛所以上擬唐虞也自時厥後

世衰道微而師之所以爲教弟子之所以爲學者既以大異於古而用人者又往往右吏治而忽師道於是人才日卑雖有願治之君而卒無以副其所望是故以漢宣帝之勵精而飾僞者蒙厚賞以宋神宗之有爲而偏執者獲殊遇夫宣帝固欲得不二心之臣而神宗豈不欲得帝王之佐哉然而終不可得者凡以不能素教預養而不容於遽辦也乃今郡縣皆各有學而兩京各有太學良法美意其所以爲人才之儲蓄者則既詳且備矣夫何郡縣學職與夫六館之官自非豪傑則鮮不視爲閒散曰此仕之不遇者也姑爲祿養而已士之入鄉學與夫游太學者自非豪傑則鮮不視爲虛設曰此非造就人才之地也姑以求仕而已於是苟且文具因循歲月而不知此實豫章榱桷之山谷也此實培植材木之工虞也人才所由出職業所由關誠莫要於此也此而盡道其閒則既以盡職又以儲才而吾人體用之學不在此哉余往歲丁酉校文閩中得劉君希曾知爲有道之士及其掌教元城再教宜興模

九山文錄
三
範人才以克振師道而監司督學皆文章薦達人謂當得殊擢乃
僅遷南國子學正吾固知希曾之所重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於
其行也將敘其說以質之適門人李表致諸生某等之請因書前
說以歸焉

送郭副使序

夫數易者勢也不易者道也唯其勢不唯其道則爲之無本而制
之在人人或得而加焉其究也必至於人已之俱失矣唯其道不
唯其勢則爲之有本而制之在我人不得而加焉其究也必至於
人已之俱得矣吾常自漢以下郡守長吏以賢能循良書諸紀志
傳諸父老者姑置勿論自余髫髻入庠校迄今濫名仕版三十年
閒其郡大夫之得於親炙者如宜賓王公之純明豈弟開州李公
之端方恬淡瓊山陳公之古雅敦厚遂昌應公之精詳嚴密擬諸
漢世之良二千石亦何讓焉蓋之四公者唯務自盡而不徇人故
其張弛舉措綽有餘裕而治行卓犖亦其道然耳自時厥後常之

士論漸多清議日起而守郡者或以強戾或以逢迎或以權術原
其初意豈不欲厚封殖附名流要美譽以干進取而卒往往取敗
以去者亦其視勢之所趨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也自任輕則無
定見趨勢重則無定守依傍門戶綴緝支離鮮不敗矣於是言者
貳於聽聞遂日常爲難治之郡而銓司擇人亦遂以爲難而不輕
授歲乙巳文水郭公以御史名西臺資望既久當需內遷乃特簡
畀是郡公固有道之士也清修古淡平心率物在郡三年道洽化
流時和物阜其諸興學勸課清賦省徭恤刑息訟修廢舉墜固有
人不及知而綱凡悉舉者然公雖務自韜晦不求聞達而謳歌四
起薦章屢上聲稱籍籍裒然列於宜賓開州瓊山遂昌之間而吾
常難治之名亦一朝洗雪於天下此豈有他哉亦唯公任道而不
任勢自信而不徇人焉耳用是而觀或者將不爲失已失人而公
不爲人已之俱得者邪乃今晉副山東按察使事講武徐方徐固
公御史時所按地也感恩服義已非一日茲行式昭舊職以慰東

人再見之思而安定和輯固有不煩餘力者但吾常士人不忍寇
恂之去河內惟願當事者舉本始元康閒故事公卿缺則選諸所
表庶公之德施斯溥而吾常亦永有賴焉矣公之門人邵進士明
甫嘗受學於余謂公之行余不可無言余不佞竊觀公治常之易
而有感於難治之論因得夫道勢人已之說以復明甫俾書以贈
公且以諭諸世之爲治者焉

送傅副使序

余方壯時游京師見京師人士盛稱傅彭原給事謂其論劾不避
權貴有古諫議風裁旣以吏卿夜啟扉通闥闐狼藉選法遂上疏
直言竟爲所中謫丞縣旋移胄監六館官稍遷都水進武庫郎紆
回曲折凡若干年矣又復以憂去今年夏六月始復補精膳余亦
向日復補祠祭見君蒼顏古貌挺然若凌霜松柏而意氣多慷慨
激昂及叩之則恆退讓不居笑而不答且或默如也豈所謂有理
而無益於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不爲君於練

達之後固熟於此哉無何山東按察缺副使銓曹遂以君去而以
余代君爲精膳於是禮司諸寮謂余當有言以贈君行余聞常物
之大情有四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欲獨勝權欲獨運而善是與
不善是有弗量焉其所自爲者亦有四一爲身二爲名三爲位四
爲貨而得爲與不得爲有弗顧焉夫於前四者有一焉則失人於
後四者有一焉則失己失己失人則天下事無一可爲而士人往
往蹈焉此論人者所以發才難之歎而用人者恨不得借才於異
代也今君以名諫議而退默若此是豈欲獨賢獨能獨勝獨運者
邪君不能媚權貴人以蚤致身通顯顧垂白而僅僅若此是豈爲
身爲名爲位爲貨者邪君若人也雖使於四方可也於山東何有
哉夫山東古齊魯也太公治齊魯公治魯君子猶謂其後世不能
無弊管仲晏子雖不爲孟氏所道而足食足兵取威定霸君子亦
有取焉因時損益而與世推移正涵養深而閱歷久者之事也君
實其人也余固無以爲君贈也君其往哉

送李布政序

往余在京師聞稱賢諫官者皆曰桃源李公云一時藉藉謂公旦夕華要既乃外補江西按察副使或謂公公曰諫官行其言按察行其事言而未必行固不若見諸事之得以日盡其職也官之內外邊恤哉余聞而壯之然而未識公也歲乙巳余以南考功謫判建昌爲公屬吏見公博大渾厚中實介介退而質諸官屬士民咸道公賢一如在京師時未幾余量移南官公亦尋參知浙政進按察司使今年辛亥余以學政獲侍公於浙見吏胥肅肅然罔不畏公威也見民農忻然罔不頌公德也見學士大夫帖帖然罔不服公義也是公之明刑眞足以弼賢余方竊有賴焉無何江藩缺右使銓曹以公名上上特允之檄至戒行凡我寮案屬余以言贈余不佞敬致辭曰公往哉今天下稱達人者率多徇時而言及往昔則鮮有不以爲迂者以余觀公卓有古意而余舍迂言則亦無以爲公獻者余不敢追述遂初惟我國家稽古建官內有六卿外

有十三布政使品秩事權胥準並重且以藩服去京師遞遠政多統攝而一使之職實兼六卿所掌錢穀工虞尤所倚藉盈虛登耗上下損益悉聽處裁無非爲定國裕民計也邇年以來邊方多事國用軍需日增用益徵科制使絡繹道途加派傳符動盈几閣東南民力不啻竭焉爾矣而上嚴責成下希寬恤皆瞪目以視藩司值此之會可爲易處乎哉矧江右之民負氣尙義儉用嗇施雖公之威惠素孚其心值此力竭之際其所望於公者如饑寒之子仰視慈父而徵科加派方日相尋公將何以慰之乎余亦不敢遠有所引弘治中李康惠公守南昌值劇賊驕藩內外孔棘康惠運略應機次第安輯卽上疏請蠲租八年雖以中官黎安欲害之而人心所屬竟不能動江之民感其德而頌其功以至於今不衰夫公固康惠之鄉人也今日之往江藩擬之康惠當日之官則其勢又有可爲者也縱時事難易未可定論而以公之德之才劑量化裁於其閒則雖不必拘其往轍而所以培植邦本者要必出於尋常

尺度之外而江之民其重有所賴矣憶公爲諫官歷吏禮兵刑四
科凡君子小人之進退典章制度之因革將略夷情之險易獄辭
民隱之通滯固嘗參謀密勿封駁禁中其於天下之事熟諳素練
如指諸掌已非一日矧又需次藩臬動經歲年躬親聽斷益習以
嫻又何有於江之一省乎但今之時行多遜避動爲掣肘雖理所
當爲分所得爲才所能爲者亦往往因循廢格而上下不蒙其休
此余所以特舉康惠守南昌時事以激發公之素蘊而預爲江之
人賀且冀公行將大用德業聞望廣被覃敷而湖南二李當赫然
並稱於天下矣

送丁孤山序

薛子視學兩浙巡歷海濱諸郡校藝之暇登進厥民父老詢其疾
苦咸頓首曰瀕海小民往爲寇攘竊發倭夷騷苦不聊生朝不
虞夕流亡失業者蓋屢屢矣旣值巡視大臣因內地姦人多爲嚮
導遂窮索搜治欲草薶而禽獮之仰叩初意豈不欲立我民命但

過嚴太驟以致姦宄煽言遂不獲終事以去今幸逢我丁公視師
海上申明軍法整刷部伍島洋夷險防禦周悉慎覈姦良刑釋咸
允其有怙勢隱隱者亦皆誨化解散於是夷寇出沒莫爲指援輒
就禽剿不敢犯我境上唯是流亡復業閭井乂安我小民其有干
城矣余以語諸士諸士曰豈唯是哉丁公嚴不至苛寬不至縱出
人以度動止維則不純任法不專尙兵詞色所加豪右率服威懷
所及攜貳格心且猶振作藝文修明禮樂以淑我士類我士類其
有師帥矣余因歎曰有是哉孤山公之作用也而豈無所本哉曩
余在白鹿書院有感於前山長李敬子事敬子爲晦庵高第弟子
以弘毅見稱於師門而經術行義名海內人之視之一儒者耳及
爲幹辦使會姚源寇作帥漕議平之而各持其說敬子曰寇非人
耶豈必皆惡遂請自往諭以逆順禍福寇皆帖服孤山公固敬子
之鄉人也稟賦厚而造詣深閱歷久而涵養定銳志程朱邃於問
學其本原蓋自有在而發揮事業所至輒效固儒者之作用耳豈

徒事功名者可擬議哉公往在諫垣以建白忤時謫遷量移淹洫
在外亦既有年當道諒之行且召入矣妄意者或又以海上難公
不知正李敬子之所欲往者也今觀士人之論若此豈不適以樹
公之業而永公之聞矣乎雖然亦公之餘事也公固不以是爲重
輕也公在海上三年例應報績長憲濟軒唐公同野李公述憲案
諸公之意謂余知公屬以言贈余不佞未及詳公之素懿爰敘士
民之頌公者以贈公之行其諸登賢陟望起滯振淹則固當事者
事也亦非公之所計也不書

送唐布政序

余嘗自謂君子之於天下也不可有我不可無人有我則私無人
則忽私且忽而天下之事由是不可爲矣旣涉仕路垂二十年我
則不敢有而不敢不藐人之有唯是鮮克當意寡諧于俗再起再
擯而綴緝經緯輒復斷續不成尺幅居常靜思默注反復其故而
不甚了解及視學浙中長憲濟軒唐公每過余論學論政余思公

爲郡縣爲部署爲藩臬敷歷中外所在卓有成績籍籍著稱而人
已罔聞問公何以得此公反詰余余告之故公乃曰有是哉君子
固不可有我亦不可無我無我則自任者輕而或不免於隨固不
可無人亦不可有人有人則任諸人者重而或不免於動譬若交
際然我則不受而不能必人之不我加也譬若稱謂然我則不諾
而不能必人之不我呼也斯則不落於人已有無之際而天下之
事或者其庶幾矣余方有味於公之言而公適有布政山東之擢
諸寮送公行屬余贈之言余固受公言者而何能爲公贈哉然不
能不爲東之人慶也夫山東古青兗之地齊魯岱宗渤海限帶封
域其土平曠沃衍其人雄偉沈毅以尙父伯禽爲之則王道行焉
以小白敬仲爲之則霸業成焉秦漢而下治行隨人而土風民俗
亦略因之邇數年來歲有登耗河決不常轉漕疏淺丁夫旁午兼
之邊鄙多事城戍繼興工役頻繁東人告困強壯者往往流離轉
徙廬井蕪圯甚則操弓矢刀戟呼羣躍馬從事暴客以偷旦夕之

生而羸弱無依殍於茅莖沙礫泥塗潢潦者則又比比相枕藉也
余嘗往來上下蓋竊憂之一時當事者亦欲興革損益以紓其困
或又未免各持文墨議論以務已勝而適爲多事之擾將何賴焉
唯公定見定力而波蕩風靡之中常知有我不動聲色不暴形迹
而規爲舉措一觀夫人情物理時宜事變而默識裁成能勿擾之
而已矣茲行也東人不將有息肩之期矣乎夫古今之時不同而
理同王霸之道不同而事同太公魯公孰不知其爲王也周公逆
知其後世必有強弱桓公夷吾孰不知其爲霸也仲尼深服其民
到于今受賜夫固因時觀理以道揆事不當執一論也斯義也豈
聲色形迹可與知者哉吾是以知公之優爲而爲東之人慶也載
觀我國家惠養黎元勤恤民隱方嶽重臣必慎簡以充以儲公卿
之選洪武閒則有若徐公鐸宣德中則有若劉公中敷正統初則
有若王公質皆以東藩方伯召爲司徒而德業聞望垂諸不朽今
公將媲美三公以需不次之擢以昭我聖天子法祖得人之盛其

在茲行矣又豈特爲東人慶而已哉

方山先生文錄卷十

八

方山文錄

八

